

张氏医通 si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内障

[张氏医通二](#)

内障在睛 昏暗,与不患之眼相似,惟瞳神 有隐隐青白者,楼全善曰,内障先患一眼,次第相引,紫目俱损者,皆有 b 黑睛内遮瞳子

[张氏医通三](#)

而然,今详通黑睛之脉者目系也,目系属足厥阴足太阴手少阴三经,盖此三经,藏府中虚,则邪乘虚入,经中郁结,从目系入黑睛内

[张氏医通五](#)

为 龙木论所谓脑脂流下作翳 即足太籀之邪也,所谓肝气冲上成翳 即足厥阴之邪也,治法,以 言之,则当取三经之俞穴,以药言

[张氏医通六](#)

之,则当补中,疏通此三经郁结,使邪不入目系而愈。

[张氏医通七](#)

倪仲贤云:心者五藏之专精,目者其窍也,又为肝之窍,肾主骨,骨之精为神水,故肝木不平,内挟心火,乘势妄行,火炎不制,神水受伤,上为内障,此五藏病也,膀胱小肠三焦胆脉,俱上循於目,四府一衰,则精气尽败,邪火乘之,上为内障,此六府病也,初起时视觉

[张氏医通八](#)

微昏,常见空中有黑花,神水淡绿,次则视璫,蔑一成二,神水淡

[张氏医通九](#)

白,可与冲和养胃汤、益气聪明汤,有热,兼服黄连羊肝丸,久则不蔑,神水纯白,永为废疾也。

[张氏医通十](#)

内障小眦青白 大眦亦微显白 脑痛,瞳子散大,上热恶热,大便涩难,遇热暖处,头疼睛胀,日没後天阴暗则昏,六味丸加麦冬、五

[张氏医通十一](#)

味。

[张氏医通十二](#)

石顽曰:内障诸证,其 纵 馐 Q 珠 面,故宜金 拨之,拨後用滋养之剂以助其光,如六味丸、磁朱丸之类,气虚者佐以八珍汤、神效黄 汤,若 刁 i 拨者,只与用药,治法纵各不同,大意不出乎皂荚丸,生熟地黄丸,其间虚实寒热,轻重随证出入,活法在心,非笔可尽,肝肾阴虚,绝无馐 惟宜滋养真阴,切勿误与消 永肺],有偏正头风,久而生 以蛇蜕炙脆为末,每服一钱,黑豆炒香淋酒一盏,入 T 茎,同煎去劳聃和滓日服效。

(青风内障证(视瞳神内有气色昏蒙,如睛山笼淡烟也,然自视尚见,但比平时光华则昏蒙日进,急宜治之,免变绿色,变绿色则病甚而光没矣,阴虚血少之人,及竭劳心思,忧郁忿恚,用意太过者,每有此患,然无头风痰气夹攻者,则无此证,病至此危在旦夕,急用羚羊角汤。

(绿风内障证)瞳神浊而不清,其色如黄云之笼翠岫,似蓝箬之合藤黄,乃青风变重之证,久则变为黄风,虽曰头风所致,亦由痰湿所攻,火郁忧思忿怒之故,此病初患,则头旋紫额角相牵,瞳神连鼻内皆痛,或时红白花起,或先後而发,或紫眼同发,肝受热则先左,肺受热则先右,肝肺同病则齐发,羚羊角散。

(黑风内障证)与绿风相似,但时时黑花起,乃肾受风邪,热攻於眼,宜先与去风热药三四剂,如荆、防、羌活、木贼、用藜、甘菊之类,後用补肾磁石丸。(黄风内障证)瞳神已大,而色昏浊为黄也,病至此十无一人可救。

(银风内障证)瞳神大成一片,雪白如银,其病头风痰火人偏於气忿怒郁不得舒而伤真气,此乃痼疾,金丹不能返光也。

(丝风内障证)视瞳神内隐隐然,若有一丝横经,或斜经於内,自视全物亦如有碎路者,乃络为风攻,郁遏真气,故视亦光华有损,宜六味丸加细辛、白用藜,间与皂荚丸,延久变重,内证笃矣。

(乌风内障证)色昏浊晕滞气,如暮雨中之浓重雾,风痰人嗜欲太多,败血伤精,肾络损而胆汁亏,真气耗而神光坠矣。

(偃月内障证)瞳神内上半边,有隐隐白气一湾,如新月覆垂而下,乃内障欲成之候,成则为如银 脑漏人及脑有风寒,阴气拂郁者患之,先与芎辛汤,後与消内障丸剂,此与偃月侵睛,在轮膜中来者不同。

(仰月内障证)瞳神下半边,有白气隐隐一湾,如新月仰而从下向上也,久而变满,为如银内障,乃水不足,木失培养,金反有馀,故津液亏,乃火气郁滞於络而为病也,补肾丸、补肾磁石丸等选用。

(如银内障证)瞳神内白色如银,轻则一点白亮如星,重则瞳神皆白,一名圆 有仰月偃月变重为圆者,有一点从中起而渐变失明者,乃湿冷在脑,郁滞伤气,故瞳光为其闭塞而不得发现也,非银风内障已散大而不可复收之比,血气未衰者拨治之,先服羚羊补肝散,次用补肾丸,庶有复明之理。

(如金内障证)瞳神不大不小,只是黄而明莹,乃湿热伤元气,因而痰湿阴火攻激,故色变易,非若黄风之散大不可治者,神消散、皂荚丸、羚羊角补肝散主之。

(绿映瞳神证)瞳神作看无理,久之专精熟视,乃见其深处隐隐绿色,自视亦渐觉昏眇,病甚始觉深绿,盖痰火湿热害及清纯之气也,先服黄连羊肝丸,後与补肾磁石丸、皂荚丸之类,久而不治,为如金青盲等证,其目映红光处,看瞳神有绿色,而彼自视不昏者,乃红光烁於瞳神,照映之故,不可误认为绿风,此但觉昏眇而瞳神

绿色，明处暗处，看之皆同，气浊不清者，是此证也。

(云雾移睛证〔自见如蝇飞花堕，旒旆条环，空中撩乱，或青黄黑白，仰视则上，俯则下也，乃络间津液耗涩，郁滞清纯之气而然，其原皆属胆肾，黑者胆肾自病，补肾磁石丸，或白或黄者，因痰火伤肺脾清纯之气也，皂荚丸。

(圆黝晒 黑睛上一点圆，初患之时，但见蝇飞蚊垂，薄烟轻雾，先患一眼，次第相牵，若油点浮水中，日中看之差小，阴处看之则大，或明或暗，视物不明，医者不晓，以冷药治之，转见黑花，此因肝肾俱虚而得，先与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次与羚羊补肝散、补肾丸。

(冰黝晒 如冰冻坚实，傍观透於瞳神内，阴处及日中看之，其形一同，疼而泪出，此因胆热攻脑而然也，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

(滑黝晒 有如水银珠子，但微含黄色，不疼不痛无泪，遮绕瞳神，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涩黝晒 微如赤色，或聚或开，而傍微光，瞳神上有凝脂色，时复涩痛而无泪出，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散黝晒 形如鳞点，乍青乍白，或睑下起粟子而烂，日夜痛楚，瞳神最疼，常下热泪，或生散 形如烂绵，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浮黝晒 上如冰光，白色环绕瞳神，初生自小眦头至黑珠上细看方见，不痒不疼，无血色相混，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碜黝晒 白藏在黑水下，向日细视方见，或紫眼相传疼痛，则早轻夜重，间或出泪，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右圆 H 下七证，虽有治法，然皆难於奏效，惟金 拨之为善。

(偃月侵睛证〔风轮上半，气轮交际，隐隐白片，薄薄盖下，其色粉青，从膜中而来，为害最迟，每每忽之，乃脑有风湿郁滞，火激脑脂滴下而成，羚羊补肝散。

(剑脊 亦名横 色白或如糙米色者，或微带焦黄色者，但状如剑脊，中高边薄，有似锋芒，横於风轮之外，厚薄不等，厚者虽露上下风轮，而瞳神被掩，视亦不见，薄者瞳神终是被掩，视亦昏，纵色嫩根浮者，亦有癍痕，若微微红丝罩绊者，尤为难退，非需之岁月，必无功耳，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枣花障证〔薄甚而白，起於风轮，从白膜之内，四围环布而夹，虽有枣花锯齿之说，实无正形，初患时，微有头旋眼黑，时时痒痛，凡性躁急及患痰火伤酒湿热之人，多有此证，久则始有目急乾涩，昏花不爽之病，犯而不戒，则瞳神细小，火入血分，昏泪赤痛者，亦在变证例，宜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白 壑 四边皆白，中心一点黄，大小眦头微赤，时下涩泪，团团在

黑珠上，乃脾肺相传，停留风热，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

(黑花 又名黑水凝 初患时头旋眼涩见花黄黑不定，其男 肅色，大小眦头涩，频频下泪，口苦不喜饮食，盖肝受风寒所致，羚羊角散、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五风变成内障证(初患时，头旋偏肿，痛甚，或一目先患，或因呕吐双目并暗，瞳神结白如霜，却无泪出，乃毒风脑热所致，先与除风汤，次用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瞳神散大

瞳神散大者，风热所为也，火性散，挟风益炽，神光怯弱不能支，亦随而散漫，犹风起而水波也，亦有过服辛散而致者，治宜苦宜酸宜凉，如四物去川芎，加芎、连、甘草、五味，或六味丸加五味、石决明，大忌辛热，当泻木火之邪，饮食中常知此理，尤忌食冷水大寒之物，能损胃气也，药中不可用甚蔚、青葱、川芎、蔓荆之类，以味辛反助火也，当归味亦辛甘，而不去者，以其和血之圣药也，又有瞳神散大而风轮反窄，甚则一周如线者，乃邪热郁蒸，风湿攻激，以致神膏走散，若初起收放不常者易敛，缓则气定膏散，不可复收，未起内障，止是散大者，直收瞳神，而光自生，散大而有内障起者，於收瞳神药内量加攻内障药，如补肾磁石丸、补肾丸、千金磁朱丸之类，大抵瞳神散大，因头风攻痛者多，乃水中伏火之发，最难收敛，如他证伤寒疟疾痰火等热邪，蒸坏神膏，内障来迟，而收亦易敛，若风攻则内障即来，且难收敛，而光亦损耳，亦有常人因劳役，或触热而偶然瞳神觉大者，勿误呼为散大也。

瞳神紧小

瞳神渐渐细小如簪脚，或如芥子，又有神水外围，相类虫蚀，渐觉甄羞涩，视尚有光，璫难调理，早治可以挽住，经久则难，因病目不忌淫欲，相火强转肾水，肝肾俱伤，元气衰弱，不能升端精汁，以滋於胆，胆中之精有亏，所输亦乏，故瞳神亦日渐耗损，甚则陷没俱无，而终身疾矣，治当抑籐缓阴，先与黄连羊肝丸数服，次与六味地黄丸换生地加二冬，兼进滋肾丸，不应，加熊胆，亦有头风热证攻走，蒸乾津液而细小者，皆宜乘初早救，以免噬脐之悔也。

瞳神欹侧

瞳神欹侧，谓瞳神歪斜，或如杏仁桃核，三角半月，此肝肾灼烁，水槁火炎而耗损瞳神，宜六味丸加用藜、当归及清火药，若轮破损，神膏流绽而欹侧者，瞳神将尽矣，急宜补肾，若轮外有蟹睛者，蟹睛虽平，瞳神不得复圆，外有脂 终身不脱。

目昏

经曰：肝虚则目眴眴无所见，又曰：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坐而欲起，目眴眴无所见，又曰：少阴所谓起则目眴眴无所见者，阴内夺，故目眴眴无所见也，此目疾而犯房劳所致，大率於房劳後尤甚，夜光椒红丸。倪仲贤云：经曰：足厥阴肝主目，在志为怒，怒甚伤肝，伤脾胃，则气不聚，伤肝则神水散，神水亦气聚也，其证无泪，痛痒羞明紧涩，初但昏如云雾中行，渐觉空中有黑花，又渐则蔑物成二体，久则光不收，遂为废疾，盖其神水渐散，散而又散，终则尽散也，此病勿作痰治，但当养肝肾阴血，然必积以岁月，无饥饱劳役，七情五贼，庶几易效，若久病光不收者，不可治也，一证因为暴怒，神水随散，光遂不收，永不复治，又一证为物所击，神水散，如暴怒之证，亦不复治，俗名为青盲者也，病者始不经意，及成，医亦不识，直曰热致，竟以凉药收之，殊不知凉为秋为金，又伤肝木，往往致废而後已。

(睛黄视眇证〔风轮黄亮如金色，而视亦微眇，为湿热重而浊气薰蒸，清瞳之气升入轮中，故轮亦色变，好酒嗜食，湿热燥腻之人，每有此疾，治其湿痰则愈，五苓散加茵陈、胆草，甚则栀子柏皮汤之类。

暴盲

暴盲者，倏然盲而不见也，致病有三，曰瞳翳，曰阴孤，曰神离，乃否塞关格之病，病於瞳伤者，缘忿怒暴悖，恣酒嗜辣，久病热病痰火人得之，则烦躁秘渴，病於阴伤者，多嗜色欲，或悲伤哭泣之故，患则类中风中寒之起，伤於神者，因思虑太过，用心罔瓘，忧伤至甚，蚤恐无措者得之，患则其人如痴，病发之状，屡见阴虚水少之人，因头风痰火眩晕发後，醒则不见，能保养者，亦有不治自愈，气大虚者，急服大剂人参膏，血虚者，大剂黄、当归煎汤，调服人参膏，患湿者，白术为君，黄、茯苓、陈皮为臣，附子为佐，三者治目暴盲，皆为气病，故用参、术，即血虚者，亦须人参，方有瞳生阴长之功，经谓气脱者目不明，即其证也，最忌金石镇坠之药，以其神气浮散於上，犯之必死。

青盲

青盲有二，须询其为病之源，若伤於七情，则伤於神，独参汤，或保元汤加神、砂、麝香、门冬、归身，若伤於精血，则损於胆，六味丸加枣仁、柴胡，皆不易治，而失神者，尤难取效，能保其真者，屡有不治而愈，若年高及病後，或心肾不充者，虽治不愈，世人但见目盲，便呼为青盲者谬甚，夫青盲者，瞳神不大不小，无缺无损，仔细视之，与好眼一般，只是自看不见，方为此证，若瞳神有何气色，即

是内障，非青盲也。

雀盲

雀盲：俗称也，亦曰鸡盲，本科曰高风内障，至晚不见，至晓复明也，方书以为木生於亥，旺於卯而绝於申，至酉戌之时，木气衰甚，故不能睹，至日出於卯之时，木气稍盛，故复明，蛤粉丸、煮肝散、决明夜璣散，效後常服六味丸加当归、沙参，永保终吉，按内经云：目得血而能视，血虚肝失所养，则不能视，夜属阴，人之血属阴，阴主静而恶躁扰，阴虚则火必盛，弱阴不能胜强火，故夜转剧，昏暗而不能睹，天明以箴用事，箴主动，火邪暂开，故稍明，治以补气养血为主，食以牛猪之肝即愈，益见其元气弱而阴不足也。

真睛膏损

真睛膏损，乃热伤其水，以致神膏缺损，其状风轮有证，或痕或烟，长短大小不一，或烟小如刺伤者，或烟大如簪脚刺伤者，或痕如指甲刻伤者，或风轮周匝有痕长甚者，凡有此等，皆肝胆络分有郁滞，热蒸之甚，烁坏神膏之故，并宜六味丸加当归、石决明、白用黎及八珍、补中之类，急须早治，勿使深陷为窟，为蟹睛突出，为冰瑕等患，必久服峻补之剂，方得水清膏复，若治间怠，则白晕终身难免。

膏伤珠陷

膏伤珠陷，谓珠觉低陷而不鲜绽也，非若青黄凸出诸漏之比，所致不一，有恣色而竭肾水者，有嗜辛燥而伤津液者，有因风痰湿熟久郁而蒸损睛膏者，有不当出血而误伤经络，及出血太多，以致膏液不得滋润涵养者，有哭损液汁而致者，大抵皆元气弱而膏液不足也，治当温养血气为主，慎不可用清凉之剂，凡人目无故而自低陷者，死期至矣，若外有恶证，内损睛膏者不治。

神水将枯

神水将枯，视珠外神水乾涩不润，如蚰之光，乃火气郁蒸，膏泽内竭之候，凡见此证，必成内障，若失调理，久久瞳神紧小，内结云渐成瞽疾，盖瞳神小者，肝热肾虚，瞳神大者，肝虚肾热，此为肝热肾虚，初起珠头坠痛，大眦微红，犹见三光者，六味地黄丸加麦冬、五味，切忌吹点，若小儿素有疳证，粪如鸭溏而目疾，神将枯者死，热结膀胱证，神水将枯者，盖下水热蒸不清，故上亦不清，澄其源而流自清矣。

辘轳转关

目病六气不和，或有风邪所击，脑筋如睬神珠，不待转端而自蓦然察上，蓦然察下，下之不能上，上之不能下，或左或右，倏易无时，

轻则气定脉偏而珠歪，如神珠将反之状，甚则翻转而为瞳神反背矣，治用姜汁调香油，摩擦目脾，及迎香上星风池风府太髎等穴，若暴起者，宜用药，兼升补即愈，如神效黄汤、补中益气汤并加羌活，风热势盛，通肝散。

神珠将反

神珠将反者，谓目珠不正，虽欲转而不能转，乃风热攻脑，筋络牵急，吊偏神珠，是以不能端转，甚则其中自闻聒聒有声如响，石膏散、通肝散选用，血分有滞者，目赤肿痛，酒煎散加五璣脂，失治，有反背之患。

瞳神反背

瞳神反背者，因风热抟击其珠，而斜翻转侧，通肝散加全蝎、獭或黄建中加羌活、归身、蝎梢，虚则神效黄、补中益气皆可取用，或云即是瞳神发白，北人声韵相似也，盖发白即是内障，故宜金拨之，若前所言，即神珠将反之暴者，非真反背也，安有目系内系而能反背之理，医者审之。

青黄凸出

青黄凸出者，风轮破碎，内中膏汁绽出也，有自破而胀出不收者，有因外障，以寒凉逐退内火，外失平治而凸起者，纵有妙手，不复可救，但用皂荚丸入硼砂少许，免其凸而已。

珠中气动

气动者，视瞳神深处，有气一道，隐隐袅袅而动，状若明镜远照一缕清烟也，患头风痰火人，郁久火胜，则抟击其络中之气，游散飘忽，宜以头风例治之，动而定後光冥者，内证成矣。

倒睫拳毛

倒睫拳毛者，由目紧皮缩所致也，久则赤烂，神水不清，以致障结涩碍泪出之苦，人有拨去剪去者，有医以竹板夹起上脾，七日连皮脱下者，得效虽速，殊不知内病未除，未几复倒，譬之草木枯槁，则枝叶萎垂，即朝摘黄叶，暮去枯枝，徒伤其本，不若培益水土，则黄者翠而垂者耸矣，此证内伏火热而阴气外行，当泻其热，眼皮缓则毛自出，丰h，用手法板出内睑向外，速以三棱出血，以左手爪甲迎其锋立愈，又目眶赤烂，亦当以三棱刺目眶泻其湿热，後服防风饮子，搐鼻，碧云散，亦宜兼用，起倒睫法，以木鳖一枚为末，绵裹塞鼻中，左塞右，右塞左，一夜其毛自直，若内边另出一层短毛撩於珠上者，镊去，以虱血涂，则不复生矣。

脾急紧小

脾急紧小，谓眼楞紧缩，乃倒睫拳毛之渐也，若不因治而渐自缩小

者，乃膏血津液涩耗，筋脉紧急之故，若因治而急小者，多因脾宽倒睫，屡次夹去上脾，失於内治，或不当割导而频数开导，致血液耗而紧小者，当乘时滋养，神效黄汤，小角偏紧，去陈皮，加连翘、生地、当归，若络定气滞，虽治不复愈矣。楼全善云：脾虚则眼楞紧急，阴虚则瞳子散大，故东垣治眼楞紧急，用参、补气为君，佐以辛味疏散之，而忌芍药、五味之类，酸收故也，治瞳子散大，用地黄补血为君，佐以酸味收敛之，而忌甚蔚子、青葱子之类，辛散故也。

(脾肉黏轮〔目内脾之肉与气轮相黏不开，宜服泻湿热药，如防风、细辛、胆草、苦参、蝎梢、牛蒡子之类，以风药能於土中泻水故也。〕
(胞肉襟黏证〔紫脾黏闭，夜卧尤甚，必得润而後可开，其病重在脾肺湿热，当以清凉滋润为主，虽有障在珠，亦是湿热内滞之故，非障之愆，久而不治，则有疮烂之变。

(脾翻黏睑证〔乃脾翻转贴在外睑之上，此气滞血壅於内，皮急系吊於外，故不能复转，皆由风湿之滞所致，故风疾人患此者多，宜用铲剔开导之法。

(风牵出睑证〔乃脾胃受风毒之证，睑受风而皮紧，脾受风而肉壅，泪出水渍於睑而湿烂，此土陷不能堤水也，治法，先用香油调姜汁粉摩散风邪，翻转睑皮，烙三五度，若眼有红筋贯上，黑睛有云吹以丹药，斜者，灸颊车耳门，开口取之，太髯人中承浆，右灸左，左灸右，近患者易退，年久者难愈，又大风人面部所牵，多受是病，难以调治。

(血瘀脾泛〔谓脾内之肉，紫瘀浮泛，甚则如细泡无数，相连成片，盖脾络血滞又不忌火毒燥腻，致积而不散，或碎脾出血冒风所致，宜活血为主，并用开导。

(脾虚如球〔谓目脾浮肿如球也，以紫手掌擦热拭之，少平，顷复如故，可见其血不足，而虚火壅於气分也，补中益气汤去升麻加葛根、木通、泽泻。

风沿烂眼

风沿眼系，上膈有积热，自饮食中挟怒气而成，顽痰痞塞，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由是火益炽而水益降，积而久也，眼沿因脓积而肿，於中生细小虫丝，遂年久不愈，而多痒者是也，服柴胡饮子，点甬仁膏。

(迎风赤烂证〔目不论何风，见之则赤烂，无风则否，盖赤者木中火证，烂者土之湿证，此专言见风赤烂之患，与後见风泪出诸证不同，川芎茶调散。

(眦赤烂证(谓目烂惟眦有之,目无别病也,赤胜烂者多火,乃劳心忧郁忿悖,无形之火所伤,烂胜赤者湿多,乃恣燥嗜酒,风热薰蒸,有形之湿所伤,病属心络,甚则火盛水不清,而生疮於眦边也,洗肝散加麻黄,用藜、川连,并用赤芍、防风、五倍子、川连煎汤,入盐、轻粉少许洗之,点用炉甘石散,及晚蚕沙香油浸月馀,重绵滤过点之。

目泪不止

经云:风气与箴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其目黄属热,泪出属寒也明矣。

东垣云:水乘木势,上为眼涩为泪为冷泪,此皆由肺金之虚,而肝木寡於畏也。凡目见西北二风,则涩痛泪出,乃肝虚受克之病,止泪补肝散,并灸睛明二穴,见东南二风,则涩痛泪出,乃肝自病,菊花散,若不论何风,见则流冷泪者,乃肝肾经中有伏饮,血液不足,窍虚风入,因邪引邪之患,夜光椒红丸,或四物换赤芍、生地,加防风、肉桂、羌活、木贼,又不论何风,见则流热泪,乃肝肾经中有伏火,虚窍不密,因风引出其泪,川芎茶调散、菊花散选用。

庞安常云:头风冷泪,用菊花、决明、白术、白芷、细辛、羌活、荆芥煎服并洗。若目不赤不痛,别无病苦,不因见风,亦时常流出冷泪,甚则视而昏眇,乃肝胆气弱,肾水不足,八味丸用椒制地黄加芎、归,产後悲泣太过者,十全大补加川椒、细辛,若热泪不时常流,乃内火涌动其水,因肝肾精血耗竭,箴火易动而伤其液也,六味丸加川椒、制熟地,倍丹皮,哭泣太伤者,八珍汤加川椒、五味,又肺藏久冷,不时冷泪积於泪堂,此泪通於肺,难治,久流饮人目昏,又有脾内如痰,白稠腻甚,拭之即有者,是痰火上壅,脾肺湿热所致,故好酒嗜燥悖郁者,每患此疾,逍遥散去柴胡、陈皮,加羌、防、菊花,若觉脾肿及有丝脉珺赤者,必滯入血分,防瘀血灌睛等变。

目疮疔

实热生疮,有痛痒轻重不同,重则堆积高厚,紫血脓烂,而腥臭如瘀滞之证,膏溷水浊,每每流於脾眦成疮,血散而疮自除,别无肿痛证者,轻而无妨,若火盛疮生,堆重带肿痛者,又当急治,恐浊气沿入而病及於珠也,治宜泻心火,解热毒,有疮处仍用开导洗点。椒疮生於脾内,累累如椒,红而坚者是也,有则砂擦难开,多泪而痛,今人皆呼为粟疮误矣,粟疮亦生在脾,但色黄软而易散,此则坚而难散,医者卒以龙须出血取效,甚则累累连片,绉衷不平,不得已而导,中病即止,若退而复来者,乃内有瘀滞,必须再导,更服

祛风热药以治其内。粟疮生於紫脾，细颗黄而软，若目病头疼者，必有变证，是湿热郁於土分，须服退湿热药。若脾生痰核者，乃痰因火滞而结，生於上脾者多，屢有不治自愈，有恣嗜辛辣热毒，酒色 丧之人，久而变为瘦漏重疾者有之。

五疳证

(木疳证(生於风轮者多，其色蓝绿青碧，有虚实之别，虚者大而昏花，实者小而涩痛，非比蟹睛因破而出，乃自然生者，大小不一，随其变长也，实者，泻青丸，虚者，通肝散。

(火疳证(生於脾眦及气轮，在气轮者，火邪克金，为害尤急，初起如椒疮瘰子一颗，小而圆如小赤豆，次後渐大，痛者多，不痛者少，不可误认作轮上一颗如赤豆，为易消之证，此则从内而生也，三黄汤、导赤散，分虚实治之。

(土疳证(谓脾上生毒，俗呼偷 眼，有一目生又一目者，有止生一目者，有邪微不出脓血而愈者，有犯辛热燥腻，风沙烟火，为漏为吊者，泻黄散，初起以髮入大眦内边泪堂窍中拈之，泪出即消，无不立愈。

(金疳证(初起与玉粒相似，生於脾内，必碍珠涩痛，以生障 生於气轮者，则有珠痛泪流之苦，子後午前，簾分气升之时则重，午後入阴分，则病略盛，久而失治，违戒反触者，有变漏之患，泻肺汤。

(水疳证(忽然一珠，生於脾眦气轮之间者多，若在风轮，目必破损，有虚实大小之殊，实者小而痛甚，虚者大而痛缓，状如黑豆，亦有横长而圆者，头风人多有此患，清空膏、神芎丸选用，此证与木疳相似，但部分稍瑣，色亦不同，黑者属水，青绿蓝碧者属木，久而失治，必变为漏，以风郁久胜，精膏走散，随其所伤之络，结滞为疳，湿热相搏而为漏矣。

漏睛

漏睛者，眦头结聚生疮，流出脓汁，或如涎水黏睛，上下不痛，仍无丑此因风湿停留眦中所致，久而不治，致有乌珠坠落之患。

(大眦漏证(大眦之间生一漏，时流血水，紫晕肿胀而痛，病在心火实毒，金花丸加羌活、蝎尾。

(小眦漏证(小眦间生一漏，时流血色鲜红，病由心胞络而来，相火横行之候，导赤散加透风清热药。

(阴漏证(不论何部生漏，但从黄昏至天晓，则痛胀流水，作青黑色，或腥臭不可闻，日间则稍可，乃幽阴中有伏火为患，四物加细辛、香附、连翘之类。

(簾漏证(不论何部生漏，但日间胀痛流水，其色黄赤，遇夜则稍

可，乃筋络中有湿热留着所致，人参漏芦散去当归，加羌、防、生甘草。

(正漏证(生於风轮，或正中，或略偏，为肝肾风热伏陷所致，若初发破浅，则流出如痰白膏，日久而深，则流出青黑膏汁，瞳神已损，急用泻肝药，如龙胆、羌活、生地、大黄之类下夺之。

(偏漏证(生於气轮，痰湿流於肺经而成，较正漏为害稍迟，其流如稠黏白水，重则流脓，急用泻肺药，如贝母、桔梗、桑皮、生甘草、黄芩、山栀之类凉解之，久而失治，水泄膏枝，目亦损矣。

(外漏证(生於紫脾之外，或流稠脓，或流臭水，胀痛则流出，不胀则略止，先与人参漏芦散，後用千金托 散加 C

(窍漏证(乃目傍窍中流出薄稠水，如脓腥臭，拭之即有，久则目亦模糊也，嗜燥 hi 酒，痰火湿热者，每多患此，竹叶泻经汤、千金托裹散，先後收功，久不治，亦有暗伤神水，耗损神膏之患。

不能近视

东垣云：能远视不能近视者，筋气有馀，阴气不足，少年穷役眼神所致也。

海藏云：目能远视，知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法当补肾，加絳地芝丸，或六味丸加絳。秘要云，阴精不足，筋光有馀，病於水者，故光华发见，散乱而不能收敛近视，治之在心肾，若贪淫恣欲，饥饱失节，形体甚劳，过於悲泣，皆 丧阴精，精亏则筋火盛，火性炎而发见，阴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於外而远照不收，治之而反触激者，有内障之患。

不能远视

东垣云：能近视不能远视者，筋气不足，阴气有馀，此老人桑榆之象也。

海藏云：目能近视，知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治当补心，加味定志丸、八味丸，早暮间服。秘要云：此证非谓禀受生成近觑之病，乃平昔无病，素能远视而忽然不能者也，盖筋不足阴有馀，病於火者，故光华不能发越於外，而痛敛近视耳，治之在胆肾，若耽酒嗜燥，头风痰火，忿怒暴悖者，必伤损神气，阴筋偏胜，而光华不能发誓矣。

目妄见

素问云：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长短，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人之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精神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如神光自见，则每如电闪，黑夜精明，则晦冥之中，倏忽见物，视正反邪，

则物本正而目见为邪，视定反动，则物本定而目见为动，视物颠倒，则观物皆振动倒植，视一为二，则一物而目视为二，视瞻有色，则常见萤星云雾及大片青绿蓝碧之色，视赤如白，则视物非本色，或视粉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之类，光华晕大，则视日与灯烛皆生红晕而大，此阴精亏损，瞳光飞越之候，总补养为主，如加絳驻景丸、益气聪明汤之类，久而不治，不无内障之虞。

报国澄和尚患眼疾二年，服祛风清热药过多，致耳鸣嘈嘈不止，大便秘苦燥结，近来左眼上有微见灯火则大如斗，视月光则小如萤，尝询诸方家，俱莫能解，因以质之石顽，石顽曰：此水亏而阴火用事也，试以格物之理参之，如西洋玻璃眼镜，人但知宜於老人，不知原为望气者而设，其最精者，咸以十二镜编十二支为一套，无论老少，其间必有一者，能察秋毫，则知人眼有十二种偏胜，故造眼镜者，亦以十二等铅料配之，取铅以助阴精，料以助瞳气也，少年气血本旺，原无藉此，若铅料之轻重，与眼之偏胜不相当，则得之反加障碍矣，老人气血皆衰但借此以笼住其光，不使散漫，不必论其铅料之孰重孰轻也，即如所言视月甚小者，月乃至阴之精，真水内涸，不能泛滥其光，所以视之甚小，设加之以铅重者，则视月必大矣，见灯火甚大者，灯本燃膏之焰，专扰乎阴，不能胜其灼烁，所以见之甚大，设加之以料重者，灯火必愈大矣，合脉参证，知为平昔劳伤心脾，火土二藏过燥，并伤肾水真阴也，遂疏天王补心丹与之，他如中翰徐燕及，见日光则昏绌如蒙，见灯火则精彩倍常，此平昔恒劳心肾，上盛下虚所致，盖上盛则五志聚於心包，暗侮其君，如权党在位，蒙蔽九重，下虚则相火失职，不能司明察之令，得灯烛相助其力，是以精彩胜於常时，此与婴儿胎寒夜啼，见火则止之义不殊，未识专事眼科者，能悉此义否。

目闭不开

足太瞳之筋，为目上纲，足瞳明之筋，为目下纲，热则筋纵目不开，助瞳和血汤，然又有湿热所遏者，则目胞微肿，升瞳除湿防风汤，真不瞳不能上升者，则喜暖怕亮，补中益气汤，肝虚者则闭目不欲见人，金匱肾气丸，各求其本而治之。

目为物所伤

被物撞损者，或打跌撞破伤胞睑也，积血紫青，撞破白仁，伤其硬睫，此不为害，惟撞破黄仁风轮，血灌瞳神，与水轮混杂，最为利害，或虽不破，而泪多苦如柏汁者难治，急宜酒煎散去防己、牛蒡，加羌活、木贼，熨以劳鞞艾，护以清凉膏，或专以生地黄捣烂作饼，烘热贴太瞳穴及眼胞上，一日一换，以散其血，如无生地黄，用芙

蓉叶捣烂烘贴，乾者用鸡子清调之，若眼眶青黑，捣生菜窠护贴，切宜避风忌口，痛甚，酒煎散加没药，渐生 犀角地黄汤换赤芍，加大黄、当归、柴胡、连翘、甘草，若至血散，变生白黧障，为不治也。

(蚤振外障证〔目被物撞触而结为外障也，与伤在膏上急者不同，初撞目时，亦有珠疼涩胀之苦，为其伤轻，而瘀自潜消，故痛虽止而不戒禁，有所触发其火，致水不清，气滞络涩而生外障者，神消散去苍术，加石决明，兼皂荚丸，凡外障结而珠疼，致头疼及肿胀者，皆是恶证，防变，急宜治之。〕

(蚤振内障证〔因病目再被撞打，变成内障，日夜疼痛，淹淹障生，赤膜绕目不能视三光，亦如久病内障，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

(物损真睛证〔谓被物触打在风轮，伤有大小，色有黄白，黄者害速，白者稍迟，若触膏及破者，必有膏汁，或青黑，或白如痰者流出，为患最急，纵然急治，瞳神虽在，亦难免欹侧之患，如草木刺，金石屑，苗叶尖，尖，触在风轮，必晓夜疼痛难当，急宜取出，迟则结成黄白颗，如粟疮银星之状，缘膏水结滞而障生，先去物而治障，若伤在气轮皮内，取迟者必有瘀血灌睛，取去物而先导之，後治馀证，若视昏者，瞳神有大小欹侧之患，久而失治，目必枯凸，大凡此病，不论大小黄白，但有泪流赤胀等证者，急而有变，珠疼头重者尤急，素有风热痰火 丧之人，病已内积，因外伤激动其邪，乘此受害，痛甚便涩者最凶。〕

(飞丝入目证〔谓风扬游丝，偶然触入目中而作痛也，若野蚕蜘蛛木虫之丝患尚迟，若遇金蚕老鹤丝，其目不出三日迸裂。治飞丝入目方，用头垢点入眼中。柘树浆点过，绵裹箸头，粤水於眼上缴拭涎毒。火麻子一合，杵碎，井水一碗浸搅，却将舌浸水中，涎 自出神效，一方，用茄子叶碎杵，如麻子法亦妙。飞丝入目，目胀如 ，痛涩不开，鼻流清涕，用京墨浓磨，以新笔涂入目中，闭少时以手张开，其丝自成一块，看在眼白上，用绵轻轻卷下，未尽再涂。〕

(物偶入睛证〔谓偶然被物落在目中而痛也，切不可乘躁便擦，须按住性，待泪来满而擦，则物润而易出，如物性重，及有芒刺而不能出者，急令人取出，不可揉擦，擦则物愈深入而难取，至若入深，轻翻上脾取之，不取则转端阻碍，气滞血凝而病变，芒刺金石棱角之物，失取碍久，及擦重者，则坏损轮膏，如痕烟凝脂等病，轻则血瘀水滞，为痛为障等病，有终不得出而结於脾内者，必须翻之寻看，因其证而治之。〕

(目飞扬证〔因出行间，风吹沙土入目，频多揩拭，以致气血凝滞

而为病，初起泪出急涩，渐重结为障。当辨形证施治。初起将绵卷簪却，拈拨出尘物，久者翻转脾睑，看有积处，铲洗至平，不须吹点。物落眼中，用新笔粵缴出。治稻麦芒入眼，取蛭蟥以新布覆目上，待蛭蟥从布上摩之，其芒出着布上，又法，以鸭倒悬，取涎滴入目中，其芒自出。

伤寒愈後之病

伤寒病愈後，或有目复大病者，以其清箴之气不升，馀邪上走空窍也，其病癰涩赤胀，生 头脑骨痛，当助清箴上出则愈，最忌大黄、芒硝，苦寒通利，犯之不可复治。

经逆赤肿

女人逆经，血灌瞳神，满眼赤涩者，乃血热经闭，过期不行，则血逆行於上，如有努肉，切不可 只用四物加行气破血通经药，经行则血 h，势甚，必加酒大黄下夺其势，去火所以存阴，正为肝虚血少，不得以退火为急，火不下夺，则凌烁真阴，箴愈亢而阴愈竭矣，人但知四物之补，血，孰知大黄为补血哉，若因其虚而用补药，非徒无益，真是抱薪救焚矣。

妊娠目病

妊娠目病，须分气分血分，气分则有旋胬泛起，瞳神散大等证，血分则有瘀血凝脂等病，盖其阴箴涩滞，与常人不同，内伐恐伤胎泄气，不伐则病又不除，然必善施内护外温叨藜，则百发百中矣。

产後目病

产则百脉皆动，邪易以乘，肝部发生之气甚弱，而胆失滋养，精汁不盛，则目中膏液，皆失化源，所以目病者多皆内不足所致，大抵产後，病宜早治，莫待其久，久则气血定而病深，治亦不易，其外证易知者，人皆知害而早治，其内证害缓者，人多忽之，比其成也，悔无及矣。

痘疹馀毒证

痘疮入眼，其痘疹初生，眼闭不开，眼上即有痘疮，点在黑睛上者，急取益母草煎汤薰洗，日三度，更以鱗血点之，忌口及夜啼，乳母亦忌口，须痘疮痊可，其眼渐开，眼中之痘亦愈矣。初起痘疮入眼，决明散、密蒙散，痘疮入眼成翳 谷精散、神功散选用，丹方，用望月砂末，生鸡肝研烂，饭上蒸熟，每日空心食之效。大抵治之早，则易退而无变，迟则退迟，今人但见痘後目疾，便谓不治，不知但瞳神不损者，纵久远，亦有可治之理，惟久而血定精凝，障 滑涩损者为不治耳。倪仲贤云：斑疹馀毒所害者，与风热不制之病，稍同而理，总以羚羊散主之，便不硬者，絲硝、黄，未滿二十一日而病

者，当消毒化斑为主，斑後风後热 丑气晕遮睛，泻青丸泻之大效。痘疹疮痂落尽，肌体肥壮，眼中忽然红色，乃馀毒郁结而发出，此证最剧，失治多能害目，只用车前草搗水，频频灌之，涤却肝经之热毒，洗以益母草，点以鳝鱼血。

(胎风赤烂证(此证有三，一为血露入眼，洗不乾淨而赤烂，生菜窠捣汁点之，一为在母腹中时，其母多食壅毒辛热，生後百日而赤烂，犀角地黄汤加黄连，母子俱服，一为乳母壮盛，乳头胀满，乳汁射儿眼中而赤烂，黄连汤拭净，一味 炉甘石吹点。

(小儿疳眼证(皆由过食伤脾腹胀，午後发热，至夜方退，日久发稀作泻，泻甚则渴，食积发热既久，则肝胆受伤，白仁红色，渐生 丑遮满黑珠，突起如黑豆如香菰之状，决明鸡肝散，或羊肝粿夜明砂食，或绿矾一絮，馒头去馅裹燥，外黑尽，内通红，取出用密陀僧夜明砂等分为末，煮枣肉捣丸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量儿大小，空心米汤下，切宜忌口，膜用人乳频点自去，若至声哑口乾，脚手俱肿，十难救一。

因风证

因风者，谓患风人病目也，风在五行为木，在藏为肝，在窍为目，本乎一气，故患风人，未有目不病者，然必因其故而发，有日浅而郁未深，为偏 歪斜者，有入脾而脾反湿胜赤烂者，有血虚筋弱而振搐者，有不禁而反伤精神，及恣燥嗜热，蕴郁而为内障者，有风盛血滞，结为外障，如努肉等证者，各因其证而伐其本，内外治法不同，大抵风病目者，当去风为先，风不去，目病终无不发之理。

因毒证

因毒者谓人生疮疡肿毒累及目病也，若病目在病毒之时，治毒愈而目亦愈，若毒愈而目不愈者，乃邪入至高之深处，难以自退，当浚其本，澄其源，因而触激甚者，有瘀滞之变。

因他证

因他证而害及目，所致不同，如伤寒箴证热郁，蒸损瞳神，内证也，热盛血滞，赤痛泪涩者，外证也，阴证脱箴目盲，内证也，服姜、附温热之剂多而火燥赤涩者，外证也，疟疾之热损瞳神，内证也，火滞於血而赤涩，外证也，泻利後昏眇，为谷气乏，气伤不能发生，内证也，山岚瘴气目昏者，邪气蒙蔽正仔，外证也，蛊胀中满赤痛者，阴虚难制箴邪，内证也，气证多郁，弱证多昏花，皆内证也，痰证之腻，火证之赤涩，皆外证也，当寻其源而治之。

时复证

目病不治，忍待自愈，或失其宜，有犯禁戒，伤其脉络，遂至深入，

又不治之，致搏夹不得发散，至其年月如其而发，当验其形证经脉，别何部分，然後治之。

七窍门下

耳

经云：肾气通於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葆蒙招尤，目冥耳聋，下虚上实，过在足少肾厥阴，甚则入肝。所谓耳鸣者，肾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赵以德曰：耳者肾之窍，足少阴经之所主，然心亦寄窍於耳，在十二经脉中，除足太肾，手厥阴外，其余十经脉络，皆入於耳中，盖肾治内之阴，心治外之肾，合天地之道，精气无不变通，故清净精明之气上走空窍，耳受之而听斯聪矣，璣枢云：肾气通於耳，肾和则耳闻五音矣，五藏不和，则七窍不通，故凡一经一络，有虚实之气入於耳中者，皆足以乱主窍之精明，而兼至聋聩，此言暴病者也，若夫大久聋者，於肾亦有虚实之理，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肾，主气，精不足，气有馀，则聋为虚，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壮，此精气俱有馀，固藏闭塞，是聋为实，乃高寿之兆也，此皆禀赋使然，不须治之，又有乍聋者，经云：不知调阴肾七损八益之道，早丧之节也，其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此亦无治也，惟暴聋之病，与阴肾隔绝之未其甚，经脉欲行而未通，冲击其中，鼓动听户，随其气之微甚而作嘈嘈风雨诸声者，则可随其邪以为治，外此又有耳触风邪，与气相击，其声嘈嘈，眼如见火，谓之虚鸣，热气乘虚，随脉入耳，聚热不散，脓汁出焉，谓之脓耳，人耳间有津液，轻则不能为害，若风热搏之，津液结璫，成核塞耳，亦令暴聋，谓之甄耳，前是数者，肾脉可推，风则浮而盛，热则洪而实，虚则涩而濡，风为之疏散，热为之疏利，虚为之调养，邪气并退，然後以通脉调气安肾之剂治之。

罗谦甫云：夫暴聋者，由肾虚风邪所乘，搏於经络，随其血脉上入耳，正气与邪气相搏，故卒聋也。风虚耳聋，排风汤、桂辛散。肾藏风虚，黄丸，兼气虚，去附子加肉桂、人参。肝肾虚火，姜蝎散。风热耳聋，犀角饮子。厥聋，经云：暴厥而聋，偏闭塞不通，内气暴薄也，复元通气散去白牵牛，加全蝎、石菖蒲、川芎、生姜、吞养正丹。凡治耳聋，皆当调气，肝气逆则头痛耳聋颊肿，四物汤加肉桂吞龙茶丸降火，及复元通气散调气。耳聋有湿痰者，滚痰丸下之。耳聋面颊黑者，为精脱肾虚，烧肾散。耳聋多恐者，为肝虚，温胆汤下养正丹。外治，用通神散、藜 Y，一方，用地龙三枚，盐少许，同入藿 满化水滴耳中，三五日效，一法，用磁石豆大一块，鯪鲤甲三片，烧存性，绵裹塞耳中，口衔生铁少许，觉耳中如风雨声即愈。

(耳鸣(经云: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故耳鸣,又云:液脱者,脑髓消,筋酸耳数鸣,凡此皆耳鸣之属虚者也,经云:太籥所谓耳鸣者,籥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又云:厥阴之脉,耳鸣头眩,又云:少籥所至为耳鸣,治以凉寒,凡此皆耳鸣之属实者也。王汝明曰:耳鸣如蝉,或左或右,或时闭塞,世人多作肾虚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郁於耳中而鸣,郁甚则闭塞矣,若平昔饮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清痰降火为主,大抵此证先因痰火在上,又感恼怒而得,怒则气上,少籥之火客於耳也,若肾虚而鸣者,其鸣不甚,其人多欲,当见虚劳等证。喻喜言曰:凡治高年肾气逆上而耳鸣,当以磁石为主,以其重能磬下,但性主下吸,不能制肝木之上吸,更以地黄、龟襟群阴之药辅之,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阴气血旺於本宫,不上触於籥窍,由是空旷无碍,岂更艰於远听哉,丹溪取通圣散治饮酒过度而耳鸣,亦无瓠见,惟滚痰丸一方,少壮用之多效,以黄芩、大黄、礞石之苦最能下气,硃石之重坠,大约与磁石相仿也。薛立斋云:若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气虚弱,补中益气加山梔、丹皮,若因怒便聋,而或耳鸣,属肝胆气实,小柴胡加芎、归、山梔,若午前甚者,籥气实热也,小柴胡加黄连、山梔,午後甚者,阴血虚也,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耳中哄哄然,是无阴也,加絳八味丸。肾虚耳中潮声蝉声,无休止时,妨害听闻者,当坠气补肾,正元散下黑锡丹,间进安肾丸。肾藏虚风耳鸣,夜间睡着如播战鼓,四肢掣痛,耳内觉有风吹奇痒,黄丸、四生散选用。

耳肿痛属少籥相火,犀角饮子加脑、麝为丸,经云:少籥之胜耳痛,治以辛寒是也。耳内痛生疮,用鼠黏子、连翘、归、芍、芩、薤、连、甘、桔、生地、桃仁、黄、柴胡、草龙胆之类。耳湿肿痛,用凉膈散加羌。防、荆芥,外用龙骨、黄丹等分,枯矾絳半,加麝少许吹入,或龙骨、黄丹、乾脂为末亦佳,或用五倍子烧灰,同枯矾吹之。

(耳疹(耳疹属少籥三焦,或足厥阴肝经血虚风热,或怒动肝火而致,若发热痛,属三焦厥阴风热,用柴胡清肝散、梔子清肝散之类,慎不可专治其外复伤气血也,有因肾虚风热作痒,縻伤成疮者,六味丸加白用藜。

耳中痒,肾家有风,四生散,每作时服二三剂即祛。

耳脓者湿热聚於耳中也,复元通气散如前加絳,外以五位子、全蝎、枯矾为末,入麝少许吹入,或橘皮烧灰存性,入麝少,先以绵拭耳内,脓净吹之,如壮盛之人,积热上攻,耳中出脓水不祛,凉膈散泻之。

耳中甄聒，耳鸣耳聋，内有污血，外用莱菔捣汁，研麝少许滴入，馀法与耳聋相参治之。

虫入耳中，将生姜擦猫鼻，其尿即出，取尿滴耳中，虫即出，用炒芝麻枕之，虫亦出。耳中有物不可出，以弓弦或钱串绳，剪令头散粿好襟着耳中，使其物黏之，徐徐引出效。

薛立斋治一男子，每交接，耳中痒痛或水出，以银簪探之，甚喜阴凉，此肾经虚火，用加絳八味丸而愈。

又治一妇因怒发，每经行，紫耳出脓，紫太箒作痛，以手按之痛稍止，怒则胸间乳房胀痛，或寒热往来，小便频数，或小腹胀闷，皆属肝火血虚，加味道遥散十剂，诸证悉退，以补中益气加五味而痊。

鼻

经曰：肺开窍於鼻，肺气通於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五气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西方白色，入通於肺，开窍於鼻，藏精於肺。肺主臭，在藏为肺，在窍为鼻。箒明之脉，挟鼻络目。胆移热於脑，则辛 鼻渊。

经云：其宗气走於鼻而为臭，夫宗气者，胃中生发之气也，因饥饱劳役损其脾胃则营端之气不能上升，邪塞孔窍，故鼻不利而不闻香臭也，丽泽通气汤，时值寒月，必须发散，或加麻黄、细辛之类於升麻汤内，春夏可用 B 白芷之属，佐以桔鬣、苏叶，多加桔梗为舟楫，庶或成功，已经发散，未得全开，脉洪有力，口乾鼻燥者，君以辛凉清之，酒鬣、梔子、薄荷之属，仍佐荆、防、升、芷，不可骤用寒凉也。丹溪云：鼻为肺窍，肺家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有寒有热，暴起为寒，久郁成热，寒伤皮毛，气不得利而壅塞，热壅清道，气不宣通，先以 B 白芷、香畔、羌、防、紫苏、细辛、辛黄之属表散，後以酒炒鬣、连、姜汁炒黑山栀、生甘草、石膏、薄荷、川椒之属清火自愈。近世以辛黄仁治鼻塞不闻香臭，无问新久寒热，一概用之，殊不知肺胃箒气虚衰，不能上透於脑，致浊阴之气，上干清箒之位而窒塞者，固宜辛黄之辛温香窜以通誓之，若湿热上蒸，蕴酿为火而窒塞者，非山栀仁之轻浮清燥不能开发也，至於风寒暴窒，重则丽泽通气，轻则 B 香畔、细辛、羌活、薄荷、荆芥之属，随寒热轻重而施，可不审权度而混治哉。王汝言曰：鼻塞不闻香臭，或遇冬月多塞，或略感风寒便塞，不时举发者，世俗皆以为肺寒，而用解表通利辛温之药不效，殊不知此是肺经素有火邪，火郁甚，故遇寒便塞，遇感便发也，治当清肺降火为主，而佐以通利之剂，若如常鼻塞不闻香臭者，再审其平素，只作肺热治之，清金泻火消痰，或丸药噙化，或未药轻调，缓服久服，无不效也，若其平素原无鼻塞

旧证，一时偶感风寒而致窒塞声重，或流清涕者，作风寒治。薛立斋云：前证若因饥饱劳役所伤，脾胃生发之气不能上升，邪害孔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宜养脾胃，使气上行，则鼻通矣，补中益气加辛荑、山柰。

(鼻) (肺气注於鼻，上荣头面，若风寒客於头脑，则气不通，久而郁热，搏於津液，浓涕结聚，则鼻不闻香臭，遂成，芎 散，外用千金搐鼻法，或瓜蒂、黄连、赤小豆为散，入龙脑少许，吹鼻中，水出郁火即通，不应，非火也，乃湿也，瓜蒂、藜芦、皂荚为散，入麝、脑少许，吹鼻中去水以散其湿。

(鼻) (鼻出清涕也，风寒伤皮毛，则理郁闭，宜疏风清肺，香苏散加川芎、蜀椒、细辛、辣桂、诃子，不应，非风也，乃寒也，辛夷散去木通、防风、升麻，说加桂、附、蔓荆、诃子、白术。如血与涕俱出，谓之，宜和营降火，当归内补建中汤加香畔、童便最捷，後以六味合生脉调之。鼻塞脑冷清涕出，千金通草辛荑搐鼻法。鼻中肉不得息，用矾石藜芦散吹之。

(鼻) (鼻出浊涕，即今之脑漏是也，经云：胆移热於脑，则辛 鼻渊，传为衄蔑瞑目，要皆明伏火所致，宜风药散之，辛荑散加苍耳、薄荷，夏月，加黄芩、石膏，不应，非火也，膈上有浊痰，湿热也，双解散加辛荑。鼻渊鼻，当分寒热，若涕浓而臭者为渊，属热，清凉之药散之，若涕清而不臭者为，属虚寒，辛温之剂调之。鼻中时时流臭黄水，甚者脑亦时痛，俗名控脑砂，用丝瓜藤近根三五尺许，烧存性，为细末，酒调服即愈。鼻渊脑漏，用生附子为末，和如泥，夜间涂涌泉穴。一方，以老少年阴乾，有嘴壶内烧烟，以壶嘴向鼻薰之，左漏薰右，右漏薰左，一方，以石首鱼脑，和生白矾、麝播之，一法，用白鲞头一枚，炙燥为末，放火在有嘴壶内，盖好，以嘴向鼻，吸烟薰之，分七日薰，烧完即愈。

(鼻) (上焦积热郁久而生，有诸中而形诸外，必内服清火利膈药，宜凉膈散加，须断酒厚味，韩氏云：富贵人鼻中肉赘，臭不可近，痛不可摇，束手待毙者，但以白矾末，加阿魏、脑、麝少许，吹其上，顷之，化水而消，内服胜湿泻肺之药，此厚味拥热，蒸於肺门，如雨霁之地，突生芝菌也。肉与鼻痔大同小异，痛瑯而不下垂者为肉，此血热胜也，阿魏为血积之向导，白矾为涤垢之专药，兼脑、麝以开结利窍也，鼻痔则有物下垂而不痛，乃湿热胜也，胃中有食积热痰流注，内服星、半、苍术、酒洗芩、连、神曲、辛荑、细辛、白芷、甘草，消痰积之药，外用胆矾、枯矾、辛荑仁、细辛、杏仁为散，入脑、麝少许，雄黑狗胆，或猪脂和研，绵裹内鼻中，频换自

消。鼻中生疮，用雄黄、白矾、瓜蒂、细辛为散搐鼻，若鼻中窒塞不通，用苦丁香、母丁香、赤小豆，为散吹鼻，中皆外治良法也。

(鼻疮〔内服甘露饮加犀角、胡连、柴胡，虚，加人参，外用黄柏、苦参、槟榔为末，猪脂调敷，或青黛、槐花、杏仁、轻粉、枯矾研敷。

(鼻疳蚀〔内用椿根、B豆畔、川椒，以清泔水三升，和醋一杯煎成，入盐少许服，有恶物下即效，外用草乌烧灰，麝香等分，研瑣细，以少许傅疮上。

鼻乾无涕，宜犀角、黄、木通、杏仁、麦冬、炙甘草、升麻、葛根、桑皮、石膏、朱砂，积热，加牙硝、大黄。

(鼻痛〔风火郁於上则痛，初宜升麻、葛根、B白芷散之，有气道壅塞而痛，宜川芎、葛根、甘草、苦梗、山柎、薄荷、姜、枣、痛久服药不应，时痛剧，时向安，或兼紫颧紫赤，此为湿热瘀滞，宜犀角、玄参、连翘、山柎、丹皮、赤芍、生甘草类。肺受风，面枯色，颊时赤，皮肤乾燥，鼻塞乾痛，此为虚风，白鲜皮、麦冬、茯苓、杏仁、桑皮、白芷、细辛、石膏煎服。卒食物从鼻中缩入，脑中介介痛不出，以牛脂或羊脂，如指大，纳鼻中，以鼻吸取脂入，须臾脂消，则物随脂俱出也。

(鼻赤〔俗名酒鼻，乃血热入鼻也，多饮酒人，邪热薰蒸肺窍，伏留不散，故见於鼻，或肺素有风热，虽不饮酒，其鼻亦赤也，宜用枇杷叶拭去毛，生煎浓汤，候冷调消风散，食後临卧服，或服泻青丸，或同姜汁炒黑山柎、杏仁泥等分，蜜丸服之，并用白盐时时擦之，外治，以生白矾、硫黄、玄明粉等分为散，入麝少许擦之，或用硫黄、轻粉、杏仁为散，临卧时以津唾调涂鼻上，或用硫黄入大菜头内，礞碾涂之，或用生矾研末，每洗面时，置掌中滴酒擦患处，数日即白，或用硫黄一掬，轻粉、白矾各五分，为末，用烧酒一碗，入酒壶，将药盛绢囊中，悬空壶内，热汤浸壶，慢火燭一二时，取出放冷，日用烧酒涂，夜用碯底药末放。

(鼻紫黑〔诸籐皆聚於头，则面为籐中之籐，鼻居面之中央，而籐明起於中，为至清至精之分，多酒之人，酒气薰蒸，面鼻得酒，血为瑣热，热血得冷，为阴所搏，结滞不行，故先紫後黑，当用山柎仁姜汁浸炒黑二掬，入乾姜炮黑二钱，连翘仁一掬，为末蜜丸，临卧灯心汤服二钱半，以清肺家血中之热也。

江应宿治一人，鼻塞气不通利，浊涕稠黏，屡药不效，已经三年，其脉紫寸浮数，曰：此火郁也，患者曰：向作脑寒主治，子何悬绝，经云：诸气郁，皆属於肺，越人云：肺热甚则出涕，乃热郁滞气壅塞不通也，投以升籐散火汤，数剂而病如失。

口

口者，脾之所主，胃与大肠脉之所挟，经云：脾气通於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矣，此脾之主於口也，又云：胃足籛明之脉，挟口，下交承浆，又云：大肠手籛明之脉，挟口交人中，此胃与大肠之脉挟於口也。脾热则口甘，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胃热则口淡。口甘，经云：有病口甘者，此五藏之溢也，名曰脾瘕，治之以兰，除陈气也，兰香饮子，若脉弦滑，兼嘈杂，属痰火，滚痰丸，此指实火而言。平人口甘欲渴，或小便亦甜而浊，俱属土中湿热，脾津上乘，久之必发痈疽，须断厚味气恼，服三黄汤加兰叶、白芍、生地，燥渴甚者，为肾虚，日服加絳八味丸，可保无虞。中消，脾液上愁口甘者，兰香饮子，老人虚人，脾胃虚热不能收敛津液而口甘者，当滋补脾气，补中益气去升、柴，加兰香、瓌葛根。口苦，经云：有病口苦，名曰胆瘕，夫胆者中精之府，五藏取决於胆，咽为之使，此人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也，龙胆泻肝汤，或小柴胡加麦冬、枣仁，不应，本方加川连、胆草。口酸，肝胆实热也，佐金丸加神曲、草龙胆。口辛，肺气上溢也，生脉散加桑皮、地骨皮、黄芩。口咸，肾液上乘也，六味地黄丸加五味、乌啞唅口淡为胃热，而有虚实，实则甘露饮加广申香，病後胃虚口淡，六君子加黄、当归。口涩，肝邪逆於肺，气虚火旺也，黄芩、葛根、防风、薄荷、塘葵、茯苓。口疮，经云：膀胱遗热於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盖小肠者，心之府也，此举邪热之一端耳，心属君火，主五藏六府之火，故诸经之热，皆应於心，心脉布舌上，脾脉布舌下，二经之火为病，皆当用寒凉施治，但有涎者，兼取其涎，若元藏虚冷，上攻头热，足冷口疮，用附子理中汤、连理汤，并用当归、附子蜜煎含咽，有用生附子末涂脚心者，若此之类，皆是治龙火之法，阴邪上迫，心肺之籛不得下降，故用温热主治，或散於上，或散於下，随其攸利。胃中有热，脉洪大而实者，服凉膈散、金花丸，并用黄柏一味蜜炙含之，忌犯酒醋，犯之难愈。又好饮酒人，多有此证，易老用五苓散、导赤散，相和治之。服凉药不愈者，此酒色过度，劳役不睡，舌上光滑而无皮，或因忧思损伤中气，虚火泛上无制，必用理中汤，甚者加附子，并用蜜煎附子噙之。口疮以甘草半寸，白矾钱许，含化咽津。口疮久不愈，以五倍子末掺之，或煎汤漱，或煎汤泡白矾漱，盖酸能收敛也。口疮甚者，含焰硝、硼砂，勿开口，并用南星末，醋调贴足心涌泉穴以引热下行。又方，五倍子一掬，蜜炙黄柏、滑石各半掬，铜绿三钱，麝香少许，为末掺之。舌疮口破疼痛，以巴豆半枚，生研，和米饮一豆大，杵和，贴印堂对额

间，约半刻许，觉红就去，不可泡起，小儿絀半，随即痊愈。戴复庵云：下虚上盛，致口舌生疮，宜用镇坠之药，以苏子降气汤，或盐汤，下养正丹。口臭，年高水弱，奉养太过，厚味，及服食补药，口糜臭不可近，甘露饮加犀角、茵陈，及浓煎香薷汁含之，徐徐咽下，口中如襟而臭，知母、地骨皮、桑皮、山柰、麦冬、甘草、食盐，煎汤噙下，壮盛之人，凉膈散甚佳，痰壅气浊而臭，宜盐汤探吐之。子和治一男子，二十馀岁，病口中气出，臭如登厕，夫肺金本主腥，金为火所乘，火主臭，应使如是也，久则成腐，腐者肾也，此亢璫反兼水化也，病在上，宜涌之以瓜蒂散涌而去其七分，以夜以神丸、浚川散下五七行，比旦而臭断，但药性犷悍，不宜轻用。

齿(齲、骨槽风)

齿统属足少阴肾经，分上下龈，上龈属足阳明胃经，下龈属手阳明大肠经，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三八真牙生，五八齿槁，八八则齿发去，女子以七为数，盖肾主骨，齿乃朋之馀，髓之所养，故随天癸之盛衰也。东垣云，齿者肾之标，口者脾之窍，诸经多有会於口者，下龈乃手阳明大肠脉之所过，恶热饮而喜寒，上龈乃足阳明胃脉之所贯，喜热饮而恶寒，牙者肾之标，实则坚牢，虚则浮动，热则袒动，作痛不已，其痛不一，有恶热而作痛者，有恶寒而作痛者，有恶寒又恶热而作痛者，有牙齿动摇而作痛者，有齿袒而作痛者，有齿龈为疳所蚀缺少血出而作痛者，有齿龈肿起而作痛者，有脾胃中有风邪，但觉风而作痛者，有胃中气少，不奈於寒，袒露其齿作而痛者，有为虫蚀色变而作痛者，有牙齿疼痛而臭秽之气不可近者，痛既各理，岂可一药而尽之哉。

薛立斋云：湿热其而痛者，承气汤下之，上下牙痛不可忍，牵引入脑，或喜寒恶热，脉洪数有力者，凉膈散倍酒蒸大黄泻之，大肠热而齿龈肿痛，清胃散，火郁而痛者，越鞠丸解之，肾经虚而痛者，六味丸加骨碎补，肾经虚寒而痛者，八味丸加细辛，其属风热者，羌、独、荆、防、芎、辛、薄荷、生地之类，水煎漱口，不愈，茵陈散，风毒及热壅上攻牙龈痛，或龈缝有红肉努出，消风散，临卧半漱半服，风寒入脑者，羌活附子汤。牙痛用清凉药更甚者，从治之，草拨、川椒、薄荷、细辛、龙脑、青盐，为末擦之。得热而痛，得凉则止者，小承气汤加甘草、川连。凡齿痛，遇劳即发，或午後甚者，皆脾胃虚热，补中益气下六味丸。若齿龈肿痛，赤腮颊，此胃经风热，犀角升麻汤。若善饮者，齿痛腮颊肿，此胃经湿热，清胃散加葛根。因服补胃热药，致上下牙疼痛不可忍，牵引头脑，满面发热大痛，乃手阳明经中热甚而作，其齿喜冷恶热，清胃散加兰香，寒热

皆痛，当归龙胆散，上边痛，倍升麻，下边痛，倍白芷。胃中实热太甚，口臭不可近，牙根疳蚀血出，乃恣食肥甘美酒所致，清胃散加茵陈、香薷，少佐白豆蔻，先以熟大黄泻一二次，使胃中湿热去，而齿自安矣。肾虚牙浮而痛，甚则憎寒壮热，如欲脱之状，下安肾丸、还少丹，间进黑锡丹。有房劳恼怒，牙即动摇长出，服补肾清胃药俱不效者，此肾经火邪盛也，宜酒黄柏三钱，青盐、升麻各一钱，且漱且咽以摄之，或生地黄紫许，骨碎补三钱，同细辛一分，秦椒七粒，酒水浸捣，略煎入青盐少许，如上且漱且咽服之良。牙疳肿腐作痛，人中白、青黛、冰片、玄明粉为散掺之，小儿好食糖霜生疳，治之不愈者，以石蜜不时嚼之，糖因煎炼而助湿热，石蜜不经火熬，其性本寒，故能化疳，专取同气之相感也。

(龋羝〔龋羝数年不愈，当作箴明蓄血治，桃核承气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服之，好饮者多此，屡服有效。局方引涎止痛方，川椒、露蜂房微炙，等分为末，水煎入盐少许，乘热频漱，冷即吐出，或用蟾酥、银朱掺和为丸，如莱菔子大，每用一丸磨患处，便不疼，至三丸，吐浓涎数口即愈。又用不羝皂角一荚，去皮子，於皂子处安巴豆一粒，盐泥固济，烧灰研细末，用癩耳子抄少许，填入羝孔内，白芷、细辛煎漱，或温米醋，漱出虫自愈，或用食盐之滴卤漱二三次，以摄其虚箴，其痛即止，但可暂用，以其能损齿也。

牙齿动摇，还少丹常服，或六味丸加骨碎补，阴虚内热者，甘露饮，外用五倍子散、乌金散、长春牢牙散。齿间肉壅，口不能开，水浆难入，以牙硝煎汤漱之，一法，用皂白二矾汤漱之，一法，用五倍子煎汤漱之，一法以热醋漱之。

(骨槽风〔生於耳前腮颊，痛引筋骨，寒热如疟，牙关紧闭，不能进食，不待腐溃而齿便脱落，此风毒窜入骨槽所致，初则坚硬难消，急宜艾灸其外，针刺齿龈以泄其毒，用冰、硼、玄明粉，为散吹磨，内服降火化痰消肿之剂，久则疮口难合，非参、归、芍补托，兼肉桂、冬、味之类，不能破结敛肌，其治法，外科正宗颇详，疡医宜参究之，若腐肿不消，虚热不退，形焦体削者不治。

髭发

经云：肾者，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髭须黄者，多热多气，白者，少血多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箴多血，通髭璠须者，少阴多血，美须者，箴明多血。发黄白，七宝美髭丹。发白须黄，发落不生，脉弦，皮毛枯槁，是营卫气衰，黄建中下六味丸，发脱落，及脐下痛，是脾肾气衰，不能生长真阴，四君子加熟地。染须，用乌金散、乌金丹、赤金散，皆不伤髭

而璫效，一法，拣上好茄纒，留初生第一枚茄子，傍蒂上面縑去一块，嵌入水银三分，仍以縑下者掩上，栓好，馀花摘去，勿令结子，久久之茄中悉化为水，取贮铅罐中，以水浸罐之半，勿令乾，须稍一泣，全须尽黑。

唇

唇属足太阴脾明脾胃，又属手少阴太阴，心脉挟口，统属冲任二脉，上唇挟口，属足脾明，下唇挟口，属手脾明。唇燥则乾，热则裂，风则皴，寒则揭，若唇肿起白皮，皱裂如蚕茧者，名曰茧唇，有唇肿如茧如瘤者，或因七情火动伤血，或因心火传脾，或因厚味积热伤脾，大要审本证，察兼证，清胃气，生脾津，或兼滋肾，则燥自润，火自降，风自息，肿自消，若患者忽略，治者不察，妄用清热清毒之药，或用药线结去，反为翻花败证矣。肾虚唇茧，时出血水，内热口乾，吐痰体瘦，六味丸去萸加麦冬，不应，用加絳八味丸。肝经怒火，风热传脾，唇肿裂，或患茧唇，柴胡清肝散。胃火血燥，唇裂为茧，或牙龈溃烂作痛，清胃散。风客於脾经，唇燥裂无色，犀角升麻汤去白附子，加枳朮、石斛。妇人郁怒，肝脾受伤，多有此证，逍遥、归脾、小柴胡选用。唇燥口乾，生疮年久不愈，外用橄榄烧灰研末，猪脂调涂。治唇紧裂生疮，青皮烧灰敷之。唇者肉之分也，唇反者，肉先死，唇青者，为筋死。

石顽曰：唇青有二，若唇与爪甲俱青而烦渴引饮者，为热伏厥阴，竹叶石膏汤，若唇青厥冷而畏寒，振振欲墮地者，为寒犯少阴，真武汤，唇淡为脱血，宜十全大补辈，唇赤中带黄色，为脾热，黄芩芍药汤，唇赤而肿厚，漉漉然者，虽曰心火亢盛，实脾胃中有湿热，当从清胃散加絳治之。

舌

张三锡曰：心开窍於舌，心火盛则舌乾或破，脉洪实有力者，黄连泻心汤加絳。右脉虚大，四肢倦怠，而舌疮破不愈，属劳役过度，虚火上炎为患，补中益气汤。口舌唇疼有疮，皆心火炎盛，凉膈散。舌疮风热，口中乾燥，舌裂生疮，甘露饮。酒客膏粱，积热内盛，上焦痰实，舌肿胀，凉膈散泻之，须脉实有力，气壮乃可。舌强硬如猪鬃，以针刺舌紫边大脉血出即消，勿刺中央，令人血不止，此病人多不识，失治则死，风舌肿，舌下必有如虫形，有头有尾，可烧钉烙头即消。上焦痰热壅遏，势挟相火，则病速而危，毒气结於舌下，复生一小舌，名子舌胀，但胀大而强无小舌者，名木舌胀，大都痰火为患，缓者用辛凉利气化痰药，重者砭去其血即平，劳神不睡，口舌破者，自当安神养心，作心虚治。心之本脉，系於舌根，脾之络

脉，系於舌傍，肝脉络於舌本，少阴脉系舌本，风寒伤於心脾，憎寒壮热，齿浮舌肿痛，金沸草散漱口，吞一半，吐一半。经验方，治舌胀大，塞口不能饮食，用真蒲黄一味，频刷舌上，甚则加乾姜末从治之，若能服药，即以川连一味，煎浓汁呷之，以泻心火，甚者，加乾姜从治。舌上有窍，出血不止，炒槐花末掺之。病热瘖者，多舌出血，有病愈而血不止者，H中白，和冰片，掺舌即止。舌暴胀大出外，蓖油，粵作拈，烧dk薰之即消。七情所郁，则舌胀满不得息，宜舒郁清上焦，外用川乌、南星、乾姜末，贴手足心。心热则裂而疮，木舌重舌，宜三黄丸，及生蒲黄掺之。舌出不收，心经热甚，及伤寒热毒攻心，与伤寒後不调摄，往往有之，宜珍珠末、冰片、HH中白敷之，舌暴肿出口，用巴豆霜，以纸卷内鼻中，舌自收，此取辛烈开窍散火，引毒流散之意，与小儿口疳贴僂同法。平人舌上稠黑胎垢，拭之不净，经久不退，且口甜气秽，便是胃发痲之候，与伤寒暴病，府邪内实迴理，急宜淳膈散下之。

面

璣枢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於面而走空窍，其精籐气，上走於目而为睛，其别气走於耳而为听，其宗气出於鼻而为臭，其浊气出於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薰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风邪入皮肤，痰饮积府藏，则面蓄黯，脾肺二经风湿，搏而为热湿，故面生疮。面肿曰风，，紫颊赤肿，其状如，酒调消风散，食後服之，或用羌活、防风、升麻、白芷、牛蒡子之属，甚则凉膈散、生姜、汗之，外杵杏仁如膏，加玄明粉、硫黄敷之。风热面肿而痛，升麻汤加犀角、黄连、白芷、川芎、薄荷、荆芥。风热面肿痛，或咽喉不利者，犀角升麻汤。虚风证，能食麻瓚，牙关急搐，目内倣动，胃中有风，故面独肿，升麻胃风汤。

(面热面寒(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火上行而独燎其面，针经云：面热者足籐明病，调胃承气汤加犀角、川连。脉数实有力，精神茂泽，升麻汤加川连，甚者，凉膈散。咳逆倚息不得卧，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桂苓五味甘草汤加大黄利之。左半边面及耳热耳鸣，觉从少腹左亘冲上者，属肝火，实则当归龙荟丸，虚则加絳八味丸，虚甚，地黄饮子。面寒为籐虚，阴寒郁遏所致，升麻汤加熟附子，甚者，附子理中汤。籐明经虚，面热而赤者，补中益气加熟附子二三分。面赤为邪气拂郁在经，宜表不宜下。面戴籐，下虚也，伤寒用四逆汤，杂证用也黄饮子。面白善嚏，脉紧者寒也，羌活、防风、甘草、诃味，泻足太籐，少加附子以

通其脉，悲恐者，更加桂、附。面目浮肿，或紫黑，或风刺癭，消风散加絳。面上风痒，或如火丹，鼠黏子散，不应，加人叁一钱，数服即效。面部生疮，或鼻脸赤，风刺粉刺，百药不效，及面上细疮，常出黄水者，并宜硫黄膏涂之。上焦风热，则面生小疮，通圣散，脾胃虚，或吐泻後面目浮肿者，脉必缓弱，或气口虚大，六君子汤加絳。面青肝虚，面白肺虚，面黄脾虚，紫颊红阴虚。面如漆柴，手足少阴气俱绝，为血先死，若面黑而不至於枯者，六味丸。面尘脱色，为肝木失荣，人叁养荣汤。面色忽黑，乃因臭气所冲而成，或头痛，或腹痛，或呕吐，或腹胀，一味香附末，淡盐汤下三钱。面上豆痕，或斑藿，密陀僧细末，夜以人乳调敷。面上雀斑，白丁香、鹰屎白、密陀僧，唾调磨之。面上赤斑癣，鹿角灰猪脂调涂。指爪破面，轻粉研细，生姜汁调敷，无瘢痕。腮肿属风热，乾葛、甘、桔、升麻、薄荷，湿热脉洪大者，羌活胜湿汤加甘、桔、黄芩。腮，赤小豆末，鸡子清调敷，并底泥亦得。三因方，凡伸欠颊车蹉，但开不能合，以酒饮之令大醉，睡中吹皂角末搐鼻，嚏透即愈，正後以补中益气加骨碎补调之。

咽喉(哽)

经云：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悬壅者，音声之关也。咽与喉，会厌与舌，此四者同在一门，而其用各理，喉以纳气，故喉气通於天，咽以纳食，故咽气通於地，会厌管於其上，以司开阖，掩其厌则食下，不掩其喉必错，以舌抵上颚，则会厌能闭其喉矣，四者交相为用，缺一则饮食废而死矣。凡经言喉者，谓喉中呼吸不通，言语不出，而天地闭塞也，云咽塞，云癭痛者，谓咽喉不能纳唾与食，而地气闭塞也，云喉咽癭痛者，谓咽喉俱病，天地之气并闭塞也。咽喉二窍，同出一，理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後主吞，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主出而不纳，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饮食之路，主纳而不出，当食言语，则水谷乘气送入喉，遂呛而咳矣，经云，足少阴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肿上气，咽乾及痛，其证内热口乾面赤，痰涎涌上，尺脉必数而无力，盖缘肾水亏损，相火无制而然，须用六味丸加麦冬、五味，大剂作汤服之，又有色欲过度，元籛亏损，无根之火游行无制客於咽喉者，须八味肾气丸，大剂煎成，冰冷与饮，引火归源，庶几可救。乳鹅缠喉，二种不同，肿於喉紫傍者为双鹅，肿於一边者为单鹅，治法，用鹅翎粳米醋搅喉中，去尽痰涎，後以鹅翎探吐之，令着实一咯，咯破喉中，紫血即溃，或玉枢丹磨服，毒甚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法有刺少商穴甚好，刀针刺血，

急则用之，然但肿不痛者，切不宜用，盖有形而无痛者，籛之类也，当峻补其阴，若刺之，反伤阴血必死。缠喉风证，先紮日头目眩晕，胸膈紧塞，气息短促，蓦然咽喉肿痛，手足厥冷，气闭不通，饮食不下，痰毒壅盛为缠喉风，其证最急，又有紮块结於喉傍，甚则大如鸡卵，气塞不通，痰鸣不止者，为锁喉风，其证更剧，慎勿砭破，急用土牛膝，选粗者紮许，勿经水，勿犯铁，折断捣汁，和米醋半盏，鸡翅毛粵搅喉中，如牙关紧闭者，粵搅紮腮自开，开後喉中频搅以通其气，若喉紮傍有块者，涎出自消，後以人中白，入冰片少许吹喉中，日吹一次，不过三四日愈，或硼砂丹涌去顽痰，或窝枝草捣汁，和醋含漱，或天名精捣自然汁，鹅翎扫入去痰，或用马鞭草捣汁灌漱，珥肿塞不得下者，灌鼻取吐，以夺其势，然不若土牛膝汁最捷，若紮块繃合，喉中痰鸣，悬壅上缩不见，气塞不通，神丹不可救矣，用土牛膝醋搅後，以拇指捺其脊上七节紮傍，知疼痛者易已，甚者以膝垫其当背，以手抄紮佞下，向上睨紮缺盆，令胸前凸起，则气伸而得上泄，若出涎後，涕泪稠黏者，风热也，无涕泪者，风寒也，胸中有结块者，宿食也，随证治之，此证虽系时毒邪气，多有因跌扑饮食停滞而起者，宜用荆、防、甘、桔、连翘、牛蒡、薄荷、黑参、山查内解其毒，盖山查能消食散血，破结块中火，与消风散中厚朴同意，又有喉疼忽愈，毒攻胸佞，痛不可忍，气促身热，不能卧者，牛蒡子、贝母、醋炒升麻、黄药子、乾浮萍、黑参、生甘草，蜜丸嚙化，七日以後，毒深喘甚，手足指甲紫者，难治，吹药用紫口蛤蜊七枚，橄榄核七枚，文火，研细入枯矾椅一钱，以大青鱼胆一枚，置锤内晒乾，再加胆汁，三胆为度，加冰片吹之，然须戒茶百日，後无复发之虞。一切喉 肿痛及重舌木舌等证，乌龙膏，急性惟针刺血，最为上策。咽喉肿痛，作渴饮冷，大便秘结，六脉俱实，凉膈散下之。喉 脉浮，恶寒发热，多是暴寒折热，表邪势盛，非但寒凉药食能凝闭毒邪，即硼砂、白矾、白梅等酸收之品，及胆矾点喉，俱不可犯，惟当轻扬开发其表以泄火毒，急砭患处，并刺少商出血，最为要诀。走马喉风，若有头痛发热，先与一味香畔浓煎，加葶揭 R，後用荆、防、牛蒡、甘桔、连翘、薄荷、犀角之类，如口不开者，以牙皂末吹鼻取嚏，方可下药。销喉风证，有用牙皂煎汤通吐顽痰，每至皮毛脱落，大伤胃气，甚至激动其痰，锁住不能吐出，顷刻立毙者，其走马喉，有用巴豆绵裹塞鼻，每至 发其毒，不可不慎。乳鹅，用硼砂、白梅，应手获效，然性最辛烈，虽假酸收，终是以火济火，每令不时举发，人皆未省其故也。时气咽肿，普济消毒饮去麝、连苦寒之味，热服以散表为先。喉 传染是疫疠，荆防败毒

散，随证加絀。阴虚咳嗽，久之喉中痛者，必有肺花疮，难治，桔梗汤送都儼鬪，切勿用冰片吹点，证剧不胜汤药者，日用鸡子生调米饮冲服，稍缓其疼，终亦必亡而已。脾肺有热，虚火上壅，咽喉生疮，本事利膈汤。咽痛服凉药反甚者，宜用姜汁。咽中如有炙脔，或如梗状，痰火客於上焦也，半夏厚朴汤。（即四七汤〔悬壅肿痛，不可饮食，黑叁、升麻、大黄、射干、甘草煎服。咽痛，诸药不效者，此非咽痛，乃鼻中生红丝如发，悬黑泡如瘰珠，垂挂咽门，致饮食不入，杜牛膝根洗净，入好醋三五滴，同研汁，就鼻孔滴入，丝断珠破即安。悬壅痛不下食，即会厌垂长，而悬壅塞，妨碍饮食者，烧盐箸粿点之。乳鹅红肿不消，杜牛膝根研烂，用乳点纳鼻，诸哽在喉，当审何物，以所胜能制者治之，如鸬 治鱼哽，狗涎治骨哽，鹅涎治稻芒哽，鸭涎治螺蛳哽，磁石治铁哽，水银灰治金银哽，要在变通。诸物哽塞，S 烂，丸如弹子大，将所哽物煎汤吞下。吞钉铁金银铜钱等物，用硃银罐中炭，为末，银匠油槽内油调服即出，并多食肥肉，助其润下。钱哽，羶 生嚼多食效，或加茨菇汁，不应，用羊胫骨，s 性，羶 汁调服自化。诸哽，用薤白煮半熟，以绵缚定，手执线头，少嚼薤白咽，度薤至哽处，便牵引，哽即随出，又法，用丝绵一小团，如上法亦妙。误吞鱼傑謹以 串咽下睬之，有线在外者，以绵纸剪数百层穿线上，徐徐咽下，少顷引之上出。

罗谦甫治征南元帅，七旬，至楚上，因过饮腹痛，肠鸣自利，日夜纯五十行，咽癢肿痛，耳前後肿，舌本强，涎唾稠黏，欲吐不能，以手睬之方出，言语艰难，反侧闷乱，夜不 卧，其脉浮数，按之磳细而弦，先以砭刺肿上，出紫黑血，顷时肿势稍絀，遂用桔梗、甘草、连翘、鼠黏子、酒黄芩、升麻、防风，水煎令热漱，冷即吐出勿咽，恐伤脾胃也，再漱而涎清肿散，语声自出，後以辛热丸剂，以治中寒化宿食而燥脾胃，取丸之不即施行，而不犯其上热，至其病所而後化，乃治以缓也，不数服利止痛定，後胸中闭塞，作阵而痛，复以璋攻散加升麻温养脾胃，升顺正气而愈。

卷九

疮疡门

痈疽一科，自有专擅其术者，以是手辑医通，独略此门，然有兼患内证，疡医不能措指者，因取璣素金匱明之新甫等数条，列之本门，诸凡治例，未遑遍述，庶免瘠环同类之诮云。

璣枢云：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於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 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

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薰於五藏，藏伤则死矣，发於癰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发於颈，外曰夭疽，其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不入渊液，前伤任脉，内薰肝肺，十馀日而死矣，髡气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烁，其色不乐，项痛，如刺以，烦心者死，发於肩及，名曰疵疽，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痛发四五日逞偃之，发於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痛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瘦，急治之，发於胸，名曰并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人腹，不治，七日死，发於膺，名曰肝疽，色青，其状如谷实，枯萎，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半岁死，死後出脓发於佷，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状大痛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佷、翘草根各一升。

(零佷连翘根各一升也〔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发於股胫，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而痛脓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发於尻，名曰锐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发於股阴，名曰赤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髂股内，不治，十日当死，发於膝，名曰疵痛，其状大痛，色不变，寒热，如坚石，勿石，石之者死，须甚柔乃石之者生，诸痛疽之发於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发於髡者百日死，发於阴者三十日死，发於胫，名曰兔啮，其状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发於内踝，名曰走缓，其状痛也，色不变，数石其输，而止其寒热不死，发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状大痛，不急治，百日死，发於足傍者，名曰厉痛，其状不大，初如小指，发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辄益，不治，百日死，发於足指，名脱痛。(一名脱疽〔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营气稽留於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焦枯，五藏不为伤，故命曰痛，热气深甚，下陷肌肤，筋骨枯，内连五藏，向气竭，当其痛下筋骨良肉皆无馀，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病有形而不痛者，髡之类也，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无形而痛者，其髡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阴，无攻其髡，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髡伤之也，急治其髡，无攻其阴，阴髡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心烦，命曰阴胜其髡，此为不表不，其形不久。

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侶也，背三五藏之俞四，项五，此五部有痈疽者死。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籛气有馀，营气不行，乃发为痈，阴籛五相通，紮热相持，乃化为脓。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除此五者为顺矣。

素问云：膏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汗出见湿，乃生疮。营气不从，逆於肉理乃生痈肿。气伤痛，形伤肿，先痛而後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後痛者，形伤气也。

金匱云：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 渐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发热而脉见浮数，证脉相应也，脉见浮数而反 渐恶寒，是火郁不得发越，若有痛处而饮食如常必发痈肿之候，肿热未甚，尤可消散，肿热已剧，痈脓已成，後世用湿纸贴肿上，候其痈肿之头，亦不出乎此意。

浸淫疮，从口流向四支者可治，从四支流来入口者不可治，浸淫疮，黄连粉主之。

病机要云：瘰疬者结核是也，或在耳後，或在耳前，或在耳下连及颐颌或在颈下连缺盆，皆谓瘰疬，或在胸之侧，或在紮佻，皆谓之马刀，手足少籛主之此本膏粱丹毒火热之变，因虚劳气郁所致，止宜补形气，调经脉，其疮当自消盖不待汗之下之而已也，其不详脉证经络受病之理者，下之先犯病禁经禁故致失手，且有兼痰兼气兼血兼阴虚等证者，病本不同，治当求责。疮疡者火之属须分内外以治其本，内之外者，其脉砵实，发热烦躁，外无 赤，痛深於内其邪气深矣，故疏通藏府以绝其源，外之内者，其脉数， 肿在外，形证外显恐气璫而犯内，故先托 也，内外之中者，外无 恶之气，内亦藏府宣通，知其在经，当和营卫也，用此三法之後，虽未愈，必无变证，亦可使邪气峻絀而易愈。

外科精要云：热发於皮肤之间，浮肿根小至大不过二三寸者为疔，六府积热，腾出於肌肉之间，其发暴盛肿，皮肉光软，根脚广大为痈，五藏风毒积热，攻 肉骨，风毒猛暴，初生一如竇蕾，形自焦枯，触之应者乃疽也，夫五善七恶者，动息自盛，饮食知味，一善也，便利调匀，二善也，脓稠肿消不臭，三善也，神采精明，语声清爽，四善也，体气平和，五善也，烦躁时嗽，腹痛渴甚，或泄利无度，小便如淋，一恶也，脓血大泄，肿 尤甚，脓色败臭，痛不可近者，二恶也，喘 短气，恍惚嗜卧，三恶也，目视不正，黑睛紧小，白

睛青赤，瞳子上视者，四恶也，肩背不便，四肢碇重，五恶也，饮食不下，服药而呕，食不知味，六恶也，声嘶色败，唇鼻青，面目四肢浮肿，七恶也，五善见三则祛，七恶见四则危，然则病有源同七恶者，乃皮紧急而知善也，病有源同五善者，乃皮缓虚而知恶也，是岂凡医所知哉。

凡人初见发背，欲结未结，赤热肿痛先以湿纸覆其上，立视候之，其纸先乾处，即是结痛头也，取大蒜切成片，如三钱厚薄，安於头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壮即换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时方佳，最要早觉早灸为上，一日二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活，五六日，三四活，过七日则不可灸矣，若有十数头作一处生者，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饼铺头上，聚艾於蒜饼上烧之，亦能活也，若背上初发赤肿一片，中间有一片黄粟米头子，便用独蒜切去紫头，取中间切三钱厚，正安疮上，着艾灸十四壮，多至四十九壮，此谓痈疽初发，宜灸之也，然诸疮患久成漏者，常有脓水不绝，其脓不臭，内无反肉，尤宜用附子浸透，切作大片，厚三二分，於疮着艾灸之，仍服内托之药，隔二三日再灸之，不五七次，自然肌肉长满矣至有脓水恶物，渐渍根深者，郭氏用白面、硫黄、大蒜三物一处捣烂，看疮大小捻作饼子，厚约三分，安疮上，用艾灸二十一壮，一灸一易，灸後四五日，方用挺子入疮内，歹肉尽去，好肉长平，然後贴收敛之药，内服应病之剂，调理即祛矣，盖不止宜灸於疮之始发也，惟发於头脑者，皆不可灸，头为诸籛之会，灸之反助其火毒耳。

（肿疡〔薛立斋曰：肿疡者，以疮疡未溃而言也，经云：形伤痛，气伤肿，又云：营气不从，逆於肉理乃生痈肿，皆因膏粱厚味，七情阴火，或灸 n 毒，气血不和所致，当分其经络所属，五藏相胜，与元稟亏损，预为审用攻补调和之剂，速令散溃，尤当审其势之肿漫，色之赤白，与痛有微甚，毒有表，若肿高痛，便利调和，邪在表也，宜表散之，肿硬痛深，大便秘涩，邪在内也，宜下之，外无拘急，内则便利调和者，邪在经络也，宜调营卫，肿 大痛，或麻木不痛，邪气凝滞也，外用隔蒜灸，内服活命饮，或归 饮尤效，无问何部分，但赤肿者必，消若烦躁饮冷，赤痛发热，二便不通者，火热内炽也，用四味清凉饮，或活命饮加大黄尤善，若微肿微痛或不痛，籛气虚弱也，叁 内托散，微黯微赤或不赤，或恶寒而不作脓，或脓熟而不溃者，籛气虚寒也，并用千金托 散，如此则未成者自能消，已成者自能溃，尤当别其属阴属籛，或半阴半籛而治之，若泥於肿疡禁用辛热之说，不分受证之因，兼证之经，概行败毒，泛扰诸经，

诛伐无过，以致不能起发，或不能溃腐收敛，变证莫能枚举，痈疽论云：肿疡内外皆壅，宜以托 表散为主，但见肿痛，参之脉证虚弱，便与兼补，气血无亏，可保终吉，若肿疡之际，治失其法，必致溃瘍之变证，此推内经之微旨，而生平之微验者，尤当触类而长，愚奚庸赘。

(溃瘍〔溃瘍者，以疮疡脓溃而言也，脓溃而肿消痛止者为顺，若脓溃肿痛，或发寒热者，气血虚也，十全大补汤，脓溃欲呕少食，脾胃虚弱也，六君子加炮姜，手足并冷者，脾气虚寒也，六君子加姜、桂，不应，急加附子，脓溃而仍痛，或二便秘涩者，热毒未解也，清热消毒汤，热退而渴不退，津液不足也，八珍加黄、麦冬、山茱萸，热止而小便频数，肾虚也，加絳八味丸料，若热不止，或肿痛反甚，虚热内作也，保元汤加清心凉血之剂，或热退而肌肉不生者，气血俱虚也，十全大补汤，疮色夭白，或陷下不敛，寒气所袭也，五味理功散，佐以豆畔饼，脓血过多，烦躁不安，乃亡籛也，急用独参汤尤当，审其肿之软硬，饮食冷热，与脓之稠稀多少，肉之赤色青黯，及疮口之收敛迟速，而投托 消毒调补之剂，庶无变证，痈疽论云：溃瘍内外皆虚，宜以托 补接为主，盖溃瘍之变证，由於肿疡之际，治失其宜，亏损元气所致，治者可不慎欤。

(作痛不止〔疮疡作痛，当审邪之所在，证之所因，如寒热而痛，邪在表也，人参败毒散，便秘而痛，邪在 也，清热消毒汤加白蜜，肿而痛，血凝滞也，活命饮，作脓而痛者，托 消毒散，排脓胀而痛者针之，脓溃而痛者补之，气虚而痛，四君子加归、 ，血虚而痛，四物汤加参、 ，大抵形伤痛，气伤肿，不知此数者，徒以乳香、没药为止痛之方，则非所以为法矣，仍审五藏相胜相兼之证而治之，後仿此。

(作呕不止〔丹溪云：肿疡时呕，当作毒气攻心治之，溃瘍时呕，当作阴虚补之，此论其常耳，如肿赤 痛而呕者，热毒甚也，活命饮，作脓而呕者，血气虚也，六君子加归、 ，便秘而呕者，热在藏也，清热消毒汤去生地、金银花加槟榔、木香，寒药服多而呕者，胃气伤也，六君子加桔梗、柴胡，有肝气乘脾而呕者，有胃虚停痰而呕者，有郁结伤脾而呕者，皆由脾胃虚弱，毒气蓄聚，治宜调补中气，则正气而邪气去矣。

(出血不止〔疮口出血，有因五藏相胜，阴籛不调，而血不止者，有因六淫七情之气不平，而血妄行者，若因肝火内动，四物加山栀、丹皮，肝经血虚，六味丸，心虚不能统血，四物加参、术、丹皮、酸枣仁，脾虚不能统血，四君子加山栀、丹皮，脾虚郁滞，归脾汤肺气

虚，补中益气汤，气血俱虚，十全大补汤，肾气不足而肝火内动，六味丸、栀子清肝散加五味，大凡失血过多而见烦热发渴等证，勿论其脉，不问其证，急用独参汤以补其气，经云：血生於气，苟非参、归、术甘温之药，决不能愈，若发热脉大者多不治。

(肌肉不生(肌肉乃脾胃所生，收敛皆气血所主，二者相济以成者也，若肌肉不生而色赤，血热也，四物加山栀、丹皮，晡热内热，血虚也，四君子加归、地、丹皮，脓水清稀，气血虚也，十全大补汤，食少体倦，脾气虚也，补中益气汤，烦热作渴，起居如常者，胃热也，竹叶黄 汤，烦热作渴，小便频数者，肾虚也，六味丸，肉腐而不溃者，乌金膏，若肉溃而不敛者，六君子汤，外用珍珠散敷之，臭秽脉洪大而作渴，乃真气虚而邪气实也，此为难治，大凡疮疡久而不愈者，皆元气不足，或因邪气凝滞於患处，苟能调补脾胃，则元气自足，元气既足，则邪气自消，死肉自溃，新肉自生，而疮自敛矣，若不保其本，而概敷生肌之剂，是反助其邪，後更溃烂耳。

(发热不止(疮疡发热，初患乃毒气所 ，已成乃内 作脓，已溃乃血气亏损，不可概行败毒，以伤元气，盖未成者，当分邪之在表在 ，将成者，当分邪之可攻可补，已成者，当分脓之作与未作，脓已成者，当分脓之浅深高漫，脓已溃者，当分痛之止与不止，若作痛而发热者，活命饮，作脓而发热者，托 消毒散，脓出而发热者，八珍加黄 ，午前发热者，籛气虚也，补中益气汤，发热作渴，小便频数者，肾气虚弱也，加絳八味丸，脓血多而热者，籛无所附也，十全大补汤，日将晡而热者，气血虚也，八珍汤，若无寐而热者，内补黄 汤，烦躁者，血脱也，当归补血汤，自汗而热者，胃气虚也，四君子汤，恶寒发热者，肺气虚也，补中益气汤，或四君子加黄 、当归，亦有五藏相胜，夹食夹寒，六淫七情所致者，不能备述，临证详之。(大便不通(疮疡大便不通，初起则审所致之因，所见之证，而行内疏外表之法，已溃则分气血虚实传变之证，而用托 滋补之法，不可泛用苦寒疏导之剂，恐复伤真气，则肿者不能消散成脓，溃者不能生肌收敛，故丹溪云，肿疡内外皆壅，宜托 表散为主，溃疡内外皆虚，宜托 补接为主，治者审之。

(小便不通(疮疡小便不通，其因不一，当分经络虚实而药之，若溃而恶寒发热，气血虚也，八珍汤，手足并冷，籛气虚寒也，四君子加炮姜、升麻，手足不冷，乃脾气虚弱也，四加子加升、柴、半夏，寒热往来，气血虚也，十全大补汤，大便了而不了，脾气虚而下陷也，补中益气汤，切不可轻用疏导之剂，复伤元气，致肿者不能复起发腐溃，溃者不能生肌收敛，须临证制宜而治，庶无误矣。

(作渴不止〔疮疡作渴,当分经络所属,及血气虚实而治,若 痛发热,便利调和者,邪在表也,清热消毒汤,肿痛发热,大便秘涩者,邪在 也,凉膈散, 痛炽盛,邪在经络也,活命饮,右关脉洪数有力,胃火消烁津液也,竹叶石膏汤,右关脉数无力,胃虚津液短少也,补中益气汤,饮食失度,胃气内伤而亡津液者,参苓白术散,脓血出多而气血虚弱者,八珍汤加五味,禀肾不足而津液短少者,加 絳八味丸, 余当临证制宜。

(自汗不止〔疮疡溃後多汗,卫虚元气外泄,大非所宜,其禀质肥盛者,湿热外泄,犹无大患,若形槁色枯,胸中多气,血液衰少者,乃火热亢璜,为害弭甚,故治肥盛之人,溃瘍多汗,则宜托 消毒散加 絳,气虚形盛者,则宜六君子为主, 客则加麋衔、泽泻之属,形瘦之人,溃瘍多汗,则宜保元汤加归、芍,或生料六味加枣仁救其津液,庶免火气内燔,咽燥噎塞,烦扰喘咳之患,大抵溃瘍多汗,一切苦寒伤胃,膩滑夺食,辛热耗气之药,皆当切禁。

(下痢不止〔痛疽溃久,疮口不收,脓水清稀,而见泄利鹜溏,皆为脾气衰弱之候,理中、补中、四柱、六柱、二神、四神,并可选用,如下痢白 ,此脾气下陷,补中益气加姜、桂、 絳、木香之类,若见脓血下滞,须详血色之鲜晦,鲜者则宜连理汤之姜、连并进以和其中,晦者则宜理中汤稍加桂、附以温其下,赤白兼下如玛瑙色者,亦宜上法, 瑛数服不应,又当补中益气加辛温之品兼升举其籐,若下痢清血,则加茜根、乌倅、 乌梅、白芍,苟非夏秋湿热下注,则黄连、厚朴、枳 晓、槟榔、泽泻等药,皆为戈戟也。

(敷寒凉药〔疮疡敷药,当分阴籐虚实而用内治之法,不可概敷寒凉之药,若肿痛热渴,脉滑数有力,其证纯籐,宜内服解毒之剂,外敷寒凉之药,则热毒自消,瘀滞自散,若似肿非肿,似痛非痛,似赤非赤,以溃非溃,脉洪数无力者,证属半阴半籐,宜内服助托 ,兼行解毒,外敷寒凉药中兼辛热药一分,则营逆自从,血郁自散,若微肿微痛,色黯坚硬,肉色如故,久而不溃,脉按之 砵细,举指虚浮者,其证属阴,宜内服回籐之剂,外敷辛热之药,则阴毒自解,籐气自复,凡籐气虚寒,不能消散腐溃,或溃而肿不消,口不斂者,必内服温补药,外用生附子掺疮口,则歹肉自去,新肉方生,若阴寒之证而用寒凉之药,则 理闭塞,气血凝滞,毒气益深,良肉反死,疮口不斂,恶证蜂起,不可复救矣,盖治病必求其本,假如肿痛热渴,大便秘结者,邪在内也,疏利之,肿 作痛,寒热头疼者,邪在表也,发散之, 肿痛甚者,邪在经络也,和解之,漫肿微痛而不溃者,血气虚弱也,急补托之,色黯微痛而不溃,或溃而不斂者,籐气

虚寒也，温补之，如是则五藏自和，六府自调，气血自生，疮毒自解矣。

(用刀针法)疮疡用针，当审经络表之虚实，部分肌肉之厚薄而施之，夫肿高而软者，发於血脉也，肿硬而坚者，发於肌肉也，肉色不变者，发於骨也，疮未成者，解散以消其毒，已成者，托以速其脓，脓已成者，当验其生熟浅深而後针之，以指轻按便痛者，脓浅也，重按方痛者，脓深也，按之不起者，脓未成也，按之即痛者，脓已成也，若脓初生而即针，则腐溃益深而不能收敛，若疮深而针浅，则内溃不出，外血反伤，若疮浅而针深，则其脓虽出，良肉亦伤，盖疮之证，气血已伤，肌肉已坏，当随决其毒，不可拘泥人神部分，其脓一出，诸证自退，若脓出反痛，或烦躁呕逆者，皆胃气亏损，急宜托调补，凡脓已成者，急刺去，以纸拈枣油疮内，以膏药贴之，如疮反覆未痊，多是厚味七情火动而然，当审所因而调治，亦有脓清不敛，乃胃气虚弱之故，又当兼饮食调补之，若小儿患疮肿，药中加漏芦，令母服之，乳中药过，儿疮自愈。

陈毓仁曰：肿疡初起，顶高根活，色赤发热，肿疼痛，日渐高肿者顺，已成肿，皮薄光亮，饮食如常，二便调匀，身温和者顺，已溃脓稠，色鲜不臭，腐肉自脱，肿易消，身轻者顺，溃後脓厚稠黄，新肉易生，疮口易敛，食饮渐进者顺，初起顶平根散，色黯漫肿，不热不疼，身体倦怠者逆，已成肿坚色紫，不作脓，不腐溃，口乾多烦躁者逆，已溃皮烂肉坚，不腐肿，仍不消，痛仍不殊，心烦者逆，溃後脓水清稀，腐肉虽脱，新肉不生，疮口如冻，色败臭秽者死。治法，初起毋论阴籛表，知痛不知痛，起发不起发，但未成脓者，俱宜灸之，既灸不知痛者，再灸之，赤发热疼痛，有时脉来浮数，无便秘者，宜药托之，身体拘急，脉紧恶寒，饮食就暖者，邪在表也，宜汗之，肿硬痛深，口乾便秘，身热脉实者，邪在里也，宜下之，痛势甚，烦躁饮冷，舌乾口燥者，火在上也，宜清之，肿痛坚硬，背如负石，恶心乾呕，邪毒在内，宜解拨之，肿痛日深，内脓不出，瘀肉窒塞疮口者，急开导之，软漫不作脓，不腐溃，及溃後疮口散大，不生肌肉者，籛气虚也，壮脾助胃以温补之，身凉自汗，手足并冷，六脉虚细，便泄籛脱者急温之，迟则不效。西航曰：凡痈肿须观禀质，气血调治，惟霉疮结毒，非专方不应，但验病人身上有块，不时掣痛者，即为霉毒无疑，当与三白丹疏涤之，元气虚寒者，加味三白丹最妙，虚甚不胜三白丹者，五宝丹亦能疗之，肿处用精猪肉贴之，若更发热头疼，或手足颤振，筋脉缩急者，此复感风寒，触发经中郁毒也，先与万璣丹三服汗之，次用调和血气之剂，俟胃气稍

复，然後用三白、五宝治之，有用三白丹後，餘毒未尽者，此胃虚不能行其药力也，仍与调和气血之剂，俟能饮食起居，更与五宝丹，无不愈者，此因银粉劫剂，致成结毒，非仍用水银不能拨去病根也，用精猪肉贴者，猪为水兽，取其通肾气，而无癍痕之患。

(诊)身重脉缓为湿胜，身热脉大，心躁时热，乍来乍去，当遂热，诸痛眩晕动摇，脉弦，宜祛风，气涩气滞，乾燥亡津液，脉涩，须调气补血，寒胜则浮，食不得入，便溺多，恶寒脉紧细，应於水中补火，凡痈疽初起，肿赤硬，脉浮数者易治，洪大急疾者难治，弦紧砭细者危，脓成脉洪滑者易治，虚大涩滞者难治，弦小砭涩者不治，已溃脓水未尽，脉缓滑者易治，数盛弦晦者难治，涩数不调，及虚大者危，脓尽後，脉小弱缓滑者易治，迟涩虚细者难治，反洪盛或弦急者不治，溃久不敛，有歹肉乾脓，脉缓滑流利者易治，弦细小弱者难治，反数盛急疾，或虚大涩者不治。

杂门

经云：籛气有餘，为身热无汗，阴气有餘，为多汗身寒。饮食饱甚，汗出於胃，蚤而夺精，汗出於心，持重远行，汗出於肾，疾走恐惧，汗出於肝，摇体劳苦，汗出於脾。肾病者，寢汗出，憎风。津脱者，汗大泄。汗出偏沮，使人偏枯。饮酒中风，则为漏风，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

景岳全书曰：汗出一证，有自汗者，有盗汗者，自汗者，然无时，而动作则益甚，盗汗者，寐中全身汗出，觉来渐收，诸古法云：自汗者属籛虚，理不固，卫气之所司也，人以卫气固其表，卫气石固，则表虚自汗，而津液为之发泄也，治宜实表补籛，盗汗者，属阴虚，阴虚者籛必絀之，故籛蒸阴分则血热，血热则液泄而为盗汗也，治宜清火补阴，此其大法，然自汗亦有阴虚，盗汗亦多籛虚者，如遇烦劳大热之类，最多自汗，如饮食之火起於胃，劳倦之火起於脾，酒色之火起於肾，皆能令人自汗，若此者，非籛盛阴衰而何，又若人之寢寐，总由卫气之出入，卫气者，籛气也，人於寐时，则卫气入於阴分，此其时非籛虚於表而何，然则阴籛有理，何以辨之，曰：但察其有火无火，则或阴或籛，自可见矣，盖火盛而汗出者，以火烁阴，阴虚可知也，无火而汗出者，以表气不固，籛虚可知也，知斯二者，则汗出之要，无餘义矣。汗由血液，本乎阴也，经曰：籛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其义可知，然汗发於阴而出於籛，此其根本则由阴中之营气，而其薰闭则由籛中之卫气，故凡欲疏汗而不知营卫之盛衰，欲禁汗而不知囊之牝牡，吾知其不败不已也。汗证有阴籛，籛汗者，热汗也，阴汗者，冷汗也，人但知热能致汗，而不知寒亦致

汗，所谓寒者，非曰外寒，正以籛气内虚，则寒生於中，而阴中无籛，阴中供籛，则阴无所主，而汗随气泄，故凡大蚤大恐大惧，皆能令人汗出，是皆籛气顿消，真元失守之兆，至其甚者，则如病後产後，或大吐大泻失血之後，必多有汗出者，是岂非气怯而然乎，故经曰：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仲景曰：璠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是皆阴汗之谓也，故凡治阴汗者，但当察气虚之微甚，微虚者，略扶正气，其汗自收，甚虚者，非甘、姜、桂、附，速救元气不可。

自汗虽由卫气不固，胃中之津液外泄，而实关乎藏府蒸发使然，心之籛不能卫外而为固，则自汗出，包络之火郁发也，肾之阴不能退藏於密，则盗汗出，阴火乘虚蒸发也，肺气衰则表不能卫而自汗出，必喘乏少气，胃虚水谷气脱散者汗自出，必气虚少食。阴虚者，籛必絀，故发热自汗，当归六黄汤，籛虚者，阴必乘，故发厥自汗，黄 建中汤，甚者少加附子，营血不足自汗，黄 建中加当归，甚者加熟地，卫外之籛不固而自汗， 附汤，脾中之籛衰微而自汗，术附汤，肾中之籛浮游而自汗，叁附汤。身冷自汗阴躁，欲坐泥水中，脉浮而数，按之如无，经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籛皆然，此阴盛格籛，真武汤冷服。肺气虚者，固其皮毛，玉屏风散。脾虚者，壮其中气，补中益气汤。心虚者，益其血脉，当归补血汤。肝虚者，理其疏泄，逍遥散。肾虚者，助其封藏，都气丸。火气炎上，胃中之湿亦能作汗，可用凉膈散。脾胃不和，外挟风湿，身重汗出，羌活胜湿汤。风湿相搏，时自汗出，防己黄 汤。恶风自汗，桂枝汤。又有漏风证，一名酒风，不论冬夏，额上常有汗出，此醉後当风所致，经曰：有病身热懈惰，汗出如浴，恶风少气，病名酒风，治之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後饭，又曰：饮酒中风，则为漏风，漏风之状，多汗，常不可以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急，恶风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劳事，先宜五苓散热服取汗，後与黄 建中加白术、泽泻。汗出日久，用叁、 术、附等药不效，汗乾仍热，此风邪伏於经络，暂与叁苏饮，病已止服，此反治也。汗出不止，名曰亡籛，以附子理中加黄 ，外用温粉扑之。痰证汗自出，痰消汗自止，二陈加桂枯、枳、桔、香附、贝母。

多汗恶风，食则汗出如油，久不治，必成消渴，玉屏风散，少加 d 蛎。病餘气血俱虚而汗，服诸止汗药不应，用十全大补汤半剂，加熟枣仁五钱，若胸膈烦闷，不能胜阴药者，生脉散加黄 二钱，当归六分，熟枣仁三钱，一服即验。

别处无汗，独心胸一片有汗，此思伤心也，其病在心，名曰心汗，归

脾汤倍黄，或生脉散加当归、枣仁，猪心汤煎服。

(汗出不治证(汗出而喘甚者不治。汗出而脉脱者不治。汗出而身痛甚者不治。汗出发润至颠者不治。汗出如油者不治。汗出如珠者不治。汗出如襟，襟黏如珠之凝，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皆不可治。

(盗汗(金匱云：男子平人脉虚弱微细者，善盗汗出，盖平人脉虚弱微细，是卫虚不能鼓其脉气於外，所以不能约束津液，当卫气行阴，目瞑之时，血气无以固其表，醒理开则汗，醒则行籛之气复散於表，则汗止矣，名曰盗汗，亦名寢汗，此属本虚，与伤寒邪在半表不同，先与当归补血汤加炒枣仁半紮，数服後与都儼闡调补之，酒客睡中多汗，此湿热外蒸也，二妙散加白术、防风、牡蛎。血热盗汗，当归六黄汤为专药，虚人，多加叁、絳髀、连，身热，加地骨皮，肝虚，加枣仁，肝实，加龙胆草，烦心，加竹叶、辰砂、麦冬，脾虚，去苓、连加白术、芍药。伤寒籛明少籛证盗汗，柴胡、葛根随证主治，温热三籛合病，目合则汗，白虎汤。

(头汗(头为诸籛之会，额上多汗而他处无者，湿热上蒸使然，或蓄血结於胃口，迫其津液上逆所致。蓄血头汗出，剂颈而还，犀角地黄汤。头汗小便不利，而渴不能饮，此瘀蓄膀胱也，桃核承气汤。胃热上蒸，额汗发黄，小水不利者，五苓散加茵陈，甚则茵陈蒿汤微利之。伤寒痘痛耳聋，寒热口苦，头上汗出，剂颈而还，属少籛，小柴胡加桂枝、苓、术和之，凡头汗，服和营卫遂湿豁痰理气散瘀药，或发寒热，下体得汗者，为营卫气通，日渐向愈之机也。食滞中宫，热气上炎，亦令头汗，生料保和丸，倍用姜汁炒黄连。病後产後，悉属籛虚，误治必死，伤湿额上汗出，下之微喘者死，下後小便不利者亦死，伤寒阴毒等证额汗，见绪论。

(手足汗(脾胃湿蒸，傍髻於四肢，则手足多汗，热者，二陈汤加黄连、白芍，冷者，理中汤加乌梅，弱者，十全大补去芎加五味子。

(阴汗(阴间有汗，属下焦湿热，龙胆泻肝汤加风药一二味，风能胜湿也，或当归龙荟丸，及二妙散俱效，阴囊湿者，以炉甘石扑之，密陀僧未亦佳。

(半身汗出(夏月止半身出汗，皆气血不充，内挟寒饮所致，偏枯及夭之兆也，大剂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大建中辈加行经豁痰药治之，若元气稍充，即间用小续命汤一剂以开发其表，或防己黄汤加川乌以散其湿，此证虽属血虚，慎不可用四物阴药，以其闭滞经络故也。

石顽曰：汗之源不一，有因於卫气疏者，有因於营气热者，有因於

营卫不和者，盖风邪干卫，则腠理疏，营气乘表虚而外泄，则自汗，治当散邪为急，宜从仲景桂枝汤、小建中辈，迟则营气外亡，邪气内入，必变府实潮热矣，又宜三承气汤选用，此皆外感自汗也，若郁热内蒸，亦必从空窍发泄，或从肠胃下奔，或从皮毛外瞽，则郁热得散，然外泄轻於下奔，蒸热胜於乾热，以此验营卫之枯与不枯也，当从内伤虚损例治之，至於邪正交加，非汗不解，故少籛挟热，或为盗汗，或腋汗豆汗，须知从阴籛交互时，及阴籛交互处发泄者，皆阴籛不和，半表半证，小柴胡、逍遥散，皆合剂也，及乎挟风邪痰湿之类，亦多有之，至如头汗，或为湿热上攻，或为瘀血内结，亦属阴籛不和，其於阴汗股汗，又为肝家湿热下渗之徵验，岂可一概施治乎。

(诊汗家腠理疏豁，其脉必缓，兼浮则为风，兼滑则为痰，兼大则为热，兼弱为卫虚，兼颯为失血，兼迟为气虚，兼细为阴虚，经云：肺脉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肺脉缓甚为多汗，尺涩脉滑，谓之多汗，病风人脉紧数，浮碇有力，汗出不止，呼吸有声者死，不然，则主病气。

东垣治一人，二月阴雨寒湿，又因劳役所伤，病解之後，汗出不止，沾濡数日，恶寒重添厚衣，心胸间时烦热，头目昏愤，上壅食少，此乃胃中阴火炽盛，与外天雨之湿气相合，而汗出不休，遂用羌活胜湿汤，以风药去其湿，甘寒泻其热，一服而愈。

滑伯仁治一妇，暑月自汗，口乾烦躁，欲坐水中脉，浮而数，按之豁然虚散，得之食生冷乘凉所致，以真武汤，一进汗止，再进躁退，三进全安。

飞畴治陈子厚媳，八月间因产不顺，去血过多，产後恶露稀少，服益母草汤不行，身热汗出，产科用发散行血更剧，自用焦糖酒一碗，遂周身络脉極楚难堪，恶露大下，昏碇戴眼，汗出如浴，但言心痛不可名状，此血去过多，心失其养故痛，肝主筋，为藏血之地，肝失其荣，故络脉極楚不堪，且汗为产後之大禁，若非急用人参，恐难保其朝夕也，用四君合保元加白芍、五味，一剂汗止，因其语言如祟，疑为瘀血未尽，更欲通利，予曰：声怯无神，此属郑声，且腹不疼痛，瘀何从有，此神气散乱不收之故，前方加入枣仁、龙齿，诸证渐平，後服独参汤，至弭月而安。

不得卧(多卧、嗜卧)

璣枢云：卫气不得入於阴，当留於籛，留於籛，则籛气满，籛气满，则籛盛，不得入於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卫气行籛阴则寐，此其常也，失其常则不则寐，行得静而藏魂，所以目不得瞑也(壮者

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素问云：阴虚故目不瞑，补其不足，泻其有馀，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籛已通，其卧立至，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馀而已也。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

不寐有二，有病後虚弱，有年高人血衰不寐，有痰在胆经，神不归舍，亦令人不寐，虚者，六君子加枣仁，痰者，璣枢半夏汤。虚劳烦热不得眠，酸枣汤，或酸枣仁一紮炒研，水煎绞取汁，下米二合煮糜，以生地五钱捣汁入，更煮过，时时服之。大病後虚烦不得眠，竹叶石膏汤。水停心下不得眠，茯苓甘草汤。妇人肥盛多郁不得眠者吐之，从郁结痰火治，大抵胆气宜静，浊气痰火扰之则不眠，温胆汤，用猪胆汁炒半夏面加柴胡三钱，炒枣仁一钱五分，立效，盖蚤悸健忘矢志心风不寐，皆是痰涎沃心，以致心气不足，若凉心太过，则心火愈微，痰涎愈盛，惟以理痰顺气为第一义，导痰汤加石菖蒲。有寐中觉魂魄飞荡蚤悸，通夕不得安眠，是肝虚受邪也，其人易怒，魂不归肝，是以飞扬，独活汤、珍珠母丸，次第服之。喘不得卧，以喘法治之，苏子、橘红、甘草、桔梗、竹茹。厥不得卧，以脚气法治之，牛膝、丹皮、木通、礞香、观桂。虚劳咳嗽，形脱不得卧，不可治。烦不得卧，诸药不效者，栀子畔汤下朱砂安神丸，不应，用益元散加牛黄，更不应，虚火用事也，补中益气汤下朱砂安神丸，间进六味丸，恒服方效，有病久馀热不止，久不得卧者，六味丸滋其真阴，自然热止安卧矣。脉数滑有力不眠者，中有宿滞痰火，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心下硬闷，属宿滞，半夏、白术、茯苓、川连、枳实。病後，及汗下後，与溃疡不得眠，属胆虚，人参、茯苓、炒枣仁、陈皮。麦冬、圆眼肉为主，有火，脉数口乾，加知母、川连、竹茹，心烦，用炒黑山栀。

石顽曰：平人不得卧，多起於劳心思虑，喜怒蚤恐，是以举世用补心安神药，鲜克有效，曷知五志不伸，往往生痰聚饮，饮聚於胆，则胆寒肝热，故魂不归肝而不得卧，是以内经用半夏汤涤其痰饮，则阴籛自通，其卧立至，一少年因恐虑紮月不卧，服安神补心药无算，余与温胆汤倍半夏、柴胡，一剂顿卧紮昼夜，竟尔霍然，复有一人遗精烦扰不得卧，与六味丸料加枣仁，数服而安寝如常，更有一人，溃疡久不收敛而不得卧，疡医不能疗，令用大剂十全大补而安，大抵因病不得卧，当详所因，亦不专主胆病也。

(多卧〔经云：卒然多卧者，邪气客於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

饮汤，卫气久留於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

胆虚不眠，寒也，酸枣仁一掬炒为末，醇酒调服，胆实多卧，热也，酸枣仁一掬生为末，茶清调服。

(嗜卧(东垣云：脉缓怠惰，四肢不收，或大便泄泻，此湿胜，从胃苓汤。食入则困倦，精神昏旨而欲睡者，脾虚也，六君子加曲、蘖、山查。时值秋燥，怠惰嗜卧，兼见肺病，洒淅恶寒，不嗜食者，此膈气不伸也，升籛益胃汤。

不能食(恶食、饥不能食(

经云：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精气并於脾，热气留於胃，胃热则消谷，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寒，故不嗜食也。

东垣云：太阴所谓恶闻食臭，胃无气，故恶食臭也，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故不能食，皆作虚论，若伤食恶食，自有本门，不在此例。病人脉缓，怠惰，四肢重着，或大便泄泻不食，此湿胜也，胃苓汤。病人脉弦，气弱自汗，四肢发热，或大便泄泻不食，皮毛枯槁发脱，黄建中汤加絳。病人脉滑，气口盛於人迎，或涩滞不调，其人痞满，呕逆不食，此有宿食，保和丸、枳术丸消导之。病人脉虚气弱，脾胃不和，或兼恶心不食，六君子、枳实理中选用，有痰，用导痰汤。虚而有痰，用人参四掬，半夏一掬，姜汁浸一宿，晒为末，面糊丸，食後生姜汤下。

许学士云：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效，授以二神丸服之，顿能进食，五更肾泻尤宜，此病不可全作脾气治，盖肾气怯弱，真元衰削，是以不能消化饮食，譬之釜底无薪，水谷不能腐化也。

(恶食(恶食有虚实之分，实则心下闷痛，恶心口苦，二陈加黄连、枳、术，虚则倦怠，色痿黄，心下软，理功散加砂仁、木香，有痰恶心，六君子加香、砂。

(饥不能食(此证有二，一属胃中虚热，六君子加姜汁炒黄连，一属阴火乘胃，六味丸加赤桂、五味。又热病後馀热未尽，脉虚洪不实者，人参白虎汤。

石顽曰：胃主出纳，脾司端化，故不食皆为中土受病，然胃之土，体籛而用阴，脾之土，体阴而用籛，胃实则痞满气胀，胃虚则饮食不甘，胃热则饥不能食，胃寒则胀满不食，胃津不布，则口淡无味，胃中火盛，则消渴易饥，有痰则恶心呕涎，脾虚则食後反饱，脾津不藏，则口甘畏食，脾挟肝热，则舌酸吐酸，此皆中土受病也，至於肾藏籛虚，不能腐熟水谷，又当归重於命门，火为土母故也。

喻嘉言治一人，病後胃中隐隐作痛，有时得食则已，有时得食转

加，大便甚难，小水不畅，盖因脾中津液，为邪火所烁，津液未充，火势内蕴，易於上燎，所以得食以压其火则安，若食饮稍过，则气不能转输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则气不复，气不复，则胃中清浊混乱，不肯下行，而痛终不免也，於是订降火生津，下气止痛方，为常用之药，务先收摄肾气不使外出，然後浊气之源清，而膀胱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气以下行矣。

石顽治孝廉徐侯斋尊阃，不得寐，不能食，心神恍惚，四肢微寒，手心热汗，至晚则喉间热结有痰，紮耳时如充塞，遍服安神清火药罔效，邀石顽诊之，六脉萦萦如蜘蛛丝，而微显弦数之象，此中气久郁不舒，虚火上炎之候也，盖绿缘斋素居涧上，自鼎革三十年来，茧足杜门，粥不继，乃阃克相夫志，力竭神劳所致，本当用归脾汤以补心脾之虚，奈素有虚痰阴火，不胜、圆之滞，木香之燥，遂以五味理功，略加归、芍、肉桂以和其阴，导其火，不数服而食进寝盛，诸证释然矣。

不能语

人有一生不能言者，此肺窍窒塞，肾气不能上通於咽，如管钥之固闭其窍，不能通呼吸之气也，若因病而不能语者，惟中风伤寒暴病有之，近有顾允祥之妇，暴怒伤食，喘胀呕逆不止，医者痕认风邪，而与表药，遂昏愤目瞪不语，呼之不省，乃求救於石顽，其脉六部涩伏，知为痰因气闭所致，本当因势利导，探吐以通其窍，缘病家畏其吐剧，遂与导痰汤加菖蒲、远志，一啜便能语言，更与前药加槟榔、铁落，得下而安，门人问曰：此病既当探吐，何下之亦能取效，固谓之曰：治病贵乎圆活，但得开通经络，管钥自空，设用橘皮浓煎，亦可探吐，叁芦浓煎，亦可灌吐，姜汁、竹沥，亦可取吐，在丰稔之家，局方至宝丹、牛黄丸、苏合香丸，皆可取用，奚必拘於何药方为合剂耶。

消瘵

经云：二籛结，谓之消（二籛者籛门也，手籛明大肠主津，病消则目黄口乾，是津不足也，足籛明胃主血（热则消谷善饥，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结者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也）瘵成为消中。心移热於肺，传为鬲消，

（鬲上烦渴，饮水多而善消（肺气不化小便反少也）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君火失政，则阴火乘之，故肺金虽便反多（

有客热消水，而下焦真肠籛失守，溲死不治（故大肠移热於胃，善食而瘦，谓之食儉（食儉谓食移易而过，胃热不生肌肉，津液内烁

而消见於外也，若胃移热於胆而食儉，则有烦热口苦之患矣〔肾热病者，先腰痛 酸，苦渴数饮身热。有口甘者，病名脾瘕，五味入口，藏於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热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癩，芳草发狂，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热气留於小肠，肠中痛，瘕热焦渴，则坚乾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消瘕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金匱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肾主藏精以施化，若精泄无度，火动不已，则肺气伤燥而思水，水入於胃，不得肺气之化，不复上归下轮，肾病则气不约束调布，岂不饮一斗而出一斗乎，故用肾气丸，全赖桂、附之辛温，蒸发津气，以润藏府百骸，岂云专补其肾哉。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此言水气不化之渴，与渴欲饮水，水入即吐，名曰水逆之渴，证虽稍痺，而水气阻碍津液则一，故并宜五苓以输散之，水散则津液灌溉，而渴自已耳。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治伤寒冷水 灌，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是治表之水寒，今治热而渴饮水不止者，亦取其咸寒退火，有益水润燥之功，一味而絜得之，若治心移热於肺，传为高消者尤宜。

赵养葵云：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饮，逆调论谓心移热於肺，传为高消者是也，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瘕成为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汤治之，下消者，烦躁引饮，耳轮焦乾，小便如膏，此肾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详别如此，余又有一说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其间调摄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肠胃合消，五藏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惟六味、八味、加絳八味，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则渴自止矣，白虎与承气，非其所治也，总之是下焦命门火不归元，游於肺则为上消，游於胃即为中消，以八味肾气丸引火归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济，气上薰蒸，肺受湿润，而渴疾愈矣。或曰：人有服地黄汤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如上消中消，可以用前丸缓治，若下消已璠，大渴大燥，须加灭八味丸料一斤，肉桂一

紫，水煎六七碗，恣意冰冷服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处方之制，存乎人之变通耳。有等渴欲引饮，但饮水不过一二廿即厌，少顷复渴，饮亦不过若此，但不若消渴者之饮水无厌也，此是中气虚寒，寒水泛上，逼其浮游之火於咽喉口舌之间，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水见水，正其所恶也，治法，如面红烦躁者，理中汤送八味丸。

喻嘉言曰：消渴之患，常始於微而成於着，始於胃而璫於肺肾，始如以水沃焦，水入犹能消之，既而以水投石，水去而石自若，至於饮一溲一，饮一溲二，则燥火 u 阴，操立尽之势而成矣，内经有其论，无其治，金匱有论有治也，而集书者，采伤寒论厥阴经消渴之文繙入，後人不能决择，斯亦不适於用也，盖伤寒传经热邪，至厥阴而尽，热势入深，故渴而消水，及热解则不渴，且不消矣，岂杂证积渐为患之比乎，谨从内经拟议言之，经谓治消瘵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此中消之所由来也，肥而不贵，食弗给於鲜，贵而不肥，餐弗过於饗，肥而且贵，醇酒厚味，孰为限量哉，久之食饮酿成内热，津液乾涸，求济於水，然水入尚能消之也，愈消愈渴，其膏粱愈无已，而中消之病成矣，夫既瘵成为消中，随其或上或下，火热炽盛之区，以次传入矣，上消者，胃以其热上输於肺，而子受母累，心复以其热移之於肺，而金受火刑，金者，生水而出高源者也，饮入胃中，游溢精气而上，则肺通调水道而下，今火热入之，高源之水，为暴虐所逼，合外饮之水，建练而下，饮一溲二，不但不能消外水，且并素酝水精，竭绝而尽输於下，较大府之暴注暴泄，尤为其矣，故死不治也，至於胃以其热由关门下传於肾，肾或以石药耗其真，女劳竭其精者，籀强於外，阴不内守，而小溲浑浊如膏，饮一溲二，肾消之病成矣，故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开，则水无输泄而为肿满，关门不闭，则无底止而为消渴，消渴属肾一证，金匱原文未脱，其曰饮一斗溲一斗者，肾气丸主之，於此蒸动精水，上承君火，而止甚下入之籀光，此正通天手眼，张子和辄敢诋之，既诋仲景，复谗河间，谓其神芎丸，以黄芩味苦入心，牵牛、大黄驱火气而下，以滑石引入肾经，将离入坎，真得黄庭之秘，颠倒其说，阿私所好，识趣卑陋若此，又何足以入仲景之门哉，何柏斋消渴论中已辨其非，吾观戴人吐下诸按中，从无以治消渴一案者，然以承气治壮火之理，施之消渴，又无其事矣，故以下消之火，水中之火也，下之则愈燔，中消之火，竭泽之火也，下之则愈伤，上消之火，燎原之火也，水从天降可灭，徒攻肠胃，无益反损，夫地气上为云，然後天气下为雨，是故雨出地气，地气不上，天

能雨乎，故亟升地气以慰三农，与亟蒸肾水以溉三焦，皆事理之必然者耳。内经曰：心移热於肺，传为鬲消，戴人谓鬲消犹未及於肺，至心移寒於肺，乃为肺消，如此泥文害意，非能读内经者也，要识心肺同居膈上，肺为娇藏，移寒移热，总之易入，但寒邪入而外束，热邪入而内传，均一肺消，而治则有分矣。

肾消之病，古曰强中，又谓内消，多因恣意色欲，或饵金石，肾气既衰，石气独在，精髓失养，故常发虚痿，不交精出，小便无度，唇口乾焦，加絳八味丸，用生脉散下。千金云：有人苦热不已，皆由服石所致，种种服饵，不能制止，惟朴硝煎，可以定之。男子消渴，饮一斗，溲一斗者，肾气丸，饮一溲二者难治。渴家误作火治，凉药乱投，促人生命，宜多服生脉散滋养之。上焦蕴热消渴，小便赤涩，清心莲子饮。心膈有热，久则引饮为消渴，名曰鬲消，胃满烦心，津液短少，宣明麦门冬饮子。老弱之人大渴，易老门冬饮。消中能食而瘦，口舌乾枯，大渴引饮自汗，大便秘燥，小便频数，兰香饮子，烦热大渴，引饮不止，脉大滑实，甘露饮子。胃热口臭，烦渴引饮，面赤唇乾，气口脉短滑者，泻黄散。食已如饥，胃热消谷，籛明脉盛，心火上行，面黄肌瘦，胸满豆胀，小便赤涩，七味白术散。心膈有热消渴，咽乾面赤，生料固本丸加黄、甘草、石斛、泽泻、枇杷叶。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或渴饮水多，停蓄不散，心下辘辘有声，小便不利者，并宜五苓散，若热渴不止，加人参。三消久而小便不臭，反作甜气，此脾气下脱，为病最重，七味白术散，有溺桶中浮在面上如猪脂溅在桶边，或如柏油者，此肾虚不能约制，脾胃之膏液下流，用白术散，肾气丸，可救十之一二。脾消之证，饮食入腹，如汤沃雪，随小便而出，出於溷僻螭渠，皆旋结如白，肌肤日消，用热药则愈甚，用凉药则愈虚，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乾，或籛强兴盛，不交而泄，不久当毙，孙真人云：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何者，消渴之人，必於大骨间发痈疽而卒，所以专虑发大痈也。

(诊〔石顽曰〕：经言消瘵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见消证脉显实大，为证脉相符，虽久可治，若见悬小而坚，不但脉不应病，且真藏发露，其可疗乎，设消证脉小，而不至於虚悬坚劲，又当从仲景肾气丸正治矣，然历诊消瘵之脉，无有不带数象者，但须察浮数砵数，在左在右，尺甚寸，及有馀不足，兼见何脉，而为审治，又须详南北风土之强弱，病人禀气之厚薄，合脉象而推之，庶几无虚虚之虞矣，大抵北人消瘵，脉多砵石滑数，以北方寒水司权，且素食煤火，肾气多厚，故用蔞张寒泻之法，往往获效，然间有

恃力作强，以水为事，乃致虚籛不守，封藏不固，而见右尺数大，为下消者，亦有真阴耗竭，肾气不升，肺藏枯燥，而见寸口数盛，为上消者，天有竭力房室，服食悍，火土太强，恣意饮，而见气口动滑，为中消者，又不可限以风土，急须导火壮水，除陈气等法，若大江已南，木堯蕙生之界，患消瘵者，从无砵石之脉，即有砵数，按之必濡，多有尺内见弦，及气口命门大数，或紫寸浮滑者，以东南水土孱薄，虚籛易动，肾水易亏，当璫遵金匱东垣养葵，犹恐不及，况可效用蕪张之法乎，至若庾岭而南，消瘵之脉，亦绝无砵石之候，多见浮大数盛，外示有馀，中实不足，以其籛气泄而不藏，肾气溢而不满，故其治仅可用辛凉以清其热，甘寒以滋其阴，若辛热导火，苦寒泻气等药，总无於预也，至於临病审察，又当随左右尺寸之太过不及，而为决继，太过见於寸口，多为气病，不及见於尺内，多为肾虚，又在左偏弦，为精髓受伤，在右偏旺，为虚籛发露，然其邪皆自内发，故表证表脉绝少，即金匱五苓散一条，亦是水气不化，津液不行而渴，故显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之证，见消瘵虽有浮脉，亦是客邪为患，非此证之本脉，故特表而出之。

石顽治太学赵雪访，消中善食，日进膏粱数次，不能敌其饥势，丙夜必进二盞，食过即昏昏嗜卧，或时作酸作甜，或时梦交精泄，或时经日不饮，或时引饮不彻，自言省试劳心所致，询其先前所服之药，屡用安神补心，滋阴清火，俱不应，延至麦秋，其证愈剧，始求治於石顽，察其声音，浊而多滞，其形虽肥盛色苍，而肌肉绵软，其脉六部皆洪滑而数，惟右关特甚，其紫尺亦洪滑，而按之少神，此肾气不充，痰湿挟阴火泛溢於中之象，遂与加味导痰加兰香，数服，其势大絀，次以六君子合佐金，枳实汤泛丸服，後以六味丸去地黄，加鯮襟、用藜，平调紫月而康。

又治朔客白小楼，中消善食，脾约便艰，察其形，瘦而质坚，诊其脉，数而有力，时喜饮冷气酒，此酒之湿热内蕴为患，遂以调胃承气三下，破其蕴热，次与滋肾丸数服，涤其馀火而安。

又治粤客李之，上消引饮，时当三伏，触热到絀，初时自汗发热，烦渴引饮，渐至溲便频数，饮即气喘，饮过即渴，察甚脉象，惟右寸浮数动滑，知为热伤肺气之候，因以小剂白虎加人参，三服，其势顿絀，次与生脉散，调理数日而痊。

又治薛廉夫子，强中下消，饮一溲二，因新娶继室，真阴灼烁，虚籛用事，籛强不倒，恣肆益甚，乃至气息不能相续，精滑不能自收，背曲肩随，腰胯疼软，足膝痿弱，寸步艰难，糜粥到口即厌，惟喜膏粱方物，其脉或时数大少力，或时弦细数疾，此阴籛离决，中空不能

主持，而随虚火辄内辄外也，峻与八味、肾气、保元、独参，调补经年，更与六味地黄，久服而祛。

又牙行邵渭宾，仲夏与一婢通，因客至蚤恐，精气大脱，即凛凛畏寒，翕翕发热，畏食畏饮，小便淋漓不禁，邀石顽诊之，六脉弦细如丝，责责如循刀刃，此肾中真籥大亏之兆，令服生料六味，稍加桂、附以通籥气，其左右亲戚，咸谓夏暑不宜桂、附，另延一医，峻用人参、附子月馀，饮食大进，犹谓参、附得力，恣饵不彻，遂至日食豚蹄鸡鸭七八莖，至夜预治熟食，听甚饱莖二次，如此又紮月馀，形体丰满备常，但苦时时嘈杂易饥，常见青衣群鬼，围绕其侧蓐惧，复邀石顽诊治，甚脉皆滑数有力，而右倍於左，察其形色多滞，且多言多笑，而语多不次，此味痰壅寒於中，复加辛热助其淫火，始本阴虚，未传中消之患也，不急祛涤，必为狂痴之病，为制涌吐之剂，迟疑不进，未几，忽然大叫发狂，妄言妄见，始信余言之非谬也。

痰火

石顽曰：痰火一证，方书罕及，近惟郢中梁仁甫国医宗旨，专为立言，然皆泛引肤辞，且所用方药，专事降泄，略无切於病情，殊非指南之谓，夫所谓痰火者，精髓枯涸於下，痰火凭陵於上，有形之痰，无形之火，交固於中，良由劳思伤神，嗜欲伤精，加以饮食不节，血肉之味，蕴酿为痰为火，变动为咳为喘，其在平无恙之时，贮积窠囊之中，或时有所触发，则冲膈透膜，与潮宗之泛滥无垠，观其外显之收，颇有似乎哮喘，察其内发之因，反有类乎消中，消中由阴邪上僭，摄之可以渐神，哮喘由表邪内陷，温之可以暂安，此则外内合邪，紮难分解，温之燥之升之摄之，咸非所宜，况乎触发发端，治非一律，何怪时师之茫无统绪乎，予由是而因病制宜，特立玉竹饮子一方，为是证之专药，临证以意增絀，庶几款治病情，其有兼挟客邪者，又须先彻标证，然後从本而施，自然信手合辙，如因感风寒而发，则香苏散为至当，略加细辛以开肺气，香畔以通肾邪，散标最捷，盖香、苏性降，可无升举浊垢之虞，他如麻黄、桂枝、柴、防升、葛、羌、独、川芎等味，能鼓动痰气，薄荷、荆芥、橘皮、苏子等味，能耗散真气，璧、连、知、柏、赤白芍、塘菱根，石膏等味，能敛闭邪气，皆宜远之，因饮食而发，宜金匱枳术汤，随所伤之物而为参用，谷伤曲、蘖，酒伤瓌葛，肉伤炮查，麸面伤加草果，鸡鸭卵伤加杏仁，痰食交结，则加橘、半，食积发热，必加黄连，黄连与枳实同用，善消痞满，半夏与白术同用，专端痰湿，然须生用力能豁痰，痰去则津液流通，热渴自解，非苍术、南星燥烈伤津之

比，因恼怒而发，砱香降气散和滓煎服，不但理气化痰，亦可消喘食滞，其或兼冒微风，另煎香苏散以协济之，原其触发之因，不出风食气三者为甚，然皆人所共知，惟是触感风热而发者，世所共昧，盖寒伤形而不伤气，气本乎肺，肺气受伤，咳嗽喘满，势所必致，而寒客皮毛，皮毛为肺之合，邪从皮毛而入伤於肺，咳嗽喘满，亦势所必致，何怪举世医师，一见喘咳，概以表散为务，良由不辨内因外因之故耳，曷知外因从表而伤有形之津，证属有馀，故一咳其痰即应，而痰味清稀，内因从肺而伤无形之气，证属不足，故屡咳而痰不得出，咳剧则呕，此不但肺病而胃亦病矣，是予玉竹饮子方中，茯苓、甘草专为胃家预立地步也，至於标证散後，馀火未清，人参未宜遽用，玉竹饮子，尤为合剂，病势向衰，即当滋养脾胃，璋功散加萎甬，取橘皮为宣通气化之报使，气虚不能宣发其痰，又需局方七气汤，借肉桂为热因热用之向导，若其人形体虽肥，而色白气虚，则以六君子汤加竹沥、姜汁，即有半夏，亦无妨碍，食少便溏者，竹沥又为切禁，宜用伏龙肝汤代水煎服，脾气安和，津液自固，可无伤耗之虑矣，瘦人阴虚多火，六味地黄去泽泻合生脉散，使金水相生，自然火息痰降，去泽泻者，以其利水伤津也，若命门脉弱，真火式微，或不时上冲，头面烘热，又须六味地黄加肉桂、五味子以摄火归阴，阴平籀秘，精神乃治，须知治痰先治火，治火先养阴，此为台痰治火之的诀，然後有真气浮散之璫，草根木实，无济於用，又须金石以镇固之，予尝借服食方中璫飞散，取云母以摄虚籀，锤乳以通肺窍，菊花以清旺气，兼天冬、地黄、人参之三才，以固精气神之根本，即修内丹，不外乎此，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无以此言质之梁子。

梁仁甫云：病痰火者，或吐血，或衄血，或喉疼身热溺黄，皆热证也，庸医妄投苦寒泻火之剂，不知苦寒能泻脾胃，脾胃土也，及人身之本也，今火病而泻其土，火未尝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则胃虚，因而饮食殊少，甚至泄泻肌肉消瘦，不可救药矣，世俗谓病痰火者，服童便最好，余治痰火，每禁服童便，盖童便降火虽速，而损胃多矣，故治火病，以理脾主为主，此真诀也。

(诊)痰脉砱弦细滑，大小不匀，皆痰气为病，左右手关前脉浮大而实者，膈上有稠痰也，关上脉伏而大者，清痰也，丹溪云：人得涩脉，痰饮襟固，脉道阻滞，卒难得开，必费调理。

黄瘡(目黄)

经云：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瘡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溺黄赤安卧者，曰黄瘡，食已如饥者，曰胃

瘴，目黄曰黄瘴。

金匱云：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枝枯加黄汤主之。

黄家一证，大率从水湿得之，治湿之法，当利小便为第一义，然脉浮者，知湿不在而在表，又当以汗解之，设表湿乘虚入而作瘴闭，又当利其小便也，故下条云：黄瘴病，茵陈五苓散主之活，法在心，可拘执乎。

黄瘴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夫病酒黄瘴，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

酒黄瘴者，或无热，靖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砭弦者，先下之。酒瘴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

酒黄瘴，心中懊绍，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此即枳实栀子擘汤之变名也，大病後劳复发热，服枳实、栀子、擘三味，覆令微汗，使馀热从外而解，若有宿食，则加大黄从内而解，此治酒瘴之脉砭弦者，用此方以下之，其脉浮当先吐者，则用栀子擘汤，可不言而喻矣，盖酒瘴伤胃发黄，无形之湿热，故宜栀子擘涌之，与谷瘴之当用茵陈蒿者，泾渭自殊，即此汤亦自治酒食并伤之湿郁，故可用下，观枳实栀子擘汤之加大黄，亦是因宿食而用也，更有栀子柏皮汤治身黄发热一证，又以苦燥利其渗道也，合此比例而推，治黄之法，无馀蕴矣。

酒瘴下之，久久为黑瘴，目黄面黑，心中如蒜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金匱治酒瘴，用或吐或下之法，言虽错出，义实一贯，盖酒之积热，入膀胱则气体不行，必小便不利，积於上焦，则心中热，积於下焦，则足下热，其无心中足下热者，则靖言了了而不神昏，但见腹满欲吐鼻燥三证，可知其膈上与腹中，阴膺交病，须分先後治之，当辨脉之浮砭，以定吐下之先後，若但心中热欲呕吐，则病全在上焦，吐之即愈，何取下为哉，其酒热内结，心神昏乱，而作懊绍及痛楚者，则不可不下，故以栀子、香擘，皆治其心中懊绍，大黄荡涤实热，枳实破结，遂去宿垢也，但以此之法，不可久用，久久下之，必脾肺之膺气尽伤，不能统领其阴血，其血有日趋於败而变黑耳，然酒瘴之黑，非女劳瘴之黑也，女劳瘴之黑，为肾气所发，酒瘴之黑，为败血之色，因酒之湿热伤脾胃，脾胃不和，膺气不化，阴血不调，若更下之，久久则调化之用愈耗矣，气耗血积，败腐瘀浊，色越肌面为黑，味变於心，咽作嘈杂，心辣如蒜状，营血衰而不行，於皮肤，爪之不仁，输於大肠，便如漆黑，其目黄与脉浮弱，皆病血

也，仲景於一酒瘕，胗列先後次第，以尽其治，其精而且详如此。谷瘕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瘕，茵陈蒿汤主之。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利名曰女劳瘕，腹如水状，不治。

女劳之瘕，惟言额上黑，不言身黄，简文也，然黑为北方阴晦之色，乃加於南方离明之位，以女劳无度，而脾中之浊阴，下趋入肾，水土互显之色，乃至微汗亦随火而出於额，心之液且外亡矣，手足心热，内伤皆然，日暮箴明用事，箴明主阖，收敛一身之湿热，疾趋而下膀胱，其小便自利，大便黑时溏，又是膀胱蓄血之验，腹如水状，实非水也，正指蓄血而言，故为不治。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瘕，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

此治女劳瘕之急方也，夫男子精动，则一身之血俱动，以女劳而倾其精，血必继之，故因女劳而尿血者，其血尚行，犹易治也，因女劳而成瘕者，血瘀不行，非急去膀胱少腹之瘀血，万无生路，乃取皂矾以涤除瘀垢，硝石以破积散坚，二味相胥，锐而不猛，此方之妙用也。

黄瘕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 实，当下之，大黄硝石汤。

黄瘕最难得汗，自汗则表从汗解，故曰：此为表和 实，方用大黄、硝石解散在 血结，黄柏专祛下焦湿热，栀子轻浮，能使 热从渗道而泄也。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详此治瘀血发黄之缓剂，以诸黄虽多湿热，然经脉久病，不无瘀血阻滞也，肘後方以此治女劳瘕，身目尽黄，发热恶寒，少腹满，小便难，以大热大寒女劳，交接入水所致，用发灰专散瘀血，和猪膏煎之，以润经络肠胃之燥，较硝石矾石散，虽缓急轻重悬殊，散瘀之旨则一也。

瘕而渴者，其瘕难治，瘕而不渴者，其瘕可治，发於阴部，其人必呕，箴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瘕为湿热固结，阻其津液往来之道，故以渴与不渴，证津之通与不通也，呕为肠胃受病，振寒发热，为经络受伤，於此可证其表 阴箴而治也。

黄瘕者，色如薰黄，一身尽痛，乃湿病也，色如橘子黄，身不痛，乃

瘵病也。瘵分为五，黄汗，黄瘵，谷瘵，酒瘵，女劳瘵。黄汗者，其证
紫脛自冷，从腰已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
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宜 芍桂酒汤，昼
热，加防风，夜热，加当归，食少，加白术、茯苓。黄瘵有乾有湿，乾
黄者，肺燥也，小便自利，四肢不碍重，渴而引饮，栀子柏皮汤，湿
黄者，脾湿也，小便不利，四肢碍重，似渴不欲饮者，麻黄连轺赤小
豆汤，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渴者，茵陈
五苓散。谷瘵者，食毕即头眩，心中怫郁不安，遍身发黄是也，小柴
胡去参加白术、炮姜、胆草、枳实，二便秘者，茵陈蒿汤，胃瘵食已
如饥，胃热消谷，面黄瘦，胸满促胀，小便秘赤，补中益气加猪胆汁
炒黄连、酒黄柏、泽泻。酒瘵者，身目发黄，腹如水状，心下懊绍而
热，不能食，时时欲吐，足脛肿，小便黄，面发赤斑，此因饥中饮
酒，大醉当风入水所致，栀子大黄汤，酒瘵下之，久久为黑瘵者，前
方去大黄合犀角、地黄，不应，去地黄加桂心、桃仁、穿山甲。色瘵
者，身黄额上微黑，小便利，大便黑，此因房事过伤，血蓄小腹而发
黄，故小腹连腰下痛，大黄附子汤去细辛加肉桂，若神思困倦，头
目昏重，脾气不端，大便不实者，四加子汤下硝石矾石丸。阴黄者，
厥冷脉涩，或服寒凉过多，变为阴黄，或因过食寒物而作，四肢皮
肤皆冷，心下痞满，眼涩不欲开，自利 卧，茵陈附子乾姜汤，或茵
陈四逆汤加白术，冷食不化，腹中结痛，去甘草加枳实、白术、草豆
蔻，小便不利，加桂、苓、泽泻。有瘀血发黄，大便必黑，腹促有块
或胀，脉涩或弦，大便不利，脉稍实而不甚弱者，桃核承气汤，下尽
黑物则退。失血後崩後，一切病後，脾胃肺元气大伤，面色痿黄，或
淡白色，悉属虚，从内伤治，不可误认作瘵。食劳瘵黄，俗名黄胖，
夫黄瘵者，暴病也，瘵黄者，宿病也，至有久不愈者，温中丸、枣矾
丸，然此仅可治实人，及田家力作之辈，若膏粱柔脆之人，未可轻
试也，戴氏云：食积发黄，量其虚实而下之，其馀但利小便，小便清
利，则黄自退。喻嘉言曰：夏月天气之热，与地气之湿交蒸，人受二
气，内结不散，发为黄瘵，与 酱无理，必从外感汗吐下之法去其湿
热，然夏月籀外阴内，非若冬月伤寒人气伏藏难动之比，其谷瘵酒
瘵女劳瘵则纯是内伤，与外感无涉，仲景补内经之阙，曲尽其微，
至於阴瘵一证，仲景之方论已亡，千古之下，惟罗谦甫茵陈四逆汤
一方，治过用寒凉籀瘵变阴之证，有合往辙，此外无有也，今人但
云籀瘵色明，阴瘵色晦，此不过气血之分，辨之不清，转足误人，如
酒瘵变黑，女劳瘵额上黑，岂以其黑遂谓阴瘵，可用附子、乾姜乎，
夫女劳瘵者，真籀为血所壅闭，尚未大损，瘀血一行，籀气即通矣，

阴瘕则真籛衰微不振，一任湿热与浊气败血团聚不散，必复其籛，固结始开，珥非离照当空，幽隐何由毕罄耶。黄瘕得之外感者，误用补法，是谓实实，得之内伤者，误用攻法，是谓虚虚。阴瘕误从籛治，袭用苦寒者，皆医杀之也。

在半阴半籛之证，其始必先退阴复籛，阴退乃从籛治，若以附子、黄连合用，况且有害，奈何纯阴无籛，辄用苦寒耶。

石顽曰：黄瘕证中，惟黑瘕最剧，良由酒後不禁，酒湿流入髓藏所致，土败水崩之兆，始病形神未槁者，尚有湿热可攻，为祛瘕之向导，若病久肌肉消烁，此真元告匱，不能回荣於竭泽也，中翰汪先于病瘕，服茵陈五苓不应，八月间，邀石顽诊之，弦大而颯，肾伤痰瘀，结积不散所致，急乘元气尚可攻击时，用金匱硝石矾石散兼桂苓丸之制，以洗滌之，迟则难为力矣，汪氏有业医者，以为药力太峻，不便轻用，旋值公郎乡荐，继以公车，未免萦心，不及调治，逾至新正二日，复邀石顽相商，脉转弦劲而革，真元竭尽无餘，半月以来，日服人参数钱，如水投石，延至正月下，遣内使窃问，予谓之曰：縫至今日小主场事，可无碍矣，其後安公联捷，不及殿试而返，信予言之不谬也，同时有伶人黑瘕，投以硝石矾石散作丸，晨夕各进五丸，服至四日，少腹攻绞，小便先下瘀水，大便继下溏黑，至十一日瘀尽，次与桂、苓、归、芍之类，调理半月而安，或问近世治瘕，多用草头单方，在穷乡绝域，犹之可也，城郭愚民，亦多效尤，仁人鉴此，岂不痛欤，尝见有服商陆根、苦匏酒、过山龙、雪青、鹿孕篡吐利脱元而死者，指不胜屈，曾有孕妇病黄，误用瓜蒂搐鼻，呕逆喘满，致胎息上冲，惨痛叫号而毙，设当此际，得何法以救之耶，答言，是皆与飞蛾触火无殫，欲救之者，惟广行刊布，垂诫将来，勿蹈前辙，庶不失仁人之用心，若欲手挽既覆之车，吾末如之何也。

（目黄〔目黄曰黄瘕，亦有目黄而身不黄者，经云：风气与籛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烦渴引饮，宣明用青龙散，殊失经旨，合用越婢加术汤、桂枝二越婢一汤选用，病久属虚者，理苓汤倍用桂、苓，凡黄瘕目黄不除，或头重，以瓜蒂散搐鼻，後用茵陈五苓散清利之。

〔诊〕脉碎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脉洪大，大便利而渴者死，窄沾小，小便利不渴者生，凡黄家，候其寸口近掌无脉，口鼻气冷，并不可治，瘕毒入腹，喘满者危，凡年壮气实，窄曙便坚者易愈，年衰气弱，脉虚涩而便利者难痊。

嘈杂〔暖气、

嘈杂与吞酸一类，皆由肝气不舒，木挟相火乘其脾胃，则谷之精微不行，浊液攒聚，为痰为饮，其痰亦从木气化酸，肝木摇动中土，故中土扰扰不盛，而嘈杂如饥状，每求食以自救，苟得少食，则嘈杂少止，止则复作，盖土虚不禁木所摇，故治法必当补脾端痰，土厚载物，则风木自安，不必用伐肝之剂，六君子汤为专药，火盛作酸，加绿萼梅、川黄连，若不开郁补土，务攻其痰，久而虚，必变反胃泄泻，痞满眩晕等病矣。嘈杂或食后，腐化酸臭，心中烦杂者，保和丸。湿痰气滞，不喜饮食者，保和丸二钱，越鞠丸一钱和服。脉洪大者火多，二陈加姜汁炒山栀、黄连，滑大者痰多，导痰加芩、连、山栀。脉弦细身倦怠者，六君子加抚芎、苍术、姜汁炒山栀，不应，合佐金丸，又有用消克药过多，饥不能食，精神渐絀，四君子加白芍、陈皮、姜汁炒黄连。心悬悬如饥状，欲食之时，勿与饮食，常以枳术丸三分，抑青丸一分和服。中有饮则嘈，有宿食则酸，故常暖宿腐气逆咽酸水，亦有每晨吐酸水数口，日间无事，膈常如酸热者，皆中宫不清所致，越鞠丸合佐金丸服最妙。妇人悒郁，多有此证，逍遥散下佐金丸。肾肝阴虚，不能纳气归元而作嘈杂，暖气，痞满，脉必涩弱，服补中、二陈诸药不效者，临卧用四神丸加黄连，侵晨用六味丸加砂香。

(暖气(暖气皆属胃中窒塞，气不宣通，上迫而出也，然有饮食太过，暖出如败卵气者，则当审所伤何物而消导之，亦有胃弱不能克化而然者，此宜兼补兼消，不可纯用克伐也。

(胃中津气枯竭则膳，若平时饮食常为反胃之渐，不可不知。

欠噫

经云：肾为欠为噫。气郁於胃，故欠生焉。胃足籛明之脉，是动，则病振寒，善伸数欠。二籛一阴发病，主蚤骇，背痛，善噫善欠。

胃为二籛，肾为一阴，以胃虚气郁於中则为噫，肾虚经郁於下则为欠，内经虽以欠隶诸胃，然必由少阴经气下郁，不能上走籛明，胃气因之不舒而频呼数欠，以泄其气，舒其经，若少阴气不下应，胃气虽虚，郁上泄，则但呼而不欠也。

人之噫者，籛气和利，满於心，出於鼻，故为噫。

金匱云：夫中寒家善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噫。中寒，其人下利，以虚也，欲噫不能，此人肚中寒。

中气虚寒，不能上温肺气，则善呼，不能下引肾气，则善欠，故呼欠，虽主胃气不舒，实缘肾气郁伏所致，若中寒而加火迫津气，或风激水液，皆清涕出，纵由土虚不能御邪之故，设兼客邪发热，而色和善噫者，此表气尚强，逼邪上走空窍也，亦有虚不能拒邪而

为下利者，知其人必有陈寒，无籛气以发越其邪，故欲嚏而不能也。

河间曰：嚏者鼻中因痒，而气喷作於声也，鼻为肺窍，痒为火化，外风欲入而内火拒格，故发为嚏，有嚏则风邪随气而散，不能入伤於经，是以伤风有嚏为轻。

石顽曰：内经金匱，虽有嚏欠之因，却无方药主治，守真以伤风有嚏为轻者，其人籛气和利，虽有风邪，自能随气鼓散，可无藉於汤药也，於此有人素蕴湿热，加以客邪，鼻塞不闻香臭，服细辛、辛夷等药百馀剂，每当微风，即嚏不已，三嚏之後，清涕如注，脑户隐隐掣痛，诸治罔效，因思金匱中寒家清涕善嚏之说，遂取锤乳专温肺气之品，助以人参温中，黄 实卫，鹿茸固髓，黄牛脑和丸，空腹服三十丸，饵及紫月，数年之病，随手而愈。

身重(解)

经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 C

身重多属於湿，宜用健脾行湿之剂，如除湿汤、渗湿汤、胃苓汤之类，虚人补中益气加羌、防、茯苓、泽泻，随其攸利，仲景云：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 汤。夏月中风湿，身重如山，不能转侧，消暑十全散加羌活、苍术肾着身体重，甘姜苓术汤。

石顽曰：身重无非湿证，湿证多归重於脾土，为脾病是矣，又肾为水藏，肾虚则邪水用事，故又主肾虚，至於肝虚，亦令人体重烦 何也，盖肝虚则不能胜土，土无风气，亦必郁热上蒸而为病矣，然肝则重於烦 脾则重於肿重，肾则重於痿弱，不可不辨。

(解) (尺脉缓涩，谓之解) (解) 又云，肾脉太过，则令人解，肾气郁热，精不端而解，烦热气乏不欲言，此肾经虚热有馀也，河间用利肾汤大谬，宜虎潜丸、清燥汤之类，肥人夏月多此，皆湿热为患也。

脱营失精

石顽曰：尝读内经有脱营失精之病，方家罕言，近惟陈毓仁痛疽图形，仅见失营之名，究无方论主治，故粗工遇此，靡不妄言作名，为害不浅，夫脱营者，营气内夺，五志之火煎迫为患，所以动辄烦 擗 P，五火交煽於内，经久始发於外，发则坚硬如石，毓仁所谓初如痰核，久则渐大如石，破後无脓，惟流血水，及百死一生之证，是以不立方论，良有以也，其形着也，或发膺腋下，或发砭腕胫膝，各随阴籛偏阻而瑕聚其处，久而不已，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则上下连属，如流注然，不可泥於毓仁之耳前後及项间，方目之为失营也，以始发之时，不赤不痛，见证甚微，是以病者略不介意，逮至肿大

硬痛，蟠根错节已璠，岂待破後无脓，方为百死一生之证哉，原夫脱营之病，靡不本之於郁，若郁於藏府，则为噎膈等证，此不在藏府，病从内生，与流注结核乳岩，同源璠，推其主治，在始萌可救之际，一以和营开结为务，而开结全赖胃气有权，方能諛行药力，如益气养营之制，专心久服，庶可望其向安，设以攻坚解毒清火消痰为事，必至肿破流水，津复外渗，至此日进叁、，徒资淋漓，其破败之状，有如榴子之裂於皮外，莲实之嵌於房中，与翻花疮形像无璠，非若流注结核之溃後，尚可图治，亦不似失精之筋窄瓊也，详脱营失精，经虽并举，而死生轻重悬殊，脱营由於尝贵後贱，虽不中邪，精华日脱，营既内亡，瑕复外聚，攻补皆为扼腕，良工无以易其情志也，失精由於先富後贫，虽不伤邪，身体日絀，内虽菹结，外无瑕聚，投剂略无妨碍，医师得以施其令泽也，然二者之病，总关情志，每每交加，而有同舟敌国，紮难分解之势，故毓仁以失营二字括之，惜乎但薰其端，而肯紮示人之术，则隐而不发，何怪粗工谬言为道，妄用砭石，盛免五过四失之咎欤。

脱

喻嘉言曰：夫人之身，阴籀相抱而不相离，是以百年有常，故籀欲上脱，阴下吸之，不能脱也，阴欲下脱，籀上吸之，不能脱也，即病因非一，阴籀时有亢战，旋必紮协其平，惟大醉大劳，乱其常度，使魂魄不能自主，精神上下离决矣，盖上脱者，皆是思虑伤神，其人多汗，面如渥丹，妄见妄闻，如有神璠，闭目转盼，觉身非己有，恍若离魂者然，下脱者，多缘房劳伤精，其人翕翕少气，不能饮食，大便滑泄无度，小便清利倍常，或梦寐走泄，昼夜遗精，或精血并脱，不能自主，复有上下俱脱者，良由上盛下虚，精华外脱，其人必嗜肥甘，好酒色，而体肥痰盛，往往有类中之虞，尝见有壮岁无病，一笑而逝者，此上脱也，少年交合，一注而倾者，此下脱也，颠仆遗尿，喘鸣大汗者，此上下俱脱也，治法，要在未脱之先，寻其罅漏緘固之，若不识病因，而搏搜以冀弋获，虽日服人参，徒竭重资，究鲜实益，总不解阴籀离决之机，何藏使然，若能洞鉴隔垣，随上下援救，使阴平籀秘，精神乃治，乌有暴脱之患乎。

石顽曰：脱之一证，内经虽有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难经又有脱籀者见鬼，脱阴者目盲等说，咸非喻子所言之暴脱也，夫暴脱之患，每尝见於膏粱充饫之家，藜藿艰虞之辈，未之有也，其於百艺之中，惟鸣於医者，殫心竭力，以搏虚声，非他伎术，但劳形而神气无伤之比，昔沈朗仲先生，抱病赴高澹游之招，归即喘汗而脱，儿科赵蕙田，轻舟应鸣先项公之请，比及到崖，舟子呼之不应，脱

然而逝，絳羽仁先生，先予而候如农姜公，适予踵至，时方瘀血大下，气乱脉喘，难以议药，姑待平旦气清之时诊决，庶无差误，握手言别，切切嘱予，归当谨察病机，毋失气宜，订期明晨早至，共图竭厥之治，诘朝坐候，絳子不至，询之姜使，云是昨暮复过半塘，坐脱肩舆之中，因思所嘱之言，乃知仁人之用心，直至形离神散而不自觉，又安能於未脱之先，寻罅漏而为緘固耶，嗟予朽落，一息仅存，尚不能谢此烦劳，因书以为前车之鉴，并为同人保生之劝。

过饥胃竭

人赖水谷以生，水谷敷布则五藏安和，水谷阻逆，则百病丛生，水谷绝，则性命倾危，以胃为水谷之海，五藏之本也，惟是病邪结於胃，不能行出纳之令者，切勿强与，以益病邪，以胃中邪热蕴隆，痰食阻滞，故虽一旬一气不食，不足为虑，非若无病之人，脾气时时消磨，不可旦晚缺食也，故越人有平人不食水谷七日则死之说，而最为切禁者，伤寒之无汗脉紧，为寒伤营证，及汗不得出而烦躁之营卫俱病，其胃中营气为寒邪所伤，既郁遏而为热矣，若不夺其饮食，必转助邪为虐，为害不浅，更有挥霍撩乱胃气反戾之证，误进谷气，祸不旋踵，至於自汗脉缓之风伤卫证，虽同感客邪，只传经络，不传胃府，便无禁食之例，观仲景桂枝汤後云：啜热稀粥以助药力，於此可见，不当概为禁止也，非特桂枝汤用热稀粥以助药力也，即寒伤营之尺中微弱者，用小建中，取襟饴之稼穡作甘，引桂枝之辛温，留恋中焦，以助胃祛邪，即是热稀粥之变法，且酿去渣滓，无质滞着，则不助邪热，故寒伤营亦得用之，较热稀粥之法，更进一层矣，仲景为伤寒立法之祖，必无诞妄之言，欺误後世之理，缘圣法久湮，故近世医流，凡遇发热头病，有似外感之类，无论病之虚实，证之表里，热之真假，概以伤寒目之，必先禁止饮食，混与通套疏风消克之药，在质壮气实人得之，虽未中，稍借行表之势，便可热退身凉，安知胃气有权者，感邪不深，虽不服药，自能蒸发正汗，所谓壮者气行则已也，苟元气虚人，胃中津液本少，且复夺其饮食，药虽中病，尚难作汗，况堪恣行表药，重伤本虚之胃气乎，曷知脾胃之气，全赖水谷资其转输，与车轮縲水不縲，今以既病垂绝之胃，尚欲俟其胸膈开爽，始进谷气，犹埋轮旱麓，待水涨而後縲之，则苗之不槁也几希矣，纵侥幸不死，元气削伐殆尽，少年者日渐 翩多成虚损，高年者暗损元神，促其天年，皆由习俗好用攻克，不顾正气所致，盖病之有发热头痛者，未必尽为伤寒，假如内伤劳倦，阴虚火炎，概以伤寒法治之，是速其夭扎也，予业擅伤寒专科，六十年来，目击误夺饮食，至剧致毙者，未遑枚举，尝

见饿久之人，脾气不端，虽经旬累月，愈不思食，庸工不知，以为尚有宿食，猛进宽胸破气之药，每每激其虚籛，上浮外泛，而致头面不时哄热，医者复认表邪未尽，重与发散，硝、黄、柴、葛、橘之属，恣无忌惮，不死不已，亦有肠胃久绝谷气，大便枝竭不行，而欲妄议攻下者，此胃气虚璠，无论攻伐之药不能胜任，即调补药亦难胜任，但当频与粥汤，微助胃气，以俟津回，庶或可救，而饿久之人，粥食到口，虽璠甘美，然多有食下作呕者，或食下少顷作酸者，或膈间迷迷不爽者，或腹中隐隐作痛者，或肠中声响不已者，此皆三 闭约，痰气阻碍之故，病家不明此理，往往惑於师巫及亲朋左右之言，犹豫不敢进食，因循日久，终成不救者多矣，曷知胃气久世之人，即有不时哄热，非助以谷气，则虚火不除，则有胸膈痞满，非助以谷气，则大气不端，即有大便枯约，非助以谷气，则津液不回，盖新谷气端，则宿滞始能下通，若能认定关头，频与稀糜，俟胃气稍复，渐以独叁、保元、四君、理功之类调之，如此而获保全者，亦颇不少，但不可猛进强进，及添水复热者，縲塞一时，重伤衰竭之胃气，反归咎於调治也，经云：浆粥入胃，则虚者活，所以往往令其勿药，以收十全之功耳。

飞畴治一妇，呕恶胸满身热，六脉弦数无力，形色倦怠，渴不甚饮，云自游虎邱晕船吐後，汗出发热头痛，服发散四剂，头痛虽缓，但胀晕不禁，复用消导三四剂，胸膈愈膨，闻谷气则呕眩，因热不退，医禁粥食已半月，惟日饮清茶二四瓯，今周身骨肉楚痛，转侧眩晕呕哕，予曰：当风呕汗，外感有之，已经发散矣，吐则饮食已去，胃气从逆，消克则更伤脾气，脾虚故胀甚，今无外感可散，无饮食可消，脾绝谷气则呕，土受水克则晕，即使用药，亦无胃气行其药力，惟与米饮，继进稀糜，使脾胃有主，更议补益可也，因璠守予言，竟不药而愈。

药蛊

药之治病，不得已也，古人以不服药为中医，厥有旨哉，尝闻古圣垂诲，靡不反覆详慎，至立方之下，每云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其郑重有如此者，近世丰裕之家，略有小病，即从事於医药，元气坚固者，无论治之中 与否，但得开通病气，元神自复，若禀质素弱，及病後产後，亡血脱泻之後，不能即愈，日以汤药为务，多致轻者重而重者剧，病气日增，饮食日絀，以致寒热咳嗽，吐痰吐血，诸证百出，而犹以为药力未逮，邪热未除，日以清火消痰为务，遂成药蛊之病矣，夫人之胃气，全赖水谷滋养，胃气旺，则诸病不生，纵有贼邪侵犯，气复自己，原无急於调治也，尝见世人不得尽其天年者，

大都皆医药之误耳，今既病之胃，转为药力所侵，不至四大分崩不已，未流之挽，虽日事参、苓、术，如以漏器承浆，漫无盈满之期，况堪克任偏胜性味乎，凡虚羸之疾，治之不能即应，当暂为休息，以俟胃气之复，不特药蛊为然也，其药蛊之患有三，一者胃气为药所汨，饮食不为肌肤，而骨不支床，一者药毒流於坎陷，少火不能内藏，而烦蒸髓璫，一者脾伤不能收精，藏气固结不舒而羸瘦腹大，虽有脾胃之分，所重全在胃气，胃为五藏之本也，此惟膏粱豢养者有之，在藜申劳之人，未之见也，其治药蛊之病，当屏绝一切苦寒降泄，辛热升发，气味浓烈之药，宜小剂参、苓，甘温养胃之品，庶为合宜，如独参、保元之类，以图籛生阴长之功，若虚火僭逆，稍加秋石以引参、苓之力入於阴分，为止逆下气之首药，无寒凉伤胃，夺食作泻之虞，若晡热自汗不止，当归补血、六味地黄，少少与之，一为血虚发热，一为阴虚发热之专剂，勿以迂缓而忽诸，若贪功而妄行杂治，则与抱薪救焚不殊也，况有中气久为药愈，畏食泄泻，或下利脓血，无论寒热补泻，即独参、理中，下咽必增烦剧，即宜屏除药石，但与稀糜养其胃气，次以肴核助其气血，五谷为养，五肉为肋，未尝不为轩岐要旨也，当知药蛊伤胃，则胃之畏药，所不待言，惟使谷神敷布，日渐向安，经云：安谷者昌，安谷者过期，未闻服药得以长生也，操司命之权者，何不思之甚耶。

臭毒

臭毒，俗名发沙，皆由中气素亏之故，盖脾胃之所喜者香燥，所恶者臭湿，今脾胃真气有亏，或素多湿郁，所以不能主持，故臭恶之气，得以直犯无禁，发则腹痛，不能饮食，或上连头额俱痛，或下连腿及委中俱痛，甚至有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或四肢厥逆，面青脉伏，或遍体壮热，面紫脉坚，此平昔火衰火盛之别也，有痛死不知人，少间复苏者，有腹痛不时上攻，水浆不入，数日不已者，欲试真否，但与生黄豆嚼之，觉香甜者，即是臭毒，觉腥者非也，举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麻水湿刮之者，有以磁碗油润刮之者，有以磁锋针刺委中出血者，有以油纸点照，视背上有红点处皆烙之者，总欲使壅理开通之意，又有以冷水咽椒数十粒者，有以白矾生研冷水，调服二三钱者，然椒性辛散，误饵无妨，矾性酸涩，苟非臭毒，为祸不浅，多有误认食积，屡攻不愈，绵延十日半月而死者，常见有大饮冷水，而变下痢者，亦有饮水停於肺中，而变水肿者，有误服矾水，瘵逆呕哕不止者，有刺委中去血过多，移时而死者，亦有伤寒阴证腹痛，误刺委中，及饮冷水，而致不救者，又有内伤冷食腹痛，误刺委中，而致转剧者，诚可悯也，按此腹痛，乃阴邪秽

气，郁遏脾胃中伏火，紫邪相击而致，每苦时常举发，药之不应，古法，有初得病时，饮以艾汤试吐，即是此证，有以蚕退纸泡汤饮之，温覆取汗，盖蚕性豁痰祛风利窍，其纸已经盐过而顺下最速也，余尝谓此证既属中土气衰，秽气内贼，便当用利气药以散秽浊之气，合用一味香附，童便浸晒为末，停汤顿服四五钱立效，或越鞠丸、砭香降气散亦佳，又脾虚挟火，兼犯秽气，则心腹扰痛，上下不通，俗谓之乾霍乱，近世谓之绞肠沙，以秽气在外，固结不散，火邪在内，攻击不开，故为证最急，急以盐置刀头烧红，淬水中，搅匀灌吐，以升提郁闭之气，然後以申香正气散，放温与之，曾见有热服汤药而毙者，有服玉枢丹、苏合香丸而愈者，然不若盐汤和童便为最，点眼砂亦佳，但凡臭恶腹痛，脉或伏，或细小紧涩，或坚劲搏指中而带促结，皆是阴逆籛伏之象，不可误认阴寒而投热药，致动其火，为害不可胜言，非但热药当禁，即砂仁辛温香窜，生姜辛辣上升气，酒辛烈助火，皆当忌之，热汤亦切勿与，热浴尤为大忌，热则上冲莫制也，若见面青唇黑，脉劲搏指，厥逆喘促者，多不可救也。

番沙
尝考方书，从无沙证之名，惟触犯臭秽，而腹痛呕逆，世俗以磁器粵油刮其脊上，随发红斑者，谓之曰沙，甚则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乾呕绞痛者，曰绞肠沙，近时有感恶毒瘴气而骤发黑沙，俗名番沙，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胀，不呼不叫，如不急治，紫三时即毙，有微发寒热，腹痛麻瓚，呕恶神昏者，或汗出，或隐隐发斑，此毒邪发於表也，亦有发即泻利厥逆，腹胀无脉者，此毒邪内伏，不能外发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见斑而殁者，经谓大气入於藏府，虽不病而卒死是也，初觉先将纸沾点头额，即以荞麦焙燥，去晓，取末三钱，温汤调服，重者，少顷再即安，盖荞麦能炼肠胃滓秽，降气宽胸而治浊滞，为沙毒之专药，但服过荞麦者，後患别病，药中有绿矾者，切勿犯之，其毒甚面黑者，急於紫膝後委中穴，砭出黑血，以泄毒邪，盖骤发之病，勿虑其虚，非此急夺，束手待毙，以此病起於漠北，流入中原，故以番沙目之，原夫此病与瘴疠相似，瘴则触冒山岚瘴气，此则触冒恶毒瘴气，与时行疫疠不殊，但时行则沿门阖境传染，此则一人骤感，死於一日半日之间，不似时行之可以管延数日也，又此病与伤寒之伏气相似，伏气发温，热毒自警表，此则一身骤感瘴气，无分表藏府，亦不似中寒暑，本虚不胜寒暑之暴也，又此病与挥霍撩乱相似，霍乱是客邪与水谷之气相并，此则正气暴逆，不能与邪相亢也，又此病与关格相似，关格是上下不通，病约属，此则兼有斑沙表证也，大略与臭毒相类，然臭毒所触

秽气，此则触冒恶毒，较之疠疫尤剧，初起昏愤不省，脉膊碇匿不显，或浑浑不清，勿以腹痛足冷而与温药，瑀芥麦一时难得，或服之不应，即宜理气为先，如香苏散加薄荷、荆芥，辛凉透表，次则辟邪为要，栀子泔汤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安中，表热势甚，清热为急，黄芩汤加连翘、木通，分利阴籛，如见烦扰腹胀，脉来数疾，急投凉膈散，如局方以竹叶易生姜，则毒从下夺，热剧神昏，虽合三黄，多不可救，烦渴引饮遗尿，速清籛明，白虎汤加劳鞞畔，使毒从表化，以上诸法，在未经误药，庶可挽回一二，若病家疑信未真，慎毋轻治，脱或变生反掌，取咎未便，曾见一商，初到絳会，畅饮酣歌，席间霎时不安，索生姜汤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枫，觅混澡浴，忽然眩暈呕逆，到舟即毙，继有医者，饭後寒热腹痛，手足逆冷，不终夕而告殂，更有文学，乡居到郡作吊，归即腹痛，坐立不盛，语言不次，然见客犹能勉力作揖，诊之，六脉模糊，是夜即便捐馆，迩来卒患腹痛死者，比比皆然，虽无斑现，靡不谓之番沙，近有年少新，簾然腹痛麻瓚，或令饮火酒半瓯，而腹痛转剧，旋增颅胀，身发红点，与芦根汁得吐柔解，复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见红斑，啜童子小便稍盛，医与 B 香畔浓煎，仍入童便，续续与之，得大吐汗出而痊，若斑点深赤，毒在血分者，浓煎甚蔚，少投生蜜，放温恣服，取效最捷，以其专下恶血也，或加生菜窰汁半杯，总取散血之功，且有误认伤寒而与发散，周身紫如云而死者，亦有误认麻疹而与桎柳、櫻桃核汤，咽痛失音而死者，况有停食感冒，误认番沙，而与寒凉解毒，反絃去衣被，不慎风寒，烦热躁扰而死者，以其卒犯恶毒瑋气，无以脉诊，故辨治尤难，是以近世多用火 砭刺之法，须知因感恶毒瑋气而致者，此属外因，火 为当，因触臭毒秽气而致者，属不内外因，非砭刺不足以夺其势，然刺之无血，不可救也。

岭南瘴毒

岭南炎方濒海，地卑土薄，故籛气泄，阴气常亏，四时放花，冬无霜雪，一岁之间，暑热过半，穷腊久晴，或至摇扇，人居其间，气多上壅，肤多汗出，理不密，盖籛不返本而然也，籛燠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籛不下降，常浮而上，气浮而不坚，则汗府开疏，津液易泄，故内寒外热，上热下寒之证，所由生也，治当固籛气，实理为主，若多用表散之药，则籛气愈虚，风邪益盛，鲜有不误者矣，璫系外邪为患，则当苍术芩连汤解散之。春秋时月，人感山岚瘴雾之气，发寒热，胸膈饱闷，不思饮食，此毒气从鼻口入内也，治当清上焦，解内毒，行气降痰，不宜发汗，苍术芩连汤，头痛甚者，去木通、黄连，加 说 B 劳鞞畔，若寒温失节，汗身坦露，感冒风寒之气，气闭

发热头痛，此则伤寒类也，但岭南气温易汗，故多类疟，南方气升，得此病者，卒皆胸满，痰涎壅塞，饮食不进，与北方伤寒只伤表，而自和者不同，治当解表清热，降气行痰，苍术羌活汤，若内停饮食，外感风寒者，申香正气散，若脾气虚弱而寒热作呕，平胃散加半夏、木香，名不换金正气散。瘴疟寒热往来者，苍术柴胡汤，疟久者，加人参、当归，汗多者，去苍术易白术加白芍。大凡病久而气虚血弱者必发热，须用四君之类调补脾胃，脾胃一健，气血自生，若认为血虚而用四物砮阴之剂，则脾土复伤，诸藏皆病，虚证蜂起，反为难治，甚至不救。疟後变成痢，宜从虚治，补中益气汤，有热，加芩、连，有食，加木香、砂仁，若温暑之月，民病天行瘟疫热病，治宜清热解毒之剂，苍术白虎汤加入中黄。若时气发热，变为黄病，所谓瘟黄也，治宜清热利湿，茵陈五苓加入中黄、连、柏。若中气虚寒，四肢厥冷，或浮肿黑黄者，用理中汤加茵陈、桂、苓，飞疇曰：粤西傍交趾一带，猪鸡之属，俱煮汤泼去，更煮食之，其米亦然，且不能多食，稍过则胀闷，总由瘴毒渐毓所致，其日出时，有气如兰香，日中时有气如茉莉香，日没时有气如炊新米香，如此每日三气，急掩口鼻勿语言以避之，其触之者，寒热如疟，三四日死，元气稍旺者，数日死，当此急服申香正气、苍术羌活汤，犹可救之，予戚官其地，不三月而只存一口，乃元气充裕者，然亦病几於危，故仕任及客游其处者，切须知之，否则无不蒙其害者矣。

中雾气者，心内烦闷少气，头痛项急，起则头眩，或身微寒，战掉不安，时复憎寒，心中欲吐，乾呕无物，此清籛之位，受浊阴之邪气也，不可耗气伤津，梔子泔汤加散之，头痛甚，加说烦闷，加木香、申香之类，缪仲淳经疏，只用说B木香水煎服，大抵蒸发之邪，必中在上在表，故宜涌之，总无关於藏府也。

虫

虫由少籛风木，湿热郁蒸而成，观日中有雨，则禾节生虫，人患虫积，多因饥饱失宜，中气虚，湿热失端，故生诸虫，小儿最多，大人间有，其候心嘈腹痛，呕吐涎，面色痿黄，眼眶鼻下有黑，嗜食纸茶叶泥炭之类，砮砮默默欲眠，微有寒热，治宜随证用方，如心腹中痛，上下往来，发作有体时，喜涎出者，虫也，乌梅丸，胃咬痛，发歇有时，痛发则吐涎，金匱九痛丸，狐疑善惑者，妙功丸，噎膈呕吐者，剪红丸，肚腹常热者，化虫丸，四肢常冷者，集效丸，腹中虫积，万应丸，膈上痰湿虫积，遇仙丹，谷道生疮，虫蚀痒痛，襟艾窠归汤，外用雄黄兑法，随证取用，无不克应也，千金方用猪胆一枚，苦酒半升和之，火煎令沸，三上三下，药成放温，空腹饮三

满口，虫死便愈，治 攻心痛神应。

仁斋云：血入於酒，则为酒鳖，血凝於气，则为气鳖，败血杂痰，则为血痰，掉头掉尾，上侵胃，食人脂膜，或附佞背，或隐胸腹，惟芜荑炒煎服之，然必兼养胃益血理中，乃可杀之，若徒用雷丸、锡灰，不能去也。

治虫之药，必在夏月龙蛇起陆之时，服之方易奏功，若在万类蛰藏之际，虽有合剂，不能取效也，丹溪以上半月，虫头向上，易治，当以上半日为是，先以糖蜜、肉汁、香甜物引起，後用杀虫药，然须为散，以渣滓可入虫口也。痔漏中虫蚀下部，肛尽穿肠者，取虾蟆青背者一枚，入芦荟一钱，用生雄鸡胫骨二茎，入满雌黄并用盐泥固济，烧存性，合和为散，入脑、麝、硼砂各少许，再研璠细，先以猪蹄甲三枚，胡 C 茎，煎汤日洗，纸拈 乾，吹下部孔内，令深入，外以黑膏盖之，日吹一次，以管尽为度，如或希奇怪病，除痰血外，百治不效者，即是虫为患，视其经络虚实，叁脉证消息治之。虫在肝，令人恐怖，眼中赤壅，在心，心烦发躁，在脾，劳热，四肢肿急，在肺，咳嗽气喘，医者不察，谬指凡动属火属痰，寒凉转伤脾胃，卒至夭枉，自非垣视一方者，乌能辨哉，妇人阴蚀之虫，详妇人本门。

石顽曰：虫之怪证多端，遇之卒不能辨，昔人治例，有雷丸治应声虫之说，近有女子咳逆腹痛後，忽喜呼叫，初时呀呷连声，渐至啞唔不已，变易不常，或如母鸡声，或如水蛙鸣，或如舟人打号，每作数十声，日发十馀次，忍之则胸中闷闷不安，此为叫虫，即应声虫之类也，复有一人患发热痞满後，常兀兀欲吐，吐中必有虫数枚，状如虾形，跳跃不已，诸治不应，或令服铜绿涌之，不过二三度，遂绝不复见矣。

蛊毒(射工溪毒、诸中毒)

南粤蛊毒有数种，曰蛇毒，蜥蜴毒，虾蟆毒，笏螂草毒，金蚕等毒，皆是变乱元气，人有过造作之者，即谓之蛊也，多於饮食内行之，与人祸患，祸患於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人蓄事之，中其毒者，心腹绞痛，如有物啮，或吐下血，皆如烂肉，或好卧暗室，不欲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嗔乍喜，或四肢砵重，百节酸疼，或乍寒乍热，身体习习而 ，胸中满闷，或头目痛，或吐逆不定，或面目青黄，甚者十指俱黑，诊其脉，缓大而散，皆其候也，然其毒有缓有急，急者仓卒，或数日便死，缓者延引岁月，游走肠内，蚀五藏尽则死，其死时皆从九孔中，或於佞下肉中出，所以出门，须带雄黄、麝香、丹砂辟恶之药，即百蛊狐狸老物精魅不敢着人，彼处之人，亦有灸法，初中蛊毒，即於心下捺定，便大炷艾灸百壮，又於足小指尖上灸三壮，

当有物出，即愈，欲验之法，当令病人唾水，碜者是蛊，不碜者非蛊也，初觉中蛊，急服玉枢丹，或吐或利，随即便痊。南方有毒蛊之乡，於他人家饮食，即以犀角搅之，白起，即为有毒，无者，即无毒也，凡岭南蛊毒之乡，卒患血痢，或赤或黑，无问多少，皆是蛊毒，或偏身肿满，四肢如故，小便不甚涩滞，粗医不察，误作痢治水疾，日复增加，奄至殒歿，以败鼓皮烧作末，饮服方寸匙，令其解自愈，又有以蛇涎合作蛊药，饮食中使人得此痲疾，生大豆末，酒渍绞汁服半斤。凡初中毒，在膈者，归魂散吐之，已下膈者，雄朱丸下之，一切蛊毒心腹胀满，不得喘息，或下利脓血，太乙追命丹、婆万病丸救之，吐利後，惟觉後心刺痛拘急，咽中如矛刺者，此是取利後气乏故也，更不须再服吐利药，但用一味苦梗为散，每服三钱，米饮调下，日三服，多服自然平复，使毒日渐消散，不致再发。丹方，用皮烧灰，桃根皮煎汤，服方寸匙，蛊便出，又方，用苦瓠一枚，苦酒二升，或水煮不升，服之当下蛊毒，及一切虾姜，琢活一月後乃尽。

(射工溪毒(孙真人曰：南方有射工毒虫，一名短狐溪毒，名羆，形如甲虫，无目利耳，有一长角在口前如弩，以气为矢，因水势以射人，人或闻其水中铍铍作声，要须得水没其口，便以口中毒射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其初见证，有似伤寒，先恶寒，寒热筋急，亦如中风，便口噤不能语，朝苏暮剧，寒热闷乱，是其证也，如得三四日，急以五香散治之，稍迟者七日死，射着人影者，不即作疮，先病寒热，自非其地之人，不知其证，便谓伤寒，每多误治，中人头面尤急，腰已上去人心近多死，腰已下稍缓，不治亦死。

孙真人云：凡山水有毒虫，人涉水之时中人，似射工而无物，其初得之，恶寒微头痛，目眶疼，心中烦燥，四肢振，腰背百节皆强，紫膝痛，或翕翕而热，但欲眠睡，旦醒暮剧，手足逆冷至碜膝，二三日腹中生虫，蚀人下部，肛中有疮，不痛不痒，令人不觉，不急治之，过金六日，下部出脓，虫上蚀人五藏，热盛毒烦，下痢不禁，八九日，良医不能治矣，其毒有阴箴之理，觉得之，急视其下部，若有疮正赤如截肉者，为箴毒最急，疮如鲤鱼齿者，为阴毒稍缓，要皆杀人，不过二十日也，欲知是水毒与非者，当以小蒜五升，投汤中浴之，是水毒，身体必发赤斑，急服解水毒饮子，多磨生犀汁调服，东南郡县，山谷溪源，有水毒病，亦名溪瘟，亦有阴箴之辨，脉洪大而数为箴，先宜发汗及浴，脉碜细而迟者为阴，急当攻，凡解涧水毒，生犀角磨水，调雄黄末二三钱，频以麻油灌之，稍久则用牵牛、大黄、雄黄、蜈蚣、蝎梢末，宰生羯羊血调灌之，欲审是中水毒

者,手足指必冷,若不冷者非也。

(诸中毒(一切毒中,虽各因气味而归诸藏府,然必胃先受之,而後流及其藏也,金匱云:凡煮药饮汁以解毒者,虽云救急,不可热饮,诸毒病得热更甚,宜冷饮之,食自死六畜肉中毒,烧大屎,酒服方寸匕,或大豆煮汁饮数升,或水浸豆畔绞汁旋饮之,食马肝中毒,以雄鼠屎二七粒为末,水和日再服,食马肉中毒,血洞下欲死以香畔,杏仁为散服之,或煮芦根汁饮之,食牛肉中毒,狼牙烧灰取方寸匕水服之,食犬肉不消,坚满腹胀,大渴如狂,以杏仁一升,合皮研煮,分温三服,利下肉片大验,食漏脯中毒,捣生韭汁服之,生大豆汁亦得,凡肉在器中,密盖不泄气者,谓之郁肉,食之伤人,烧狗屎末方寸匕,水调服之,食毒箭射死鸟兽中毒,以大豆煮汁及盐服之,食鱼中毒,面肿,烦乱,橘皮煮汁,停冷服之,食多不消,结为症病,厚朴、大黄煮汁服之,或马鞭草一味捣汁饮之,或姜捣汁饮之,食促踊,以芦根煮汁服之,食蟹中毒,以冬瓜汁服之,或紫苏煮饮之,食诸果中毒,以猪骨烧灰服之,食诸菌中毒,及食枫树上菌而笑不止,人粪汁饮之,土浆亦可,或嚼生大豆吐之, k 与芹菜相似,误食杀人,以 煮汁服之,又甘草煮汁饮之,通除诸毒药。中石药毒,白鸭屎、人乳解之,中雄黄毒,防己解之。中砒毒者,烦躁如狂,心腹搅痛,欲吐不吐,羊血不拘多少灌之,或清油、粪清亦可,切戒与酒,火酒尤忌。中巴豆毒者,其人大泻,或吐烦渴,急以黄连煎汤,或甘草汤冷饮,仓卒权饮冷水亦好,忌食热物,并热性药物。中满 B 芫青毒者,吐逆不止,急煎 豆汤,或黑豆汤温服,猪膏、地浆、葵子汁并解之。中大黄毒者,泄泻不止,腹中寒痛,先用姜汤热饮,次以理中汤理胃祛寒。中大戟毒,菖蒲解之。中甘遂毒,大豆煮汁服之。中半夏、南星毒者,其人喉间麻,急用姜汁细呷,并饮甘草汤。中踯躅毒,梔子煮汁服之。中野芋毒,地浆、人粪汁解之。中杏仁毒,蓝汁解之。中芫花毒,防己、防风、甘草、桂汁解之。中野葛毒,地浆解之。中藜芦毒, U 咽便愈。中射罔毒,蓝汁、大小豆汁、生羊血并解之。中蜀椒毒,人尿、地浆、冷水并解之。中莨毒,甘草、蓝汁解之。中川乌、附子毒者,必烦闷,唇裂血流,头重如斗,急与生菜蜜汁解之,童便亦可,次煎 豆、黑豆汤,二三沸即与冷服,然不若甘草汤入腹即定,误服伏火丹砂中毒,则毒归心藏,其舌灰黑胀大,急宜童子小便饮之,次以金汁及人中黄解之,或浓煮黑汁解之,或捣生 豆汁解之,或生羊血,或磨犀角水并解之。服风药多汗,闷乱不醒,先以醋汤灌之,次煎甘草汤,同姜汁顿服。夏秋间误食停宿之物,中有蜈蚣、蛇虫等毒,则心腹膨闷,雄黄

磨水细饮，玉枢丹磨服亦效。蜀椒闭口者有毒，误食戟人咽喉，气欲绝，急以地浆水解之。六畜肝藏常有毒，驴马更甚，自死者尤毒，用豆泔以水浸，绞取汁旋饮之。马啮人，及喻人，毒肿热痛作疮，马鞭梢、鼠屎烧灰，猪膏涂之。马啮人阴，卵脱出，急令推入，桑皮线缝，研生乌鸡肝涂上，欲小便忍之。牛马啮人，及马骨刺伤人，蔑灰淋汁热渍，数易汁勿令疮烂。马血入疮中，妇人月水，或人粪涂之。剥死马骨伤人，毒攻欲死，便取马肠中屎涂之。中河豚鱼毒，急取芦根捣汁服之，轻则清油多灌，使毒物尽吐出，亦须周时而愈，或橄榄捣自然汁，甚则粪清灌之。食蟹中毒，乾姜、山查煮汁饮之，误食蛇穴中蟹螯，令人头旋目眩，腹痛而死，急磨玉枢丹救之，凡蟹重一斤外者大毒，食之杀人。误吞蜈蚣，胸腹绞痛，先饮生鸡血，须臾以清油灌吐，其蜈蚣滚在血中同出，继以雄黄细研，水调服。误吞水蛭，生鸡血调黄土丸服自下，或以盐梅水灌之则化。中漆毒，生蟹捣汁涂之。治诸食中毒，磨犀角汁饮之，无不治也，或苦叁酒煮服之，解一切药毒，不问草石，始觉便以劳鞞泔、生麦门冬，煮取汁服之。

药对解法

凡药相对者误服，以防解救诸法，附列於左。

锤乳对术，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锤孔，胸塞短气，锤乳动术，头痛目疼，又锤乳虽不对海蛤，海蛤能动锤乳，然锤乳与术为患，不过此也，发动之始，体中有痺，与上患相应，速宜服 B 香泔、甘草、绿茱萸汤解之，才服便令人按摩摇动，口中嚼物，然後仰卧覆汗，汗出去覆，服汤热歇，即用冷淘饭压之，若服不解，复用前汤去萸加桂，若已解，肺家尚有馀热，第二方加麦门冬。

硫黄对防风，又对细辛，其治主脾肾，通孕腰，防风动硫黄，烦热脚疼腰痛，或嗔忿无常，或下痢不禁，防风、细辛能动硫黄，硫黄不能动彼，始觉发，便宜服杜仲、枳实、甘草、香泔、梔子、李核仁，服如上法，不解，复服大麦奴、甘草、人参、芒硝、桂心、麦门冬，若服此已解，犹有馀热气，或冷，复人服人参、乾姜、附子、甘草、当归。

白石英对附子，其治主胃，通主脾肾，附子动白石英，烦热腹胀，白石英动附子，呕逆不得食，或口噤不开，或手足疼痛，始觉宜服麦门冬、甘草、麻黄、香泔，不解，再服大黄、香泔、梔子、甘草，服如上法，频服汤，下便止，不下再服，若热势未除而渴，复服塘菱根、大麦奴、甘草、劳鞞泔，若已解，胃中有馀热，复服芒硝、桂心、通草、甘草、白术、大枣、李核仁。

紫石英对人参，其治主心肝，通主腰脚，人参动紫石英，心急而痛，

或蚤悸不得眠卧，恍惚忘寝，失性发狂，乍寒乍热，耳聋目暗，始觉宜服人参、白术、甘草、桂心、细辛、香鼓，服如上法，若嗔盛加大黄、黄芩、栀子，若忘寝狂发未除，复服 B 香畔、麦门冬、甘草、人参，服如上法，温覆，使身稍汗便解，若有馀热，更服人参、防风、桂心、白术、生姜。

赤石脂对桔梗，其治主心，通主胸背，桔梗动石脂，心痛寒噤，手足逆冷，心中烦闷，赤石脂动桔梗，头痛目赤，身体壮热，始觉发，便宜温酒饮之，须酒势行则解，或大麦炒令汗出，勿焦，捣筛细末，冷水和服。

石无所偏对，其治主胃，发则令人心急口噤，骨节强痛生疮，始觉发，即服 B 香畔、甘草汤，若发身体即便生疮，宜服麦门冬、人参、甘草、桂 B 香畔。

附子对白石英，亦对赤石脂，附子发则呕逆脚疼体强，骨节痛面肿，发则饮酒服热面自愈，与白石英同解。

赤石脂、紫石英发，宜饮酒，得酒则解，凡药发，或有宜饮热酒，不可一概也。

已上解救发对八则，出千金方。

金太傅孙古修，误服伏火丹砂，中毒，悬治於石顽，察其本元素亏，近因虚火上炎，舌下肿胀，延及紫颐，医用苦寒清热太过，神思不盛，药中每服加丹砂五钱，甫进一剂，觉胸中有物触者数次，次早请政於医，复出丹砂视之，色黑而晦，丹炉中伏火砂也，医令易砂，更服四剂，昼夜烦躁不盛，背时洒淅恶寒，头面烘热大汗，胫膝逆冷如冰，忽忽气逆欲绝，医目瞪无措，乃延石顽诊之，六脉涩数模糊，次验唇舌，俱色如污泥，而肿厚湿滑，若系热璫似阴，必无湿滑之理，若系寒犯三阴，必无反厚之理，惟酒食内蕴，霉酱色现有之，审其二便调适，胸腹柔和，决无实停胃府之理，证虽危疑，而悬致最切，以脉合证，洵为阴受热郁，今所最急者，恐其喘汗欲，不获已以牛脉、六味合剂，庶几金水相生救肺肾之垂绝，进一服，神思稍安，自汗稍敛，再一服人事稍知，稀糜稍进，方能略述从前所患之病，出从前所用之方，犹未言及伏火砂也，见其舌沿稍转微红，而气微足冷如故，於前方中益入桂心五分，五味数粒，服後足稍温和，气稍接续，语稍有次，方详述伏火丹砂之误，因以前方絀去地黄、桂心、五味，易入枣仁、秋石、人中黄，专解丹砂之毒，三服舌转微红，虽未鲜洁，而伏毒渐解，缘紫尺弦细，乃去人中黄，仍用地黄以填补下元，数日之间，或去人中黄而用地黄，或去地黄而用人中

黄，随脉证而更迭出入，二味不兼用者，恐人中黄味甘恋膈，载地黄之膩，不能速贻下焦也，下元虽亏，调补药中，盛用鹿茸、河车，不敢用桂、附者，虑其鼓舞丹砂之馀烈也。

急救治例

（自缢〔凡救自缢死者，急须按定其心，勿截绳，抱起，徐徐解之，心下尚温者，令人以口接气入其腹内，无令气泄，再令紮人吹其紮耳，半日许，缢者噫，噫即勿吹也。

（热〔取道上热土壅心中，少冷即易，气通止，切勿与水，得冷即死，馀见暑门。

（溺水〔以蔑灰布地，令厚半尺许，以甑或木瘿，将溺死人伏卧其上，使头小垂下，炒盐二方寸匙，内竹管中，吹下乳中，当吐水，水下，去甑，下溺死者，着暖灰壅身，使出鼻口即活，如灰湿，暖灰易之，又法，但埋溺死者於暖灰中，头足俱掩，惟开七孔，又法，屈紮脚，着生人肩上，以背向背，负持走行，吐出水便活，又冬月溺水冻死，以暖灰囊薄心上，冷即易之，心暖气通，目转口开，可与温饮稍稍吞之，若不先温其心，便持火烘，冷气与火争即死。

（冻死〔令人以热体痛卧，暖被覆之，勿着火，烘即死，卒中寒肢体厥冷，因逆理中救之。

（火烧〔凡火烧损，慎勿以冷水洗之，得冷火毒更深入骨，初被火伤，急向火更灸，虽大病忍之，须臾乃止，火烧闷绝不识人，以尿乘热饮之，和蜜亦佳，口噤縴开与之，後用栀子、白蜜、黄甕各五紮，以水五升，油一合，煎去滓，待微温，令渍伤处去火毒，则肌得宽，或急以火酒浸之，其痛立止，醇酒亦佳，一切火烧汤泼，用鳖甲烧灰，研璿细，罗净香油调傅，其痛亦止，或用水中溺死鼠一枚，以腊月猪膏煎令消尽傅之，乾即再傅，与油浸小鼠无痺，或柏白皮细切，以猪膏煎四五沸，色变去滓傅之，若已成烂疮者，未杨梅皮糝之即祛。汤火所损，昼夜啼呼不止，用松脂细研，和笮溶化，再加猪膏、羊脂涂之。

金疮箭头在肉中，用白蔞、生半夏为散，酒下方寸匙，日三服，疮浅十日出，疮深二十日出，外以笏螂生捣涂患上，如无笏螂，以塘菱捣涂箭簇上即出，不出，捣鼠肝涂之。中射罔箭毒，昏迷肿疼，取蓝子五合，升麻、王不留行、甘草各三紮，为散，水服三方寸匙，日三夜二服，又以水和涂疮，乾即易之，针折肉中，以吸铁石生捣细末，厚着针处即出，或刮象牙屑为细末，水和，涂折针上亦出。

漆疮，以柳叶捣烂，煮汁，适寒温洗之。

（蛇虫毒〔乘凉睡熟，蛇入人口，并七孔者，割猪尾血，以器盛血，傍蛇泻入口中出之，卒为蛇绕不解，以热汤淋之，急迫无汤，令人以尿溺之，蛇蝎螫痛，小蒜捣烂绞汁，服之，以滓薄伤处，又方，以雄黄为末傅上，日一易之，又方，捣生豆叶绞汁服之，以滓涂之良。入山辟盖蛇，乾姜、麝香、雄黄为末，以小绛囊盛带之，蛇螫以蜜和涂伤处，又常烧羊角使烟出即去，虎狼皆去，如无羊角，烧水羊角亦可。笏微虫尿着人，便起傭 @聚，四边中央，有白脓如黍粟，初得之，磨犀角水涂之，或羊须烧灰，腊月猪脂和封之，或酥和胡粉涂之。

（犬伤〔凡犬咬人，七日辄应一发，三七日不发，腹中不作小犬吠声，则无害，要过百日，乃得免，终身禁食犬肉、蚕蛹，食此则发，疮未愈时，禁食生鱼及诸肥腻冷食，又不宜饮酒，禁一年乃佳，治法，先以热童便洗去恶血牙垢，便解被伤发，看有红者拨去之，即以发灰、皮灰水和服之，并以韭捣绞汁饮一升，日三，疮愈止，外以杏仁五合熬令黑，研烂成膏敷之。

卷十

妇人门上

经候(崩漏、失血心痛、经闭不行、带下、淫浊、淋漓、淋辨、泄泻、小便血、师尼寡妇寒热、子嗣、胎教)

经曰，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

妇人以血为主，故手少阴动甚为怀身之象，胎禀在下，反以上部动甚为胎脉之验者，盖籛神气旺，与尺内阴搏籛别，同一胎脉，而有左右上下阴籛男女之辨，是以内经特为昭揭。

二籛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手足籛明，皆曰二籛，不得隐曲，言情欲不遂，而病发心脾也，风消者，发热消瘦，胃主肌肉也，息贲者，喘息上奔，胃气上逆也，此节虽言病发心脾，而实重在胃气，心为胃之母，胃为脾之府，且与大肠一气贯通，焉有母伤而子独安，藏病而府不病之理。

有病胸亘支满者，妨於食，病至则先闻腥甄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後血，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治之以四乌喞啖联一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後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

此段经文，全重在气竭肝伤四字，为通节之纲旨，胸亘，肝部也，支满，肝病也，妨於食，木邪凌土也，病则先闻腥甄臭，脾喜芳香，今脾土为木邪凌虐，病则先闻腥甄，甄乃肝之旺气也，出清液，脾虚不能敷化水精也，先唾血，脾伤不能统端营血也，四肢清，籛衰不能傍暨四末也，目眩，籛不充而水上溢於经也，前後血，阴受伤而血内溢於络也，血枯，内有乾血，血不归经而结胞门也，良由年少不禁，气竭肝伤，而致月事衰少，或不来也，治以乌倮哢襠分，取其味咸走肾，性温警肝，配以 茹一分，取其辛散内风，温去恶血，二物并合，功专破宿生新，丸以雀卵，取其温补助籛，能调子藏精血，以五丸为後饭者，先药後饭，使药徐行下焦，力贵专攻，五丸不为少也，饮以鲍鱼汁，利肠垢，和肝伤，取其臭秽之味，佐乌倮哢 @宿积之血也，乌倮 础 p 墨，用之书契，则有贼人之害，故又名乌贼，入肾走血，而不伤伐真元，功在插鏘蛭之上，考诸本草， 茹即是茜根，功专散血，不可误认痨茹，痨茹辛寒有毒，功专外科，观本经主治可知。

金匱云，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紫亘疼痛，与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着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未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癩，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审脉阴籛，虚实紧弦，行其 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璿源。

妇人经闭诸病，无不由虚寒而成，经闭虽属虚寒，则崩漏之属虚热，从可识矣，夫经水历年断绝，则瘀积结於胞门，寒气凝於经络，盖下焦寒积结聚，则中上二焦，皆不得通畅，所以在上则寒沫结聚而为咳，咳久热结而为肺痈，在中则寒饮结聚而为疝，疝久热结，亦为内痈，大抵内痈皆起於结血，故申之以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昭揭病形，然此不但妇人也，男子亦有是证，总由经络郁闭，寒从火化所致，至於在下，则经候虽不调，而不至断绝，所瘀亦为不多，其证虽久，但少腹气街，引急寒痛也，其或膝胫疼烦者，以四肢为诸籛之本，寒结於内，则在下之籛，不能上入，故膝胫反热而痛也，至如奄忽状如厥癩，或时忧惨悲嗔，有若鬼神所凭，此皆籛神虚寒，不能统摄浊阴，发为带下之候，故以久则羸瘦，脉虚多寒证之，然多寒，言属寒者多，非绝无属热者，假如羸瘦而脉数，又为阴虚多热矣，设形盛而脉虚，岂不

为气虚多寒乎，形盛而脉濡，盛不为湿热固结乎，斯其所以为同脉源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絛，大则为甄，絛则为寒，甄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脉弦而大，按之絛小而甄者，为表失血之候，以其脉弦大无力而少徐缓冲和之气，故谓之革，言胃气近於革除也，盖弦为气少，甄为阴血虚，妇人得之，主半产漏下，以旋覆花汤主之，本草谓旋覆花主结气，D寒热，新绛乃丝帛之染绯者，主活血，三味入肝理血，除邪散结，岂非以气少无籥则寒，血虚无阴则热，絛虚相搏，以害其肝之生化欤，若不明其相搏，止谓之虚，何以用旋覆花、夹葵而不用温补其虚乎。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襟姜汤主之。

气畅而血从，则百脉流动，以候天癸，苟有邪以阻之，则血不从其气，而自陷於血海，血海者，肾主之，肾者，寒水也，其色黑，是以漏下黑矣，犹内经所谓结阴下血也。林亿云：臣亿等，较诸本无襟姜汤方，当是妊娠中襟艾汤。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後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其血当下。

水有清浊，清则入经化血，浊则为溺为唾，苟因气化之乱，浊者入之，则不能化血，而为血害也，水性惟能润下，下流不通，入与血居，必停於脉，随其所止，止於肌表者，作身肿，止於筋骨者，作肢节肿，此止於血室，故作少腹如敦状，然血室虽与膀胱通，膀胱是行水之府，水蓄血室，气有相感，故膀胱之气亦不化，而小便为难，水与血皆阴类，虽有留积，不能发热，故不渴，若渴则为膀胱结热而非水血矣，若小便自如，而少腹之如敦者，亦不谓之水并，当是他邪血积可知矣，生後者，言曾生育过之妇，则有此患，非指产後而言，若室女则无是疾也，用甘遂取其直瞽水停之处，大黄荡涤瘀血，阿襟为血室之向导也。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亦治男子膀胱满急，有瘀血者。伤寒籥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瘀血，大便色黑，抵当汤主之，发热下之不解，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亦抵当汤主之，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宜抵当丸，三者有病证，而後立方，今止云经水不利，然经水不利，岂尽血蓄不通，而无虚损者哉，此必有蓄血形状，而出是方也。

妇人经水闭不利，藏坚癖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子宫血积，不与气和，故新血不至，遂成乾血坚癖，外连子户，津液不行，化为白物，是用绿矾消坚癖，破乾血，杏仁利气开闭，润藏之燥，蜜以佐之，内子户而药气可直鬻於子宫矣，设乾血在冲任之海者，必服药下之，内之不能去也。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此腹痛者，由中气虚，脾土不能升端阴籛，致二气乖离，肝木乘土，故用是汤，补中伐木，通行阴籛也。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专主风木胜脾之腹痛，而妇人善怒，易动肝火，木邪乘土，多有腹痛经水妄行之疾，故以此汤主之。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阴倍肿亦主之。

此亦因瘀血而病者，经水虽不利，但一月再见之不同，皆冲任脉瘀血之病，土瓜根消水饮，芍药开血，桂枝通血脉，螬}血积，更需以酒行之，至於倍肿，非惟男子之睾丸，妇人之阴户亦有之，多在产时，瘀血流入作痛，下坠出户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乾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乾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问下利不止，答属带下，何也，妇人年已五十，经绝胞门闭塞，冲任不复输泻之时，所积血自胞门化为带下，无所从出，大便属阴，故就大便为下利，是即以带下例治之。

王节斋曰：妇人女子，经脉不行，有脾胃损伤而致者，不可便认作经闭血死，轻用通经破血之药，遇有此证，便须审其脾胃何如，若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少食恶食，泄泻疼痛，或因误服汗下攻伐药，伤其中气，以致血少而不行者，只宜补养脾胃，用白术为君，茯苓、芍药为臣，佐以黄、甘草、陈皮、肉桂、川芎、归身、柴胡等药脾旺则能生血，而经自行矣，又有饮食积滞，致损脾胃者，亦宜消积补脾，若脾胃无病，按其少腹，果有血块凝结，方宜香附、蕪艾、桂心、桃仁行血通经等剂。

经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故心脾和平，则经候如常，苟或七情内伤，六淫外侵，饮食失节，起居失宜，脾胃虚损，则月经不调矣，若先期而至者，有因肝脾血燥，有因脾经郁

滞，有因肝经怒火，有因血分有热，有因劳役火动，其过期而至者，有因脾经血虚，有因肝经血少，有因气虚血弱，治法，因肝脾血燥者，加味道遥散，脾经郁滞者，归脾汤，肝经怒火者，小柴胡加生地，血分有热者，四物汤加白术、茯苓、柴胡、丹皮，劳役火动者，补中益气汤，脾经血虚者，十全大补汤，肝经血少者，六味丸，气虚血弱者，八珍汤。经候不调，无他证而不受胎，六味丸全料絳泽泻一掬，加重便制香附四掬，醋煮蕲艾一掬，调理最妙，若有别证兼见，随证制汤送下。妇人劳伤气血，冲任虚损，月水过多，淋漓不断，或过期不来，崩中下血，或白带白淋，四物汤加丁香、襟、艾，若曾伤胎，瘀血停留，小腹急痛，五心烦热者，大温经汤。月水不调，阴虚潮热，或寒热如疟，盗汗痰嗽，渐成骨蒸者，血热相搏也，加味道遥散。月水准信不受孕者，其故有三，肥白腹不痛者，闭子宫也，因痰，导痰汤，甚则间一二日，送滚痰丸二三服，腹多痛者，必食生冷过多，且又多气，宜温热药，七气汤，如咳嗽形瘦，色赤多火，阴血虚者不宜服，只以四物加陈皮、香附、肉桂作丸，亦有血少不能摄精者，十全大补汤，兼寒，金匱温经汤，或曰：经正而子宫寒者非也，若子宫寒，其经必过期矣，岂有准信而曰寒乎。黑瘦多火人，经少，色深紫而不受孕者，为胞血枯而经被烁也，四物换生地加髷、连。瘦弱而不能受孕，子宫无血，精气不聚故也，十全大补之类。经水不准，必不受胎，然参前受胎者有之，此是血热，抑有参前落後互兼者，将为寒热并乎，大抵妇人受气则气乱，经期亦乱，故调经以理气为先，归附丸。气盛者，宜抑气以行血，血盛则气行矣。经不调而血淡如水，宜补气血，保元汤加芎、归、肉桂、香附，腹痛，加襟、艾、延胡，虚，加姜、附。经水有先期而来者，多属热，其证有二，血热者腹多不痛，身多热，此火也，其色必紫，脉必洪数，四物汤中川芎絳半，易生地加条髷、丹皮、香附，虚热者，四物合保元，不应，加炮姜、宣连炒黑、香附，乾嗽者，味道遥散，气多血虚者，腹必疼，申香正气散加芎、归、香附，慎用凉药，若妇人年四十餘，经水每月二三至者，此少年恣意太过，後必崩淋。经水後期来者，多属寒，其证有三，血虚腹多不痛，微微身热，间亦有痛者，乃空痛也，脉必大而无力，或浮涩濡细，宜调气生血，八物加香附，虚则四物加参、术、黄、升麻、陈皮，气滞血虚者，四物加丹皮、香附，肥盛多痰，去地黄再加橘、半、茯苓，血寒脉必碇迟弦紧，归附丸，过期色淡者，痰多也，二陈加柴胡、香附、肉桂，若过期兼白带者，艾煎丸加香附，若咳，忌

香附，逍遥散加丹皮，嗽而泻者，养胃汤，血涩滞者，胸饱腰腹痛，醋煎散，或七气汤加絳。冲任虚损，少腹有寒，月水过期不能受孕者，温经汤。年老无病，而月水如期不断者，气血有馀也，若反多，或一月紫至者，气虚不能统血，欲成崩淋也，既绝腹来者，气病也，或伤损，或瘀血，皆以亘腹急痛为辨，并宜四乌汤用赤芍，若其势可止，宜大剂八物汤，能食者，加髷、连，不能食者，加炮姜止之，服药得效者，十有二三，虚甚者，多不能效。经水将来，腰疼腹痛，乃郁滞有瘀血，四物加红花、丹皮、蓬术、延胡索、香附、木香，实热，加黄连，发热，加柴、髷，将来小腹先痛，气血涩滞也，四乌汤加莪、桃仁，经先前腹痛，脉浮弦者，小建中加丹皮、桃仁，经候欲行，身体先痛，气血不足也，桂枝汤加芎、归，稍用熟附二三分，经後痛者，虽曰虚寒当补，然气散亦能作痛，须视其受补否，不受补，四物加炮姜、艾、附，受补者，八物加炮姜、艾、附，泻者先治泻，久有经行四五日腹中绵绵作痛者，此经行时因气滞而止，未尽故也，四乌汤加木香、蓬术、砂仁。每遇经行，辄头疼气满，心下堤忡，饮食絳少，肌肤不泽，此痰湿为患也，二陈加当归、炮姜、肉桂。经水愆期，胸亘腰腹刺痛，虚浮寒战，此冲任衰弱，藏气虚冷故也，温经汤加絳。一切气上絳心，心腹攻筑，亘肋刺痛，月水不调者，用香附三钱，乌药一钱，陈皮、苏叶各六分，乾姜四五分煎服。经水有紫黑色，腹痛者，乃气血相并也，腹不痛者，血热也，淡红色者，血虚也，其来必皆不准，腹痛者，四乌汤加蓬术、川连，不痛者，但加川连，色淡者，增损四物汤。色如黄浆水，心胸嘈杂汪洋，乃胃中有湿痰也，六君子加肉桂、木香、苍术，曾经下利，若汗出小便利者，为亡津液，故经水反少，补脾和胃，血自生矣，经行之际，禁用苦寒辛散之药，饮食亦然。经水不止，如左尺按之空虚，是气血俱脱，轻手其脉数疾，举之弦紧或涩，此是籛脱阴亡，或见热证於口眼鼻，或渴，是名阴躁，籛欲先去也，急用大建中汤，或十全大补送肾气丸以补命门之下脱。痰多占住血海，因而下多者，目必渐昏，肥人多此，南星、苍术、川芎、香附作丸服。肥人不及日数而多者，痰多血虚有热，亦用前丸更加黄连、白术。肥盛饮食过度而经水不调者，乃是湿痰，宜苍术、半夏、茯苓、白术、香附、泽泻、芎、归。躯脂满而经闭者，以导痰汤加川连、川芎，不可服四物，以地黄泥膈故也。血枯经闭，四物加叁、肉桂，切禁桃仁、红花，因郁火者，逍遥、归脾间服。阴虚经脉不通，小便涩，身体疼痛，以四物倍芍药，加肉桂、丹皮、

香附、甘草。经行之际，与产後一般，将理失宜，为病不浅，若被蚤则血气错乱，渐止不行，或逆於上而从口鼻中出，或逆於身而为血分劳瘵，若其时劳力太过，则生虚热，亦为疼痛之根，若郁怒则气逆，气逆则血滞於腰腿心腹背肋之间，遇经行时则痛而重，经过则安，若怒璫而伤於肝，则又有目晕呕吐之证，加以血不循经，遂成淋漓不止，凡此之类，感风则病风，感冷则病冷，久而不治，崩漏带下，七症八瘕，皆从此而成矣。

薛立斋治一妇，腹内一块不时上攻，或痛作声，吞酸痞闷，月经不调，小便不利，面色青黄相兼，已二年余，此肝脾气滞，以六君子加芎、归、柴胡、炒黄连、木香、絳茺莢二剂，次与归脾汤下芦荟丸，月余肝脾和而诸证退，又与补中益气加茯苓、丹皮，中气健而经自调。

又治一中年妇，素性急，先因饮食难化，月经不调，服理气化痰药，反肚膨胀，大便泄泻，又加乌药、蓬术，肚腹愈胀，小便不利，加猪苓、泽泻，痰喘气急，手足厥冷，头面肢体肿胀，指按碍而屈，脉砵细，右寸为甚，此脾肺之气虚寒，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渗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气不端，东垣所云：水饮留积，若土之在雨中，则为泥矣，得和风暖日，水湿去而籐化，自然万物生长，喜其证脉相应，遂与加絳肾气丸，小便即通，数剂肿满消半，四肢渐温，自能转侧，又与六君子加木香、肉桂、炮姜而愈。

（崩漏〔经云：阴虚籐搏谓之崩，又云：阴络伤则血内溢，又云：脾统血，肝藏血，崩之为患，或脾胃虚损，不能摄血，或肝经有火，血热妄行，或怒动肝火，血热沸腾，或脾经郁结，血不归经，或悲伤胞络，血崩下脱，治疗之法，脾胃虚弱者，六君子加芎、归、柴胡，脾胃虚陷者，补中益气加酒炒白芍，肝经血热者，四物汤加柴胡、山梔、丹皮，肝经怒火，小柴胡加山梔、芍药、丹皮，脾经郁火，归脾汤加山梔，故先哲云：凡下血证，须用四君子收功，斯言厥有旨哉，若大脱血後，毋以脉诊，急用独参汤加当归救之，其发热潮热，咳嗽脉数，乃是元气虚弱，假热之脉也，尤当加用人参，此等证候，无不由脾胃先损而患，故脉洪大，察其中有胃气，受补可救，误投寒凉之药，复伤脾胃生气，使血反不归宿也。暴崩下血不止者，乃血不归经，阴血随籐盛之势，妄行下漏也，身热不痛者，逍遥散加熟地、川芎，不应，此血热沸腾也，四物加芩、连、肉桂。按东垣云：经漏不止有二，皆由脾胃有亏，下陷於肾，与相火相合，湿热下迫，经漏不止，其色紫黑，如夏月腐肉之臭，中有白带者，脉必弦细，寒伏於中也，

有赤带者，其脉洪数，病热明矣，必腰痛，或脐下痛，临经欲行，先寒热往来，紫绀急缩，兼脾胃证见，或四肢困热，烦不得眠，心中急，补中益气加茯苓、芍药，大补脾胃而升降气血，可一服而愈，或先贵後贱，先富後贫，心气不足，其火大炽，旺於血脉之中，形质肌肉颜色似不病者，此心病也，经水不时而下，或适来适断，暴下不止，治当先说恶死之言劝谕，令惧死而心不动，以补中益气下安神丸，补养脾胃，镇坠心火，更以人参养荣，补阴制籀，经自止矣。暴崩下血腹痛有二，有瘀血，有空痛，瘀血者，体必作寒，脉必弦，如空痛者，不寒，少腹上喜热按，脉微弱，但瘀血当去，空痛当补，有因内伤，若少腹不痛，八物汤加芩、连，如痛者，四乌汤加莪 年高而崩者，法在不治，治亦无功。经候不调，血气成块，崩中下漏者，此是血海虚寒，外乘风冷，搏结不散，醋煎散加麝香，血虚气损，或凝积块，七症八瘕，上则气逆呕吐，下则泄下五色，金匱温经汤加姜、桂，以艾煎酒温服，血崩之人，有服前药不效者，火也，三补丸，即三黄丸去大黄用黄柏。风入胞门，忽时崩下鲜血者，一味防风丸，金匱旋覆花汤送下，风热入肝经，崩下发热，手心灼热者，一味子芩丸，小建中汤送下。崩漏淋漓，冲任衰弱，藏府虚冷故也，千金茯苓补心汤，如小腹急痛，兼下赤白带者，艾煎丸，若下血过多，血气不足，四肢倦怠乏力，增损四物汤，有去血虽多，间有崩漏水下，时有鲜血者，四物加丁香、藜、艾、香附、丹皮，失血血崩白淋及经事来多者，四物加参、藜、艾、椿根皮，去血过多，虚劳发热有瘀者，补中益气加苓、半，有热，少加芩、连，(原缺)加乌药、桂心，口乾，去升麻加燥葛根。东垣论崩漏并不言热，其主在寒，即使有热证，亦是虚热，若以寒药治之，即瘀血愈凝结，经血愈不止矣，四物加炮姜调理，因劳者，用参、带升补药。血崩甚而腹痛，人多疑恶血未尽，及见血色瘀晦，愈信恶血之说，不敢便止，大凡血之为患，欲出未出之际，停在腹中，即成瘀色，未必尽为瘀热，又曷知瘀之不为虚冷乎，若必待瘀血净後止之，恐并其人而不存矣，且腹痛更有说，积而腹痛，血通则痛止，崩而腹痛，血住则痛止。千金治崩淋带下，五崩热病下血，寒热下血，经行犯房室下血，经来举重伤任脉下血，产後藏开经利下血，外实内虚之病，用小牛角瀹散，若崩中去血不断，本方去禹馀粮、乾姜、乌倭啮籀龙骨、赤小豆，加甘草、地榆、小蓟根、丹参、乾地黄、芎、赤石脂、龟甲、柏子仁，名角瀹鹿茸散。积冷崩中去血不止，腰背痛，四肢砵重虚璠，小牛角瀹散去

鹿茸、阿襟、乌倭唎箕赤小豆，加乾地黄、桑耳、白术、赤石脂、矾石、附子、人参、蒲黄、防风，名大牛角蒺散。崩中去赤白，或如豆汁，千金伏龙肝汤。膀胱虚伤，不能摄血，而崩下不止者，单方用新丝绵烧灰为末，空心酒调一钱，或鸡子黄粿食，数日必效。崩血经年不止者，用香附二紮炒黑，莲房五枚烧存性，为细末，空心陈酒调下二钱，或用陈棕榈烧灰存性，黑糖调，酒下一钱，即止，此劫法也。崩漏过多，服补泻药皆不效者，用黄牛角蒺 s 性，空心酒服二三钱，虚寒血色稀淡者，同鹿茸 尤效，盖牛属坤土益脾，角蒺走肝主血，神农本经云，下闭血瘀血，补女人带下血崩，燔之酒服，宗 曰：烧灰主妇人血崩，大便下血，血痢虚人，独参、保元皆可送下，此血脱益气之良法也，古方有用白马蹄烧灰存性酒服方寸匙者，有用桑树上耳烧灰酒服者，皆千金法也，又用五璣脂生炒各半酒服者，此大伤中气，虽黎申亦难轻试。崩证多用醋炒荆芥、升麻，醋能收敛故也。血崩日久，纯下臭黄水，或带紫黑筋块腥秽不堪者不治，腹满不能饮食，不受参、术补益者不治，服大剂补中，人参每日服至紮许不应，反加寒热口燥，面目足胫浮肿者不治，瘀污崩脱，少腹不疼，後变阴户肿突，痛如刀割者，死期迫矣。

（诊〔漏下赤白，日下血数升，脉急疾者死，迟者生，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数盛者死，漏下脉弦劲者死，涩涩不调，按之不来者死，下血脉虚者，脉浮者，俱不治，然峻实其下，亦有得生者，寸口脉迟，为寒在上焦，则吐血衄血，尺脉微迟，为寒在下焦，则崩血便血，大抵数小为顺，洪大为逆，大法，当调补脾胃为主。

薛立斋治一妇，久患血崩，肢体消瘦，饮食到口，但闻腥羶，口出津液，强食少许，腹中作胀，此血枯之证，用八珍汤，四乌倭唎 茹丸兼服，紮月经行而愈。

一妇老年患崩，诸药罔效，身热肢痛，头晕涕出，吐痰少食，盖作火治，转致绝粒数日，仅存呼吸，诊之，乃脾肾虚寒，用生料八味丸一剂，翌早遂索粥，再剂热絛痛止，服八味丸，愈後因劳役忧怒，至夏崩复作，胸饱发热脊痛，腰不可转，神气怫郁，脉洪无伦，按之微弱，此无根之火，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以十全大补加附子，一剂晕止，崩血渐絛，日服八味丸而愈。

汪石山治一妇，年逾四十，形色苍紫，忽病血崩，医者或用凉血，或用止涩，俱罔效，诊之六脉皆砵涩而缓，按之无力，乃胃病非血病也，当用甘温之剂健脾理胃，使胃气上腾，血循经络，

则无复崩矣，遂用补中益气多加参、，兼服参苓白术散而愈。

（失血心痛〔妇人血崩而心痛甚，名曰失血心痛，心主血，心脾血虚，无以荣养，故痛如刀刺，崩甚则痛甚，崩缓则痛缓，若小产去血过多而心痛甚者亦然，若小腹喜按而下淡色血水，为阴血耗散，先用乌倭统悒¹ 酸醋汤调下收敛之，次与补中益气汤升举之，若小腹中有块而按之作痛，血色红紫，中有结块，为瘀血不散，先用失笑散，後与十全大补峻补之，若心脾血弱，或郁结伤血，用归脾汤调补之。

（经闭不行〔经水阴水也，属冲任二脉，上为乳汁，下为血水，其为患，有因脾盛不能生血，或郁结伤脾而血损者，有因冒火而血烁者，有因劳伤心神而血耗者，有因积怒伤肝而血闭者，有因肾水不能生肝而血少者，有因肺气虚伤，不能统血而经不行者，治疗之法，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胃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审而治之，庶无误矣。室女妇人诸病，以调经为先，调经以理气为要，盖气不和则血不流，故经闭，然其证不一，小腹疼痛，血海虚寒也，或潮热头目昏聩，肢体劳倦，五心烦热，颧冲面赤，口燥唇裂，盗汗身疼者，血气虚损也，并宜温经汤，腹中结块，腰腿重痛，及少腹痛如锥刺者，瘀血凝满也，四物加肉桂、蓬术，貌本壮实，饮食殊少者，胃气不调也，盖胃气不和，亦令经水不调，逍遥散下归附丸。经水三月不至，其脉右浮大而左反弱，其经当下，此为居经，非妊也，当抑气养血，又经水绝後，一朝而圆血，二三日不止者，不须治，当自止，经水常五日至者五日愈。下利而经断者，利止自来，盖下利则亡津液，故经绝，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若脉微涩者，虽二三月不行，非胎，当养血，经自行，以脉涩故知非胎也。经水不通而逆行者，或吐血，或衄血，或唾血，或血腥，通宜四物加韭汁、童便，甚则从虚劳例，用巽顺丸、乌骨鸡丸治之。室女经水既来而复不通，其说有三，面色不黄，饮食如故，身不热者，名歇，非病也，不须药，面黄肌瘦身热，为虚劳，诊其肝脉，弦出寸口鱼际，非药所能治，急与婚配，自然经行而愈，药则加味逍遥散，乾咳，用蜜制白术、橘皮、生姜，又有气血不足，面黄肌瘦，身热不甚者，不可用桃仁、红花通血药，宜六味丸去山茱萸加麦门冬，兼进璋功散调补之。妇人经闭不通，视其脉不足，当补气血，四物汤加参、、术、草之类。脉有馀而气相并者，四乌汤加肉桂、橘皮之类。妇人经候渐少，以致不通，手足骨肉烦疼，日渐羸瘦而生潮

热，其脉微数，此阴虚血弱，籥往乘之，当养血益阴，慎勿以毒药攻之。女人虚羸，有鬼胎症块，经候不通等证，当随证辨治，丹方有服芫花下黑物而效者，苟非实证，未可轻试也。妇人月经不利，脐下气胀，上攻欲呕不得睡，加絳四物汤，或用当归身一絮，穿山甲炒、蒲黄各五钱，辰砂一钱，麝香少许，共为细末，食前热酒调下二钱。妇女骨蒸痰嗽，诊其脉七八至，或细而数，视其肌肉消瘦之璫，面反娇赤者，此必死候，更加泄泻喘逆，不能右卧者，死期尤促，若室女经水不调，尤当开郁为主。室女年及笄，天癸不至而色不黄，饮食如故，此名石女，不在经闭论，亦有至十七八而经自来者。妇人经闭，肥白者多痰，去痰经自行，二陈加芎、归、川连、南星、枳实、生姜、竹沥，稟厚恣於酒食者，平胃散加姜汁炒川连、归尾、半夏、姜汁，黑瘦者多血枯，四物加参、香附、丹皮。经闭脉砵弱，少腹痛，属寒结，四乌汤，芍药用桂酒制，乌药用附子制。寡妇尼姑经闭，郁也，加味逍遥散加无灰酒、竹沥。娼妓本无经闭之理，间或有之，劳也，十全大补中肉桂可用二三钱。血枯一证，与血隔相似，皆经闭不通之候，然而枯之与隔，则相反有如冰炭，夫枯者枯竭之谓，血虚之璫也，隔者阻隔之谓，血本不虚，而或气或寒或积，有所逆也，病发於暂，其证或痛或实，通之则血行而愈，可攻者也，枯者其来也渐，冲任内竭，其证无形，必不可通者也，尝见今人之於此证，听其言，则明曰血枯经闭，察其治，则每用四物、桃仁、红花。甚至硝、朴、棱、莪之类，无所不至，夫血既枯矣，只当补养阴气，使其血充，则弗招自至，奚俟通也，若勉强逼之，则枯之愈枯，不死何待。或问一妇哮喘发後，必便血二三日，其喘方止，每岁常十馀发，无不皆然，经闭数年不通，而不成虚劳之病，何也，答曰：此肺移热於大肠，热得下泄，故喘嗽止，经血从大便间道而出，虽闭而无留结之患，故不成劳。

（诊〔凡经闭不调与胎产之病，其脉要滑实重按有力，崩漏不止与产後之病，其脉要虚濡小弱留连，调经及安胎，虽以顺气为主，又须补脾为要，治崩及产後，虽以散血为先，又当扶虚为本。

喻嘉言治杨季登女，经闭年馀，发热少食，肌削多汗而成劳怯，医见汗多，误为虚也，投以参、朮，其血愈涸，诊时见汗出如蒸茺气水，谓曰：此证可疗处，全在有汗，盖经血内闭，止有从皮毛间透出一路，以汗即血之液也，设无汗而血不流，则皮毛槁而死矣，宜用璫苦之药，敛血入内而下通於冲脉，则热退经行而汗

自止，非补药所能效也，於是以龙荟丸日进三次，月餘经血略至，汗热稍轻，姑蘇前丸，只日进一次，又一月经血大行，淋漓五日，而诸证全神矣。

（带下〔带下之证，起於风气寒热所伤，入於胞宫，从带脉而下，故名为带，有五色，不只赤白，白带者属气虚，甚则腰痛，如虚不甚则不痛，若气郁甚，则腰痛头疼眼花，此虚证也，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加醋制香附，或分清饮，量肥瘠选用。赤带多腰痛，艾煎丸加续断、杜仲，若肥盛苍黑而肌肉薄坚者，为湿热下注，平胃散加姜制星、半，酒炒芩、连。赤白带下，艾煎丸，随证加气血药治之。五色带下，十全大补汤加熟附、龙骨、赤石脂、禹餘粮，酒丸服。或因六淫七情，或因醉饱房劳，或因膏粱厚味，或服燥剂所致，脾胃亏损，斡气下陷，或湿痰下注，蕴积而成，皆当壮脾胃升斡气为主，佐以各经见证之药，斡气下陷，补中益气汤，湿热下注，加苓、半、苍术、黄柏，气虚痰饮下注，局方七气汤送肾气丸。丹溪云：带下赤白，属於大肠小肠之分，赤属血，白属气，主治燥湿为先，漏与带俱是胃中痰积流下，渗入膀胱，无人知此，只宜升提，甚者必用吐以升提其气，次用二陈汤加二术、升、柴丸服。肥人多是湿痰，越鞠丸加滑石、海石、蛤粉、星、半、茯苓、椿皮，作丸服。瘦人多是热，以大补丸加滑石、海石、椿皮、龟版灰，作丸服，必须断厚味。带下脉浮恶寒，腥臭不可近者，难治。

（淫浊〔小便白淫白浊，皆由劳伤於肾，故心肾不交泰，水火不升降，肾主水，开窍在阴，阴为便溲之道，胞冷肾损，故有淫浊之证，白淫者，或一时放白水，孀尼多有此疾，乃郁火也，逍遥散加炒黑山栀、酒炒黄柏，白浊者，浑浊如脓，此膀胱经热，失治当生痈疽，清心莲子饮加。

（淋漓〔经水淋漓不断，其故有三，有因月戒来而行房，致伤胞络，先服活血药，小腹痛者，四物加香附、乌药，不痛，四物加襟、艾、黄，气虚下陷，小腹喜温按者，四物加参、术、黄、升麻、陈皮，有多气所致者，甚则胸膈饱闷，肚腹疼痛，用正气散，若肚腹不疼者，逍遥散加熟地，当脐痛者，尤宜，饮食少者，增损四物汤加焦白术，禁用芩、连，若劳伤气血，冲任虚损，四物加丁香、襟、艾，小腹急痛，温经汤，月水至老不断，必成淋证，补中益气，或八珍并加香附、细辛，仍须戒气，方可治疗，否则崩淋难治也。

（淋辨〔淋证皆由肾虚膀胱积热所致，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

小便涩，适遇经行时候，或涩数淋漓，腹中时痛，其脉碇细，皆因寒热邪气客於胞中，故冲任不调而成此证，宜服归附丸。白淋者，起於郁，多属虚寒，小腹不疼，与去血过多空痛者，俱宜人叁养荣汤，香附不可缺，或补中益气汤下归附丸，如痛者，四乌汤，白淋变为黄水，将成血淋，八物汤加絳。血淋者，月事三五日一至，积数月不愈者是也，腹痛则四乌汤加莪 B 木香，甚则醋煎散，尚恐有瘀血未尽也，去多不痛，善饮食者，八物汤加髻、连，或补中益气加黄柏，如饮食少进者，髻、连、黄柏禁用，若少腹痛而脾胃不实，或痛而欲得按者，八珍汤加襟、艾，或逍遥散加熟地、襟、艾，如泻者，先实脾胃，大抵治淋先治脾胃为上，此证多腰痛，虽属血亦因气所致也。沙淋者，淋下则碇积如沙一层，有赤白二种，白属气，赤属血，不可依书用髻、连，多不克效，当知妇人之疾，虽有湿热，止宜调经，不可与苦寒之药，以其月事时下，多虚少实，故养荣汤治白淋而效，以有桂也，艾煎丸亦然，以有艾也，惟赤淋不可服热药，艾煎丸亦禁用，宜八珍加髻、连、香附，误用温补，必致躁渴引饮，加以水饮停蓄而成肿胀者，加味逍遥散加髻、连、枳、朴、泽泻、橘皮，先治其胀，然後徐徐治本，慎勿骤补，骤补则气壅腹胀也。年老患血崩淋证，不拘痛与不痛，脾胃实与不实，皆以八珍加襟、艾、黄、泽泻，若遽用髻、连以伤脾胃，更何恃以祛病乎。

（泄泻〔经行时先泄泻者，此脾虚也，脾统血而恶湿，经水将动，脾血先注血海，然後下流为经，脾血既亏，不能端行其湿，所以必先作泻，补中益气加炮姜，有热，兼黄连，若饮食絳少，六君、理中选用。

石顽治一薛姓妇，每遇经行，必先作泻二三日，其脉左手关尺弦细如丝，右手关上小而滑，服姜、桂、萸、附，则大渴腹痛，泄泻转剧，服苓、泽、车前之属，则目暗如盲，此肝血虚寒，而脾胃有伏火也，俟经将行作泻时，朝用理中加黄连，作汤服五六剂，暮与加絳八味加紫石英，作丸常服，不终剂而数年之疾顿除。

（小便血〔妇人尿血，或因膏粱炙 或因醉饱入房，或因饮食劳役，或因六淫七情，以致元气亏损，不能收摄归源，若因怒动肝火者，加味逍遥散调送发灰，肝经风热者，送一味子髻丸，久而血虚者，八珍汤送发灰，膏粱积热者，清胃散加槐花、甘草，房劳所伤者，六君子加升、柴，风热所伤者，四君子加防风，凡久而亏损元气者，补中益气为主，郁结伤脾者，归脾汤为主。

(师尼寡妇寒热(疗师尼寡妇,宜别制方药,谓独阴无籛,致血气交争,寒热如疟,或腰背作痛,而寒热经闭白淫,痞闷咳逆,面黄瘦削,久则成劳,其肝脉弦出寸口上鱼际,是其证也,若室女出嫁愆期而寒热,或既嫁不得於夫者亦然,盖男子精盛则思室,女子血盛以怀胎,此天地自然之理也,治宜开郁理气,其经自调,逍遥散加无灰酒、竹沥,名酒沥汤,专主尼寡寒热,肥人用越鞠合二陈最宜,若兼怒动肝火而发热,佐以小柴胡加絃,若兼郁结伤脾而寒热,佐以归脾汤,此证多兼经候不调,当审缓急治之。妇人形瘦肉脱,胸中常想着一事而百计不解者,勿与医治,後必成癡。凡妇人郁怒发寒热,逍遥散加丹皮、香附,脾气不调,痰气留着,结为痰癖,发则其块上升,气逆喘促,呕吐酸水,初起元气未伤者,四七汤加枳实、黄连,虚人,香砂六君加柴胡、白芍,下佐金丸,大抵郁证皆虚火用事,故多骨蒸寒热,经闭不调,喘咳失音等证,当详虚损例治,但须兼调郁气,亦有阴血亏损,不胜香燥者,惟降火滋阴为首务耳。

千金云:凡人无子,当为夫妻俱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故有绝嗣之患,夫治之之法,男服七子散,女服紫石门冬丸,无不有子也。若丈夫籛气不足,不能施化,庆云散主之。妇人立身以来全不产,及断乳後,十年二十年不产,此胞门不净,中有瘀积结滞也,朴硝荡胞汤主之。妇人月水不利,闭塞绝产者,白薇丸主之。

(子嗣〔子嗣一门,古方悉用辛热壮火之剂,若施之於气虚精寒之人,固所宜然,设概用於火旺精伤者,得不愈伐其阴乎,窃谓男子之艰於嗣者,一如妇人经病调理,然有不生不育之不同,大意在於补偏救弊,往往有体肥质实,偏生无子者,岂可一概归於虚寒耶,盖湿胜则气滞,气滞则精虽至而不能冲透子宫,故尔不能成孕,惟宜行湿耗气,助其流动之势,如二陈、二妙、七气、平胃之属,皆可选用,甚则控涎丹先行向导,最为要诀,慎勿拘於世俗温补壮籛之说也,且人之所禀不同,勇怯各殊,有因男子真火式微者,有因湿热伤精者,有因妇人胞门浊腻者,有因血海虚寒者,有因子宫枯燥者,至如生而不育,亦自不同,有金石药毒伏於髓中者,有酒客湿热混於髓内者,有欲勤精薄者,有得胎後不戒房事频泄母气者,有妊娠不慎起居而致胎病不育者,有男子精髓虽冲,而督脉气衰,籛气不振,但生女不生男者,此岂一法所可治乎,历检古方中,惟葆真丸、千金种子丹、五子衍宗丸等方,治男子籛道不振,精气寒薄,与夫及年老无子者,咸为

得宜，若精髓稀薄，气不固，聚精丸最佳，气衰，更加人参、鹿茸尤妙，生女不生男者，当大补督脉益气，鹿茸四具，人参一斤，远志四钱，醇酒丸服，其有膏粱富贵，饱饫肥甘，恣情房室，气竭精伤，不能生子者，但服炼真丹，勿令断绝，虽在耄耋之年，每多生育，然非素享厚，形体丰盛人，服之无碍也，至於妇人子宫诸证，当详经带例治，俟经正无病，随其虚实寒热调理，自然生育，大率妇人肥盛者，多不能孕，以中有脂膜闭塞子宫也，虽经事不调，当与越鞠、二陈抑气养胃之类，有热，随证加黄连、枳实，瘦弱不能孕者，以子宫无血，精气不聚故也，当与四君、六味加蕪艾、香附调之，子户虚寒不摄精者，秦桂丸最当，妇人多有气郁不调，兼子藏不净者，加味香附丸，男服聚精丸，若因瘀积胞门，子宫不净，或经闭不通，或崩中不止，寒热体虚，而不孕者，局方皱血丸为专药，若带下少腹不和，或时作痛者，千金大黄丸荡涤之，子户虚热，虽结而不能成实者，四物换生地加蕪、连，然此皆由气血偏沮，是可以药奏功，若夫禀赋阴气偏绝，虽日用参、术峻补，终无回天之力也。丹溪曰，无子之因，多起於父气之不足，岂可独归罪於母血之虚寒，况母之血病，奚止虚与寒而已哉，然古方治妇人无子，惟秦桂丸一方，其性热，其辞瑰，今欲得子者，率皆服之无疑，夫求子於阴血，何至轻用热剂耶，今得此丸，经血必转紫黑，渐成衰少，或先或後，始则饮食骤进，久则口苦舌乾，阴气不平，血气不和，焉能成胎，纵使有成，子亦多病，以其能损真阴也，按东垣云，李和叔中年得一子，至一岁，身生红丝瘤而死，後三四子，至三岁，皆病瘤而死，乃肾中伏火，精气中多有红线，以气相传，生子故有此疾，俗名胎瘤是也，遂以滋肾丸数服，以泻肾中火邪，补真阴不足，忌酒辛热之物，其妻用六味地黄丸以养阴血，受胎五月之後，以黄蕪、白术二味作散服，後生子至三岁，前证不复作矣。

（胎教〔胎教之说，世都未谙，妊娠能遵而行之，不特无产难之虞，且生子鲜胎毒殇夭之患，诚为广嗣要旨，姑以大概陈之，妇人经後四十餘日不转，即谨房室，慎起居，薄滋味，养性情，刻刻存心，与执持宝玉无璋，举足必徐，行立勿仰，坐不实其前阴，卧不久偏一侧，不得耽坐嗜卧，使气凝滞为第一义，虽不可负重作劳，然须时时小役四体，则经络流动，胎息易於动端，腰腹渐粗，饮食不宜过饱，茶汤更须节省，大热大凉，总非所宜，犬羊蟹蟹等一切有毒之物，固宜切禁，即椒姜常用之品，亦须少

尝，其豕肉醇酒湿面之类，纵不能屏绝不食，亦不可恣，归精於胎，过於蕃长，致母临蓐难产，而子在胞中，禀质肥脆，襁褓必多羸困，即如沃壤之草木，移植土，枝叶得不凋萎乎，甫交三月，即当满裹其腹，胎气渐长，仅可微松其束，切勿因其气急满闷而顿放之，在夏澡洗，须避热汤，冬时寤寐，勿迫炉炭，其最甚者，尤在不节交合，淫火尽归其子，以酿痘疹疥癩之毒，然须妊娠禀性安静，不假强为，方遵实济，若强制以违其性，则郁火弭炽，此与恣情无禁者，虽截然紮途，而热归胎息则一，尝见有切於求嗣者，得孕即分处房帟，而子仍歿於痘，岂非强制其火弭炽之明验乎，盖人之志欲匪一，苟未能超出寻常，又须曲体母情，适其自然之性，使子气安和，是即所谓胎教也，当知胎教原非一端，若怀子受蚤，则子多胎蚤，怀子抱郁，则子多结核流注，怀子恐惧，则子多癩痿，怀子常起贪妄之念，则子多贪吝，怀子常挟愤怒之心，则子多暴狠，怀子常造绮语诡行，则子多诈伪，非但怀子之後，当检束身心，而轻净交感，慎毋恣肆，以遗胎息之患，若大醉後媾精，精中多着酒湿，则子多不育，大怒後媾精，精中多挟怒火，即子多乖戾，大劳後媾精，精中不满真气，则子多孱弱，若夫热药助战，作意秘精，精中流行毒悍，则子多痺疾，至於风雨雷电媾精，感触震气，则子多怪类，以此言之，则三元五腊，宜璫遵禁戒，诞育自是不凡，宗禩重务，安得视为嬉戏哉。

胎前（脉辨、验胎、养胎、恶阻、胎动、漏胎下血、蚤胎僵仆、胎上逼、安胎、半产、胎不长养、过期不产、咳嗽、子烦、类中风、伤风、伤寒、疰、痢、子淋、遗尿、诸血、吐衄、诸痛、子肿、不语、子悬、子痿、乳泣腹啼、鬼胎、下私胎法、断子法）

经云：何以知怀子之且生，身有病而无邪脉也。人有重身，九月而，此胞络之脉绝也，胞络者，系於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无治也，当十月复。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言有是病而用是药，药虽峻克，可无伤於胎息也。

金匱云，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於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平脉者，言其无病之脉也，惟阴脉小弱，以其营气不足耳，凡感邪而营气不足者，则必恶寒发热，今无寒热，妨於食，是知妊娠矣，妊娠血聚气搏，经水不行，至六十日始凝成胎，斯时营气并

於胎元，而胃气不足，津液少布，故其人渴不能食，宜桂枝汤和营益胃，设有医以他治，反加吐下者，此为恶阻，则绝之，谓绝止医治，候其自安，不可用药更伤其胃气也，楼全善云：尝治一妇恶阻病吐，愈治愈逆，因思仲景绝之之旨，遂停药月馀自安。妇人宿有症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症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後断三月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当下其症，桂心茯苓丸主之。

宿有症痼，谓妇人行经时遇冷，则馀血留而为症，然症病妇人恒有之，或不碍子宫，则仍行经而受孕，虽得血聚成胎，胎成三月而经始断，断未三月而症病复动，遂漏下不止，症在下，迫其胎，故曰症痼害，胎以脐上动不安，洵为真胎无疑，若是鬼胎，即属阴气结聚，断无动於脐位之理，今动在於脐上，是胎已六月，知前三月经水虽利，而胎已成，後三月经断，而血积成，是以血下不止，故用桂心、茯苓、丹皮、桃仁以散其，芍药以护其营，则血方止而胎得安，世本作桂枝茯苓丸，乃传写之误，详桂枝气味俱薄，仅堪走表，必取肉桂之心，方有去症之功，安常所谓桂不伤胎，勿疑有碍於妊，观下条子藏开用附子汤，转胞用肾气丸，俱用桂、附，内经所谓有故无殒是也。

妇人怀妊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藏。

妊娠脉弦为虚寒，虚籛散外，故发热，阴寒内逆，故胎胀，腹痛恶寒者，其内无籛，子藏不能司闭藏之令，故阴中觉寒气习习如扇也，用附子汤以温其藏，则胎自安，世人皆以附子为堕胎百药长，仲景独用以为安胎圣药，非神而明之，莫敢轻试也。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後，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襟艾汤主之。

行经与结胎，皆属冲任，冲任虽持乎阴籛交合，为肝肾之用事，然长养成胎，皆坤土所资，盖阴籛抱负则不泄，坤土堤防则不漏，若宿有瘀浊客於冲任，则阴自结，不得与籛交合，故有时漏下半产不绝也，凡妊娠胎气，籛精内成，阴血外养，今阴血自结，与胎阻隔，不得相和，独阴在内，作腹中痛下血，皆阴籛失於抱负，坤土失於堤防，此方皆治之，芎、归宣通其籛血，芍、地宣通其阴血，阿襟血肉之质，同类者以养之，甘草缓中解急，此方调经止漏，安胎养血，然加絃又必从宜，若脉迟缓，阴胜於籛，则加乾姜，或见数大，籛胜於阴，则加黄芩，可不言而喻矣。

妇人怀娠，腹中 h，当归芍药散主之。

此与胞阻痛者不同，因脾土为木邪所蕞，谷气不举，湿淫下流以滞阴血而痛，故君以芍药，泻肝利滞，佐以芎、归补血止痛，苓、泽渗湿益脾，则知内外六淫，皆能伤胎成痛，不独湿也。

妊娠呕吐不止，乾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此即後世所谓恶阻病也，先因脾胃虚弱，津液留停蓄为痰饮，至妊二月之後，浊阴上冲，中焦不胜其逆，痰饮遂涌，中寒乃起，故用乾姜止寒，人参补虚，半夏、生姜治痰散逆也。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此小便难者，膀胱热郁，气结成燥，病在下焦，所以饮食如故，用当归以和血润燥，贝母以清肺开郁，苦参以利窍逐水，并入膀胱以除热结也。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渐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小便利则愈。

膀胱者内为胞室，主藏津液，气化出溺，外利经脉，上行至头，为诸籛之表，今膀胱气不化，水溺不得出外，不利经脉，所以身重 渐恶寒，起即头眩，但利小便，则水去，而经气行，表病自愈，用葵子直入膀胱，以利癰闭，佐茯苓以渗火道也。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後百病悉主之。

内经曰：阴搏籛别，谓之有子，尺脉搏击者，由子宫之气血相搏，而形於脉也，故妊娠之血，不可以静，静则凝泣，亏少则虚，皆不能与化胎之火相合，要其胎孕生化，必先和其阴籛，利其气血，常服养胎之药，非惟安胎易产，且免胎後诸患，芎、归、芍药之安胎补血，白术之补胃养胎，其胎外之血，因寒湿滞者皆解之，黄芩化壮火而生气，故为常服之剂，然当以脉证虚实加絃，有病则服，否则不必也。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芎，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絃，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本方四味，本草皆谓能去恶血，而养胎用之何也，盖血聚而後成胎，少遇邪，则所聚之血，将宿而不湍，反类恶血，必开陈，然後胎可安也，养胎不惟在血，而胎系於肾，养之又在於胃，所以补肾调胃，以固精和中，用白术调胃，秦椒开，开则籛精至，牡蛎治崩，崩止则阴精固，川芎下入血海，湍动胎血，破旧生新，

或阴血不利，肝木为害，在内抑屈而痛者，泻以芍药之酸寒以通其阴，设直冲过而痛者，散以芎之辛温以通其腠，或挟瘀恶之气，上逆於胃，而胃中吐烦不能食者，用细辛温中去痰下气，半夏治心下急痛，和胃进食，止吐逆，若呕而不止者，由肝木妄动，用小麦饮养其本气以安之，大麦主消渴益气调中，故中气不足而渴者用之。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

此方在虚劳中，治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此治肾虚转胞不得溺，皆用此利小便也，转胞之病，为胞居膀胱之室内，因下焦气衰，水湿在中，不得气化而出，遂致鼓急其胞，因转筋不止，了戾其溺之系，水既不出，经气遂逆，上冲於肺，故烦热不得卧而倚息也，用此补肾，则气化水行，湿去而胞不转，胎自安矣，虽然，转胞之病，岂尽由下焦肾虚所致耶，或中焦气虚，土湿下干害其胞，与上焦肺气壅塞，不化於下焦，或胎重压其胞，或忍溺入房者，皆足以成此病，必各求其所因以治之。

（脉辨〔妇人经水二三月不来，诊其脉微滑而数，略无间断於其间，虽身有病而无邪脉，不涩不伏，不弦劲，即胎脉也，辨男女法，古人咸以左大为男，右大为女，然多有素禀偏大偏小者，惟寸口滑实为男，尺中滑实为女，最为要诀，如芡寸俱滑实为双男，芡尺俱滑实为二女，尺右左寸俱滑实为一男一女，此屡验者，若脉砵细，腹重而不实微痛，虽有形如抱瓮状，满腹不动，但当脐下翕翕动，按之冰冷，又芡尺乍大乍小，乍有乍无，或浮或砵，或动或止，早暮不同者，乃鬼胎也，须连视三四日乃见，宜补气活血，若脉来急如风雨，少停复来如初者，夜叉胎也，亦有关部微似雀啄之形者，又有大小不匀，而指下弦劲不和者，皆夜叉之兆也，若脉来砵细，腰腹痛，胎伏不动，或反觉上抢心闷绝，按之冰冷，即非好胎，更察舌纹青色，此胎已死也，若并唇亦青，连母都不可救，但伏而不动者，亦有好胎，宜服顺气和血之药。

（验胎〔妇人经候不行已三月，欲验有胎否，生川芎二钱为末，空心浓煎，艾汤调下，腹内微动则胎也。

（养胎〔妇人受孕一月，足厥阴脉养，其阴籛新合，名曰始胚，大集经云，胎成七日，初不增絃，二七日如薄酪，三七日如生酪，四七日如熟酪是也，二月足少籛脉养，阴籛居经，名曰始

膏，经谓五七日如生酥，六七日如息肉，七七日如段肉，八七日其坚如坏是也，三月手心主脉养，初有定形，名曰始胞，经谓九七日变五泡，紮肘紮髀及头，十七日续生五泡，紮手腕紮足及颈，十一七日复生二十六泡，十手指，十足指，及眼耳口鼻，十二七日泡相成就是也，四月手少阴脉养，始受水精以成血脉，而形体成，经谓十三七日现腹相，十四七日生五藏，十五七日生大肠，十六七日生小肠是也，五月足太阴脉养，始受火精以成其气，而肢节充，经谓十七七日有脾处，十八七日生三，十九七日生手掌足趺臂节，二十七日生阴脐颐乳是也，六月足阳明脉养，始受金精以成其筋，而骨干立，经谓二十一七日有三百柔软骨，如初生瓠，二十二七日如未熟瓠，二十三七日坚如胡桃，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是也，七月手太阴脉养，始受木精以成其骨，而毛发生，经谓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二十六七日成如藕丝，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二十八七日始生肌肤是也，八月手阳明脉养，始受土精以成肤革，而藏府具，经谓二十九七日肌肤稍厚，三十七日方有皮像，三十一七日皮转厚坚，三十二七日皮革转成是也，九月足少阴脉养，始受石精以成皮毛，而谷气入胃，石禀五气之余，藏府百骸俱实，故谓之石，经谓三十三七日耳鼻唇指膝节成，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万毛发孔，犹尚未成，三十五七日毛孔具足，三十六七日爪甲成就是也，十月五藏俱备，六府齐通，纳天地之气於丹田，经谓三十七七日母腹中有风起，通其七窍，三十八七日随其宿世善恶，分香臭二种风，以定容貌骨节贵贱，右千金述徐之才养胎法，与大集经 X，求其细，则受胎在母腹，七日一变，展转相成，然多有不足月产，而能长育长者，此各经荣养与七日之变，皆不及期，而养胎之气仍周遍也，若经脉荣养未周，总属半产，非正产也。

（恶阻）经候不行紮三月，精神如故，喜酸恶食，或嗜一物，或大吐，或时吐痰与清水，肢体砵重，头目昏眩，此名恶阻，不可作病治，四君子加乌药、香附、橘皮，咳而渴者，加橘红、五味、生姜，若胸中愤闷，四肢砵重，怠惰不能转舒，恶闻食气，喜咸酸，胎动不安，呕逆不食者，理中汤加茯苓、木香、半夏，若中停痰，二陈加枳椇，若饮食停滞，香砂六君子加枳椇，若脾胃虚弱，璋功散，兼气恼，加枳椇、砂仁，若饮食少思，六君子加紫苏、桔梗，头晕体倦，六君子汤，若呕吐不食，倍苓、半，盖半夏乃健脾气化痰湿之主药也，今人以半夏有动胎之性，鲜有用之者，以胎初结，虑其辛散也，楼全善云：余治妊娠阻病，累用半

夏，未尝动胎也，千金用半夏茯苓汤二剂，次用茯苓丸。怀妊爱酸，乃肝藏之虚，不能荣养其肝，肝虚故爱酸物。戴氏云，恶阻者，谓妇人有妊恶心，阻其饮食也，肥者有痰，二陈加枳、术，瘦者有火，理功加芩、连。

（胎动〔怀胎数动，此胎气热，所以逆上而作喘急也，急用条芩、香附、白术之类，腹中满痛又心，不得饮食，千金用黄芩、白术、芍药煎服，令微下水则易生，月饮一剂为善，因恼怒而胎动不安者，辟香降气散，或四制香附一味为君，加归、艾为散，盐酒煎，和滓服，虚者，八珍去茯苓加黄芩、紫苏、陈皮，名安胎饮，又气虚少食，四君子加紫苏、陈皮，血虚多热，四物加黄芩、白术，胎气郁滞，紫苏饮，脾气虚弱，六君子，郁结伤脾，归脾汤，郁怒伤肝脾者，四七汤加芎、归，怒动肝火者，小柴胡加术。安胎之法有二，有因母病以致胎动者，但治母病，其胎自安，八珍汤加襟、艾、黄，气滞者，去茯苓加苏、橘、黄芩，因胎动而致母病者，安胎而病自愈，紫苏饮加茯苓、白术、阿襟、砂仁，千金治妊娠二三月至七八月胎动不安，腰痛已有所见者，用襟艾汤服之则安，身有微热，去艾叶、甘草加续断、以 疝 腹兼安胎也，郑虚曰：治胎前下血不止，用大剂参、术以安胎，芎、归、熟地、黄芩、白芍阿襟以止血，砂仁行气以止痛，不可行动，但安卧养胎自愈，若伤动胎气而下血不止，急用紫苏饮，若胎未损，服之可安，已损，服之可下，若纯用四物汤阴药，不得籛生阴长之功，非但胎不能安，每致腹痛少食，脾胃愈虚而愈不安矣。

（漏胎下血〔妊娠经水，壅之以养胎，蓄之以为乳，若经水下，此冲任气虚，不能约制而然，千金云：妊娠血下不止，名曰漏胞，血尽则死，宜服乾姜地黄散，气虚乏力少食者，宜益气固胎，切勿泛用养血之剂，四君子去茯苓加襟、艾、芎、归、黄、砂仁，若漏血腹痛者，芎、归、人参、阿襟、大枣煎服，若因郁怒发热内热，加味逍遥散，若血虚至夜发热，当归补血汤，劳动脾火，加味归脾汤，若因房事下血过多作痛，八珍汤加襟、艾，脾胃虚陷，补中益气倍升、柴，风热，加防风、黄芩，月数将满而漏血者，此必不守禁忌所致，亦有瘀血凝滞，不能转输而下者，气血先伤，後必难产，宜服紫苏饮，或用益母草熬膏，肥人，砂仁汤调下，虚人，人参汤调下。妊娠三月，其经月来三五次，但不多，饮食精神如故，此血气有馀，儿大自不来矣，若作漏胎治之，其胎必堕。胎漏黄浆，或如豆汁，若肝脾湿热，用升籛除湿

汤，肝脾风热，加味道遥散，肝脾郁结，加味归脾汤，脾胃气虚，七味白术散，脾气下陷，补中益气汤，肝经风热，防风、黄芩作丸服，风入肠胃，胃风汤，大全方治妊娠忽然下黄汁如膏，或如豆汁，胎动腹痛，用黄 一藜，川芎一钱，糯米一合煎服。暴下水者，其胎必下，若徐徐而下者，可用补气安胎药主之。

（蚤胎僵仆〔妊娠负重跌扑，凝血作痛，欲服活血药则恐伤胎，不服则伤血不去，治之当辨胎之死生，如无别证，只用黑糖熬枯，入红酒童便调服，细嚼连皮胡桃肉过口，死者当下，生者其痛即止，如余伤未尽，痛未止，四乌汤加延胡、木香，伤去而胎气未安，紫苏饮加童便、砂仁，伤重者，香橼散加熟地、当归以护胎，势剧者，下瘀血汤加芎、归酒煎以去血，血去则胎自安，然须详慎，若昏睡语言如狂，此血迫心包，当归活血汤，如腹中重坠，按之冰冷，此胎气已伤，急用香桂散加酒大黄、生附子下之，若口中觉秽气者，急用平胃散加芒硝，下逐之。若因怒跌仆，或手足抽搐者，紫苏饮加 罢 ，去血过多，八珍汤去茯苓加襟、艾、黄 。

（胎上逼〔妊娠胎动气逆，皆由调养失宜，致胎逆上，紫苏饮为必用之药，饮食不甘，兼四君子，有热，加芩、梔、归、芍，若恼怒伤肝，致胎逆上，加味道遥散，因郁结伤脾，胎气不安，加味归脾汤，大抵胎气逆上，皆属火旺，急用芩、术、香附之类，不可服大寒之药，反致他变。妊娠遍身痛，或冲心欲死，不能饮食，缘胎有水致痛也，千金鲤鱼汤，或用白术五钱，黄芩二钱，白芍四钱，入活鲤鱼约重半斤外一尾，煮汤代水煎服。妊娠胎动，昼夜呼叫，口噤唇挛，及下重痢不息者，用艾叶五藜，以好酒五升，同煮三升，去滓更煎，取一升服，口闭者，开口灌之，药下即祛。临月胎上逼心，呕哕欲死，急用童子小便灌之即下，或乌梅肉十枚，研烂入生姜三片，煎汤灌之亦下，取酸以降敛之，兼辛以散火气之逆也。

陈良甫治一妇，孕七月，忽然胎上冲心而痛，坐卧不安，医治不效，又作死胎治，而用蓖麻、麝香研贴脐中，命在垂亡，陈诊之，芤尺脉皆绝，他脉和平，曰，此子悬也，若是胎死，必面赤舌青，今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胎上逼心，以紫苏饮治之，十服而胎安矣。

（安胎〔妇人半产，多在三个月及五月七月，除跌扑损伤外，因内热而虚者为多，曰热曰虚，当分轻重，若前次三个月而堕，则下次必如期复然，盖先於此时受伤，故复至期必应，乘其虚也，

遇有半产者，须多服养气血固胎息之药，以补其虚损，下次有胎，先於紮个月後，即用固胎药十数服，以防三月之墮，其有连墮数次，胎滑甚者，服药须多，久则可留，八珍加陈皮、襟、艾、条芩，多气，加香附、砂仁，肥盛有痰，加半夏，若瘦而多渴者禁用。怀妊三四月，肥盛色白气虚者，用白术一倍，人参、续断、山药、香附各半倍，枳实汤泛为丸，朝暮砂仁汤下三钱，肥盛色苍气实者，不须服药，至七八个月，但服砂仁汤或紫苏汤足矣，瘦而色白虚弱者，白术二倍，人参一倍，山药、续断、芎、归各半倍，陈米饮和丸，朝暮沸汤下三钱，瘦而色苍血热者，酒煮条芩，四制香附各一倍，四物各半倍，蜜丸，朝暮沸汤下四钱，至八九月，肥盛色苍者，必用枳椇、苏梗以顺其气，慎不可用补气之药，非但参、术当禁，厚味亦宜节省，肥白气虚者，则人参、白术必当加用，但补气药中，必兼香附、砂仁以流动其气，若色白怯弱者，全以补养气血为主，非但枳椇、苏梗辈不可用，即砂仁亦不宜也，误耗其气，必致难产，若色苍形瘦者，此气血流薄，当无难产之患，或久抱郁结之气，间或有之，多服逍遥散可也。有誤服行胎毒药胎动不安者，右法用生甘草、黑豆、淡竹叶煎服，若发热，用香鼓，然不若频与热童便尤良，以其能解药毒也，血下不止，或上溢而为吐衄者，四物换生地加阿襟、山梔、炒黑蒲黄，若胎伤不安者，消息缓急虚实治之。凡妊娠脉宜滑利数实，大忌迟涩浮缓。

（半产〔半产俗名小产，盖由冲任气虚，不能摄养，或1扑闪坠，致气血损动，或因热病温症之类，薛立斋云：半产重於大产，盖大产如果熟自脱，小产如生采，破其皮皯，断其根蒂，岂不重於大产，但人轻忽致死者多，治法，宜补形气，生新血，去瘀血，若未足月，痛而欲产，八珍去茯苓、熟地，加襟、艾、草，若胎下而血不止，参、术、草、襟、艾、归、芍之类，有热，加炮姜、茯苓，半产而心腹痛，或发寒热，以手按之愈痛者，宜散瘀血，芎、归、延胡、桃仁、香附、丹皮、泽兰、童便之属，若按之则痛缓，是血虚，八珍去芍加炮姜，若痛而呕吐作泻，是胃虚，六君子加炮姜，凡胎气弱欲小产者，八珍汤固之，若出血过多而发热，圣愈汤，汗不止，急用保元汤，发热烦躁肉倣筋惕，十全大补汤，大渴面赤，脉洪而虚，当归补血汤，身热面赤，脉碇而微，四君子加姜、附。

东垣云，妇人分娩，及半产漏下，昏冒不省，瞑目无所知觉，盖因血暴亡，则心神无所养，心包络火上炽，故令昏冒，火胜其

肺，故令瞑目不省人事，慎不可用寒凉泻火之药，盖瞑目之病，悉属於阴，即如伤寒郁冒，得汗而解，必当补而升举之，古法用全生活血汤，其间风药庞杂，而无籛生阴长之功，宜补中益气加门冬、五味，或大剂独参汤尤妥，血若暴下，是秋冬之令太旺，今举而升之，助其籛则目张而神不昏矣。

石顽治一妇，怀孕六月，因丧子悲哭动胎，医用黄芩、白术辈安胎药二服不应，改用枳椏、香附、紫苏、砂仁理气，一服胎遂上逼心下，胀闷喘急，口鼻出血，第三日午後來请石顽，薄暮往诊，其脉急疾如狂风骤雨，十餘至则不至，顷之复至如前，因谕之曰：此孕本非好胎，安之无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气所结，震属木，惟金可制，令以铁斧烈火烧红，醋淬，乘热调芒硝末一紮灌之，明日复来请云，夜半果下墮胎，下後脉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恶露甚多，又与安神调血之剂，数服而安。

（胎不长养（石顽曰：胎之长养，皆赖母之脾土输气於其子也，脾为一身之津梁，主周身之端化，在藏为土，长养万物，莫不由此，故胎之生发，虽主肾肝，而长养实关乎脾，所以治胎气不长，必用八珍、十全、归脾、补中之类，助其母气，其胎自长，多有延至十二三月而产者，观瘠薄之土，虽不获，得沃泽灌溉，便能成实，义可见矣，亦有妊母气血自旺而胎不长者，此必父气之孱弱，又当大剂保元专补其气，不得杂一味血药助母，则子气方得受益，复有胎气因妊母举动失措，致儿内失荣养，不能长发，仍不陨坠者，此与果实乾萎在枝无墮，以妊娠气血无恙，但子不得禀母气耳，非若妊娠有疾，枝伤果坠之比也。

（过期不产（月数过期而不产者属气虚，亦有因胎漏而产迟者，尝见妊娠下血，胎虽不坠，其气血亦亏，多致年不产，或十四五月而产者，俱是气血不足，胚胎难长故耳，凡十月之後不生者，当大补气血，庶分娩无忧，又过期不产而脉碇细，但当脐下悸动，此为瘀积化水，当作鬼胎治之。

许裕卿治邵涵贞内子，孕十七月不产，不敢执意凭脉，问诸情况，果孕非病，但云孕五月以後不动，心窃讶之，为主丹叁一味，令日服七钱，紮旬餘胎下，已死而枯，其胎之死，料在五月不动时，经十三月在腹，不腐而枯，如果实在树，败者必腐，然亦有不腐者，则枯胎之理可推也，石顽曰：余昔治马云生妇，孕十三月不产，脉来微结，为处十全大补汤，服至二十餘剂而下，胎枯色白，所治虽墮，而胎枯则一也。

（咳嗽〔妊娠咳嗽，悉以安胎为主，风邪伤肺，香苏散，寒邪伤肺，小建中汤，若肺胃气虚，理中散，脾肺气虚，六君子加当归，久嗽不愈者，多因脾肺气虚，理气不密，复感外邪，或因肺虚阴火上炎所致，有外邪者，内补当归建中汤加细辛，阴火炎者，六味丸加麦冬、五味。

（子烦〔妊娠苦烦闷，头目昏重，是心肺虚热，或痰积於胸，吐涎恶食，千金竹沥汤，若吐甚则胎动不安，烦闷口乾，不得眠者，加味竹叶汤，气虚者，倍人参，气滞，紫苏饮，痰滞，二陈加白术、黄芩、枳壳，但满寒热，小柴胡，脾胃虚弱，六君子加紫苏、山栀。

（类中风〔此证若不早治，必致堕胎，宜服紫苏饮，若口噤不能言，用白术三钱，荆芥穗二钱，黑豆三合，炒淋酒煎服，得汗即愈，口噤者，拗口灌之，可服三四剂，至有目昏黑而厥者，胎前绝少，但一有此证，即是儿晕，属气与痰，故目昏黑发厥，只服紫苏饮，慎不可服苏合香丸，及乌药顺气散等。

（伤风〔妊娠伤风，香苏散去香附加劳鞞，咳嗽多痰，加桔梗，或紫苏饮加劳鞞，安胎为妙，嗽兼泻，气口脉滑实有力，中有宿食者，胃苓汤去苍术，俟脾胃实而治嗽，总不如浓煎 Y 汤为上，盖风药皆能堕胎，故嗽喘胎寒，多用连须 大能安胎散气，胎使无虞，或加香畔尤妙，若不喘者，紫苏饮加砂仁、童便。

（伤寒〔冬时为寒所伤，轻者渐渐恶寒，翕翕发热，微嗽鼻塞，数日乃止，重者头疼作痛，先寒後热，久则伤胎，药多避忌，不与常妇概治，但服 辄汤，汗出则愈。千金治妊娠伤寒，用 Q 茎，生姜二觔，水煎热服，取汗即安，治妊娠热病，用 革 香畔一升，如前服法取汗，若胎伤未死，但用 @把，水煮食之，汗出即安，若胎已死，须臾自出，不应，加生姜、苏叶，不可轻用发表药，若用发表，岂但堕胎，母命难保，惟 辄汤、香苏散，可解邪气，又可安胎，妊娠温热时行及伤寒邪气内犯，热毒迫胎，并宜千金石膏大青汤急救，庶可保全，迟则不救，凡胎前疫证，与伤寒阳明府证，内实便秘，须急通大便，方不损胎，若大便自利者，真气下泄，胎必难保，惟大小便如常，知 无热，则不伤胎气。

（疟〔妊娠 疟，无论胎息月数多少，总以安胎为主，而举世安胎，无过黄芩、白术，原夫胎息之安与不安，全在母气之调与不调，故安胎先安母气，安有母气乖戾，胎气独安之理，当知黄芩之安胎，惟治热盛胎动不盛，白术惟主脾虚不能保胎，设气虚胎

气下坠，误用黄芩，气滞胎不转端，误用白术，滋害何可胜言，所谓先安母气者，随其形体之肥瘦，气血之偏胜也，若妊娠形盛色苍，肌肉溲坚者，必多湿多痰，无论何疾，必显湿热本病，脉多滑实有力，绝无虚寒脉弱之候，可峻用豁痰理气药治其本质，然後兼客邪见证而为制剂，治宜二陈汤随经加透表药，或合小柴胡用之，盖柴胡为症证之向导，故多用之，然有自汗过多，尺中微弱，或热盛手足清者，始终不用柴胡，而用建中、桂、芍收功者，或见烦渴脉实，大便六七日不通，脐明府实，又宜凉膈去硝黄加鲜首乌调之，须知禀质坚固者，其气多滞，内外壅遏，但有湿热，绝无虚寒之患，如元气本弱，或病後得之，必需理脾行气，惟六君子汤为合剂，有痰食结滞，则加枳实、草果，内有寒，则加炮姜，外有风，即加桂枝，胎动上逆不安，则加子芩，胎下坠，则加柴胡倍人参，以人参为举胎圣药也，间有不应者，又需补中益气，大剂人参以升举之，中有留滞，则枳实理中加柴胡、桂枝，合表而治之，若夫日作间作，日晏日早，昼发夜发，寒多热多，及审饮食便溺动静安危之法，则与常症无异也，大抵病邪初发，元气未耗，疏风涤痰，消导饮食，在所必用，然须大剂白术培护中土，以脾胃为一身之津梁，土厚自能载物也，其最可虑处，尤在三四发至六七发，其势最剧，若过半月，虽淹缠不止，邪热渐衰，可无胎陨之虞矣，或有症久气血虚败而小产者，此皆失於调治也，若六七发後不止，即当和营健脾，若禀质柔脆者，虽有风邪，不得纯用表药，以风药性升，能使胎气上逆，而为呕逆喘胀，膈塞痞满之患，虽有实滞，不得过用降泄之味，能引邪气下陷，致胎坠不安，而为泄利不食，小腹疼重之患矣，若疫疔毒盛势剧，急与凉膈、承气、黄连解毒救之，瘟疔蠢蠢不爽，烦热大渴，或壮热无寒，或先热後寒者，当与桂枝白虎、人参白虎撤其在之热，不可与夏秋疔比例而推也，盖有是证而用是药，有固无限，亦无限也，惟在速祛邪气以救胎息之燔灼，若迟疑未决，下手稍软，救无及矣。

（痢〔妊娠痢下，有三禁五审，一禁荡涤肠胃，二禁渗利膀胱，三禁兜涩滞气，盖荡涤则膻气下陷，胎气愈坠，渗利则阴津脱亡，胎失荣养，兜涩则浊气愈滞，後重转加，改善治妊娠之痢者，惟以调气为先，盖调气之法，如炉冶分金，已败之积沫，则随气而下，未伤之津液，则统之而安，不善治痢者，惟守通因通用，痛无补法之说，峻用苦寒荡涤，使未伤之津液，溷厕败秽之中，建练而下，而胃气有权者，尚可胜其药力，譬诸引汲灌渠，

一决而荡无馀滓，陈腐去而仓廩自修，津气自复也，若肾气不固之人，秘藏不密，五液尽随转利药注下，使既病之津液，更加猛利峻攻，不致精神离散，血液告竭不已，况能保其胎息乎，夫调气之药有三善，一使胃气有常，水谷输端，二使腹满腹痛後重渐除，三使浊气开发，不致侵犯胎元，此治妊娠下痢之大端也，所谓五审者，一审饮食之进与不进，夫下痢乃肠胃受病，若痢势虽甚，饮食无妨者易已，故痢以噤口为最剧，在初起浊邪全盛之时，不足为虑，但要清理积滞，饮食自进矣，若七日已後，尚不能食，脉反数盛，此必初时失於清理之故，急需调气理中，则积沫渐下，饮食渐进矣，或初时能食，至一旬一气後，反不能食，脉息不振，此必荡涤太过，胃气受伤所致，亦有过用芩、连、槟、朴，苦寒破气，而致癉逆呕哕者，胃气大败，最危之兆，惟峻与温补，庶可挽回，若脉见数疾无伦，或翕翕虚大，或歇止不前，或弦细搏指者，皆胃气告匮，百不一生矣，二审溲之通与不通，下痢清浊不分，若痢虽频，而水道顺利者，胎必无虞，若月数将满，胎压膀胱，每多溲便频数，转胞胎之患，切禁利水伤津，急与开提自通，但须察其脉无过旺过硬之形，便宜补中益气，稍加泽泻、车前以升清降浊，投之无不辄应，非特妊娠为然，即平人久痢，津液大伤而久溲涩不通者，亦宜上法也，三审腹之痛与不痛，下痢腹痛，必然之理，然间有浊湿下趋，而无郁沸之火者，则不痛也，但此多见於肥白人之白痢，若血痢与瘦人多火者，罕见也，治宜调气端积，不用清火明矣，原其腹痛有寒热之分，痛有止歇，痛则奔迫下坠，至圜不及者，火也，痛自下而攻击於上者，火也，痛而胀满，不胜摩按，热饮愈甚者，火也，实也，痛无止歇，常时痛而无绞刺者，寒也，痛自上而奔注於下者，寒也，痛而不满，时喜温手摩按，饮热暂缓，欲至圜而可忍须臾者，虚也，寒也，大约初痢胀痛，为热为实，久痢 h，为虚为寒，即初因火注切痛，痢久气伤，亦必变为虚寒也，故久痢腹痛之脉，无论大小迟数，但以按之渐渐小者，并属虚寒，急须温补，慎勿利气，惟急痛脉实，久按不衰者，可稍用炮黑姜、连和之，四审後之重与不重，下痢後重，浊气壅滞也，夫开通壅滞，必以调气为本，在妊娠尤为切要，调气则後重自除，而胎息自安矣，但初痢後重，首宜开发其滞，若久痢後重，又当升举其籜，籜气升则胃气端，胃气端则周身中外之气皆调替，而无壅滞之患矣，故治孕妇之後重，无问胎之大小，但脉见有馀，则宜调气，脉见不足，便与升提，虽血痢亦宜籜药，一切滋膩血药，总

无干预，以气有统血之功，则血无妄行之虑也，五审身之热与不热，下痢为气受病，若见身热，表俱困，元神将何所恃而得振祛邪之力哉，惟人迎之脉浮数，可先用和营透表之法分解其势，然後徐行清理，若初痢不发热，数日半月後发热，脉来渐小，或虚大少力者，此真阴内亡，虚籛发露於外，在平人或可用辛温峻补，敛之以归其源，若妊娠则桂、附又难轻用，惟藉参、术、姜、萸、襟、艾之属，非大剂浓煎峻投，难望其转日回天之也，或痢久卫虚，起居不慎，而感冒虚风发热者，但当察其左手三部，必显浮缓之象，又需理中汤加桂枝，合表而治之，以内气久虚之邪，不得参、术助其中气，则客邪不得解散也，五审既明，三禁勿犯，又当审察其积之稠与不稠，色之鲜与不鲜，则元气之厚薄，病患之寒热，可晓然无惑矣，如赤白寒热之辨，昔人拟议纷纭，要非正论，以大略言，气分之病其色白，血分之病其色赤，气血紊乱，则赤白兼并，盖气属籛，籛伤则受冷居多，即有火注下迫，皆籛气郁遏，本寒标热之证，不可纯归於热，但当验其积之稠黏如糊，色白如脂，方可暂与清热治标，若汁沫如水，色晦如尘，急须温理其气，即有热证，皆假象无疑也，血属阴，阴伤则受热居多，然多有气伤籛不统阴之血，又不得不从事於辛温也，故治血痢，尤当以色之显晦，验其虚实寒热，此义前人未发也，故凡积之瘀晦不鲜，清稀不稠者，皆系虚寒之候，即前所云籛不统阴之血，急投人参、姜、艾、庶或保全，瑀不审而误饵芩、连，是速其毙也，惟积之稠黏紫赤而光泽者，合用苦燥以坚肠胃之滑脱，又必佐以调气之药，则阴邪得以解释，非若白痢之不可杂以芩、连、芍药等味，引领滞秽，袭伤阴血也，况有病後症後，或本质虚羸之人，及秋冬天令寒冷时下痢，加以胎孕扼腕，可与平人夏秋之痢同日而语哉，予尝用厚朴汤去乾姜，治妊娠能食，腹胀後重，积秽稠黏之白痢，甘草乾姜汤、理中汤，治妊娠腹痛少食，积沫清稀之白痢，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治妊娠腹胀後重，赤白相兼之痢，黄芩芍药汤送香连丸，治妊娠能食後重，积秽稠黏之血痢，连理汤合千金三物襟艾汤，治妊娠少腹疼重，瘀晦不鲜，或间有鲜血之痢，驻车丸治妊娠发热後重，阴虚畏食之血痢，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治妊娠热毒内攻，噤口不食，腹胀後重，脓血稠黏之痢，千金襟艾榴皮汤治妊娠脓血清稀，胎动不安，久泄不止之痢，补中益气汤治妊娠先症後痢，及症痢齐作，元气下陷，胎气下坠，小便频数，或转胞不得溺之痢，以上诸方，并加砂仁以调其气，乌梅以调其血，未常不随手辄效也。

石顽治郝(失记其字)媳,怀孕九月,患疟三四发後,即呕恶畏食,诊其脉,气口涩数不调,左关尺弦数微滑,此中有冷物阻滞之候,以小柴胡去黄芩加炮姜、山楂,四服稍安思食,但性不嗜粥,连食肺鸭之类,遂疟痢兼并,胎气下坠不安,以补中益气去黄加香、砂、乌梅,五服而产,产後疟痢俱不复作矣,其仆妇产後数日,亦忽下痢脓血,至夜微发寒热,小腹胀痛,与千金三物襟艾汤去榴皮加炮黑山楂,六服而神。

(子淋〔妊娠小便淋者,乃肾与膀胱虚热,不能制水,然妊娠胞系於肾,肾间虚热移於膀胱而成斯证,若小便涩少淋漓,生料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肉桂、车前,若膀胱虚,阴无以化,肾气丸,肺气虚而频数短少,生脉散加山药、泽泻,若小肠热,小便赤涩,导赤散,若肺虚膀胱热而气化不行,生脉合导赤散,若因肺经蕴热,黄芩清肺饮,肝经湿热,加味道遥散,膏粱厚味,加味清胃散,若因劳役所伤,或食煎 小便带血,此血得热而流於糞中,补中益气加丹皮、栀子,若因脾胃气虚,胎压尿糞而胎胀腹痛,八珍汤倍茯苓加橘、半,空心服,服後探吐,药出气定,又服又吐,数次必安。

(遗尿〔妊妇遗尿不觉,胎满故也,千金白薇散,薛氏云:若糞中有热,加味道遥散,脾肺气虚,补中益气汤加益智仁,肝肾阴虚,六味丸。孕後有水从阴户出不止者,千金鲤鱼汤加肉桂、人参。

(诸血〔妊妇尿血,热乘血分,以致流渗於糞,名子淋,导赤散,若因怒动肝火,小柴胡加山栀,若脾气下陷,及劳动脾火,补中益气加茯苓、车前,若因厚味积热,加味清胃散,若因肝脾血热,加味道遥散。

(妊娠吐衄〔由七情藏府所伤,气逆於上,致血上溢不止,心闷甚者多死,或堕胎也,若肝经怒火,加味道遥散,膏粱积热,加味清胃散,郁结伤脾,加味归脾汤,肺经有火,黄芩清肺饮,因气郁滞,紫苏饮,气不摄血,补中益气去升麻加瓊葛根,肾经虚火,六味丸加麦冬、五味。咳嗽咯衄,胎前皆不宜见,面赤声哑,不治。咯血吐血,多致堕胎,胎赖血养,不宜漏溢,紫苏饮加条芩,如产後吐衄咯血者,皆难治。漏璫如同月水,胞乾胎死,母亦难保。肠风藏毒,肠胃不调,胀满下血者,平胃散去苍术加槐角、防风、当归、乌梅。

(诸痛〔宿有偏正头风,川芎茶调散,宿有冷痞痰饮结聚,或新触风寒,邪正相击,上冲於心则心痛,下击於腹则腹痛,痛不已

则胎动不安，此病多寒多食，间有属热者，并宜正气散，寒，加木香、炮姜，食积发热，加薤、连、炮姜，气，加砂仁、香附，痰，加橘皮、生姜，若因错杂之邪，当审其因而治。胎前产後心痛，用川楝、茴香炒各三钱，盐炒艾叶钱半，水煎服之。腹痛，或发或止，名曰痛胎，属血少，四物加香附为末，紫苏汤送下，气滞者，紫苏饮。胃口痛，禁用指迷，但宜养胃汤，妊娠腹中满痛又心，不得饮食，千金薤术芍药汤。佞痛，其故有三，哭泣也，内伤也，恼怒也，有胎不宜服行伤破气药，只宜童便和酒服之，或紫苏饮去叁用白芍、当归，加砂仁、童便，虽曰伤重，勿服伤药，且须安胎为要。背痛，气滞也，紫苏饮。腰腹背痛，是因劳伤损动，痛不止，多动胎气，补中益气加续断、杜仲，有因淋证作痛者居多，当审治之，走注痛者，败血入经之证，四乌汤加薄桂、杜仲、续断，肥盛人多湿热，腰痛重坠，或下白物者，二妙散加柴胡、防风、茯苓、半夏，气血郁滞，遍身拘急不舒而痛，眼生黑花，夜不能卧，紫苏饮加枳椇、桔梗。腰痛甚者，肾虚璫也，其胎必堕，急服八珍汤加襟、艾、黄，或紫苏饮加絳。脐下冷痛，腹胀虚疼，小便频数，大便虚滑，皆食生冷所致，小建中加炮姜、木香，不应，更加茴香、良姜。小腹痛，由胞络虚热相搏所致，紫苏饮加生姜，虚寒，用襟艾汤，不应，寒甚也，加桂、附温之，内伤甚者，胎下无疑，若服不效，须视小腹近下处，若肿胀浮薄发光者，孕痛也，千金托散，或薏苡仁煎汁饮，若心腹急痛，烦闷面青，冷汗气绝，血下不止，其胎上冲者，不治。

（子肿〔妊妇四肢浮肿，或腹大者，其证有二，有水肿，有胎气肿，然胎前水肿者少，只是胎气，谓之子肿，乃气病也，盖因藏府本虚，脾土不能制水，血散四肢，遂腹胀，手足面目皆浮，甚则通身肿满，心腹急胀，悉宜紫苏饮，小便不利者，其胎气兼水气也，紫苏饮加泽泻、白术、茯苓、木通，若发浮气喘腹胀，服药後肿退皮宽，六君子调理，若面目虚浮，肢体如水气肿胀，全生白术散，不应，六君子加腹皮、车前，下部肿甚，补中益气加茯苓，或因饮食失宜，呕吐泄泻，此是脾胃亏损，六君子加炮姜、木香、香附，若足指发肿，渐至腿膝喘闷不安，或足指缝水出，名子气，乃妇人素有风气，或冲任有血挟风水，不可妄投汤药，二陈加乌药、香附、木通，脾胃虚弱，更加叁、术，兼进逍遥散，不应，紫苏饮，凡妊娠经血壅闭，忽然虚肿，乃胞中挟水，水血相搏，脾胃主肌肉而恶湿，湿渍气弱，则肌肉虚，水气流溢，则身肿满，或因泄泻下痢，藏府虚滑，耗损脾胃，或因寒热烦渴，

引饮太过，湿渍脾胃，皆能使手足头面浮肿，然水渍於胞，儿未成形，则胎多损坏，及其临产，胫脚微肿，乃胞藏血少水多，水出於外，故现微肿，则易生也，妊娠通身浮肿，胸膈不分，或心腹急胀，名曰胎水，千金鲤鱼汤，有妊娠腹胀，服前汤三五剂，大小便皆下恶水，肿消胀去，遂下死胎，此证盖因怀孕腹大，终不知胎水之患也。郑虚曰：身半已上肿者，发汗，身半已下肿者，利小便，上下俱肿，汗利分消其湿，若唇黑，缺盆平，背平，脐突，足底平，皆不治。

（不语〔不语者，多为痰闭心窍，亦有哑胎，不须服药，岐伯曰：人有重身九月而，此胞络之脉绝也，胞络者，系於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无治也，当十月复，凡患此者，浓煎生脉散空心服地黄丸，助肺肾之气以养胎，若与通声开发之药，误矣。

（y〔妊娠y，为藏府热璫之候，急宜童便时时灌之，不应，用生地黄黄连散清其血中之火，庶胎得安，脉实者，加酒大黄下之，下迟则伤胎也，亦有伤胎下血，心神无主而y，虽用峻补，亦难得效，若舌青者，子死腹中，急当下之，若双胎一生一死者，必腹中半边冷，半边热，因母患热证，藏府热甚蒸其胎，儿因致死，但服黑神散加生蒲黄以暖其胎，胎即出矣，胎未死，并泥涂脐以护胎气，多有保全者。

（子悬〔胎气絀泊上心，忽然昏晕，人事不省，谓之子悬，必妊娠素多郁闷，痰气壅塞，致胎不安，乘其郁火升迫心下，喘胀腹痛，甚则忽然仆地，急宜童便灌之，次以紫苏饮加 獭 B 茯苓、姜汁、童便，将产时昏眩，亦宜紫苏饮，若误作中风，治之必殆。

（子蔕〔妊娠体虚受风，则口噤背强，冒闷不识人，须臾自苏，良久复作，谓之风痙，亦名子蔕，甚则角弓反张，逍遥散加羌活、羚羊角、枣仁、 獭豆淋酒煎服，郑守恒云：子蔕一证，人不易识，或眩晕，或冷麻，重至仆地不省人事，验其平日眼目昏矜，或认白为黑，认黑为白，是其渐也。

（乳泣腹啼〔未产乳汁先下，此名乳泣，生子多不育，又有儿在腹中啼哭者，因妊妇登高举臂，脱出儿口中血乳，以此作声，令妊妇曲腰就地，如拾物状，或令扫地，仍入儿口即止，亦有胎热不安而啼者，以黄连浓煎汁，妊妇时时呷之。